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十四冊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

常州大學圖書館藏

選編

第十四冊

編纂委員會

中方主編

葛兆光

韓方主編

辛承云

中方編委

葛兆光

周振鶴

賀聖遂

艾爾曼

韓方編委

辛承云

陳在教

安大會

金慶浩

學術秘書

中方

王鑫磊

朱莉麗

韓方

曹蒼錄

# 第十四冊目錄

桑蓬錄(一)

.....

姜浩溥 撰



桑蓬錄（一）



# 桑蓬錄

姜浩溥 撰

《桑蓬錄》，寫本，十二卷，六冊，現藏延世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고서(귀)418。

姜浩溥（一六九〇—一七七八），字養直，號四養齋。原籍晉州，為姜錫圭妾氏所生之子，師從韓元震（一六八二—一七五一）。英祖二年（一七二六）生員試中高中一等，三十年（一七五四）考中增廣試殿試二等，得授濟用監直長一職，又破例晉陞為典籍，之後又先後得授陽川縣令、幽谷察訪等職位。正祖初從官場隱退，在彭城（京畿道平澤）四養齋研究程朱理學，著述講學以度晚年。因被多次推恩，位列崇錄大夫（從一品）班列。姜浩溥常與宋能相、權震應、金謹行等論學，同金龍慶、鄭存謙、趙曦、李碩載等也有交往。著述除本書外，尚有《贅言》、《不朽方》、《史腴》、《喪禮補遺》、《下學日課》等，並曾編纂《朱書分類》八十四卷。

英祖三年（一七二七，清雍正五年），李世瑾被任命為冬至兼謝恩使副使，邀姜浩溥同行。本書十二卷六冊，主體即此次出使記錄，記載了該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朝鮮慕華館籌備出發，到次年四月八日回到漢城（今首爾）的全部行程。因漢文原本在友人鄭壽延借閱時遺失，僅存姜浩溥為母親譯成的韓文本，此本為其曾孫姜在應參考韓文本輾轉漢譯而成。全書卷首有姜在應所作《編述四養齋桑蓬錄序》和《凡例》，介紹了本書的編著情況和不足之處。現存韓文本從十二月十九日起記錄，而漢文本一、二、三卷所記無對應部分。據著者「玄孫元會」記載，這部分借給「某位姑



母」，後因其家發生火災被焚毀。除日記見聞外，本書還收錄燕行詩二十六首、其從孫姜奎煥所作《送從祖養直氏之燕序》，及其回國後與程瑛、白受采往來書信等內容。

姜浩溥眷念明朝、仇視清朝的情結頗重，貫穿全書形成一種獨特的觀察角度。他將此次燕行與「宋使入金」（十二月二十五日條，第三冊第五卷）之痛相比擬，與中國士人筆談時刻意詢問「見我高冠廣袖，羨之乎」（十二月初八日條，第一冊第二卷），不願參加朝拜清朝皇帝的儀式，態度從其燕行詩「羯狗腥塵今作窟，皇王文物已成灰」、「天意若教胡運盡，地靈定孕勇拳生」（第六冊第十一卷）等句中可見一斑。故進京途中詩稿丟失時他倉惶以為必死，直到確認詩稿已被錯用引火後纔放心。

本次出使圍繞「史誣事」和「辱咨事」展開。「史誣事」即「仁祖反正」（即明天啓三年廢黜光海君王位，由綾陽君李倧即位，是為仁祖）辨誣。去年冬至使回稟《明史》將於當年刊出，因此使團百般努力，最終從朝鮮後裔金常明手中得到《明史》改正未刊本，抄錄以回朝覆命。「辱咨事」指一七二七年清廷督徵朝鮮商人欠清朝人胡嘉佩債銀，即所謂「清債事件」的公文往來中，中方移文被朝鮮視為「斥我先君，空然誣辱」（十二月十九日條，第二冊第四卷），交涉結果是寬免債銀，並得到了「辱咨」原文的拓本，但姜浩溥未將全文抄錄。他所在使團歸途中恰遇朝鮮派遣的另一陳奏使團，為辨誣「義州漢犯越事」（二月二十七日條，第五冊第九卷）辱咨而來。姜浩溥記述了使團辨誣過程中多方打聽、周旋的細節，並收錄了朝鮮所上呈文和清廷的回咨，為研究此段中朝關係中兩重大外交事件的重要資料。另一值得重視的外交事件是琉球使節攜九名濟州漂人到京，通過清廷轉交，隨朝鮮使團回國。姜浩溥詢問記錄了濟州漂人在琉球的待遇、見聞，並得出琉球在福建正東、琉球使節地位在朝鮮之下等結論，從中可見當時東亞三國的交往互動。

本書對使團在京期間其他活動也有描述。如副使李世瑾屢請京城畫師畫像不肖，轉托傳教士畫像；為求購《讀禮通考》，姜浩溥試圖越過序班私自向書商王傳章求書，引發與序班間的糾紛等。而朝鮮醫官金時裕為十三王允

祥之子治病被特旨留置、減少朝鮮歲貢米糧二事，給姜浩溥留下了「雍正帝愛允祥，國事皆委之，允祥亦竭誠輔政，故民倚而信之」（正月初二日條，第四冊第八卷）的印象。

姜浩溥記錄了所在使團完成外交使命的具體過程，並抄錄了禮物明細、外交表咨、中國禁物等大量公文，對清朝外交禮制、東亞三國關係等研究都有參考意義。另外，對求購書畫、參觀教堂、欣賞雜技等活動的記述也展現了清代社會的某些側面。因此，《桑蓬錄》被視為判定當時「老論派」對清朝及西洋事物的認識、瞭解水平的重要文獻資料。

李知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 研究教授）

吳湛（復旦大學中文系 研究生）





卷二

桑蓮錄  
禮



編述四養齋桑蓬錄序

寶劍之利在金不在冶苟金之鍊其制之巧不巧可遺也今有銘莫邪之劍而為器者器也非劍也而劍之材固自如矣一朝有攻金之工復爐而為劍則猶之乎莫邪也直鎡鐸鐔脊之長短廣狹厚薄者或少差云爾其利剌兕犀光燭斗牛則無改也奚者金鍊故也九方臯之相馬也取其神駿而已牝牡驪黃亦所不辨也夫文亦如之文者所以載道也為其道中理若字句言辭之揣摩舒縮特末也為文者以莫邪之出於鍊金為準讀文者以方臯之不辨驪黃為法



則幾矣粵在英廟三年丁未我曾王考四養齋  
先生從行人遊燕京有記行日錄名曰采蓬錄當時  
博雅君子見之者無不謂其記載之詳密議論之精  
確輒推以為我東人燕行錄之最後其書為公友人  
西岡處士鄭郡守壽延鄭公字永年官楊根郡守所借去未知何  
由而蓋逸未返壁無副本自在應祖與考時常以為  
深恨幸家有謄本一通即公常為奉覽於慈庭而予  
自譯寫者也其文不可攷而其辭猶可據也在應幼  
失怙年六七歲時侍先妣徐孺人膝下先妣勸課甚  
勤非文字遊不許一刻移其志或夜讀倦欲睡輒令

止讀取是書於燈下讀而使聽之且諭之曰此汝曾  
大父燕遊錄而手譯以獻于汝高王母者汝亦庶  
幾能文章又能遠遊而記行以示若如是若耶應時  
蒙不省人事只以古談耽聽而已顧命險巖未弱冠  
又抱枯魚啣索之慟累然居陋巷有時追憶幼時事  
始覺其期陞之深遠誘掖之懇摯為可悲也且念我  
曾王考以學問之正大文章之醞醇其片言隻字皆  
足以砭警澆俗而錢編所簡既散逸殆盡存者無幾  
重慟茲編之又泯焉無傳固擬據其謄本翻作文字  
而才拙學陋逡巡未敢自十數年前乃始下手而又

為塵冗所牽掣作少輟多往再屢歲僅成草藁然逐  
段摸寫惟以不失本旨為務往、隨刻舟求劍按圖  
索駭顧奚得以彷彿典型而至於名物象形之有難  
循音而究字者又或有終不敢以臆說焉者惟其補  
缺釐訛之功又不能無望於當世知言君子鑄誨而  
脩潤之亦應之編是書也非敢曰繼述人之志事而  
區、之誠所以愛惜先祖之遺蹟而亦不忘我先孺  
人訓迪之至意而已覽者庶或以看劍相馬之術取  
其大而略其細審其精而遺其粗則幸矣第其原本  
今固不知落在何所而倘不為不識丁人覆瓿糊籠



之資則或者異日雷家劍有雌雄相合之期也耶又  
未可知也是為序并于卷首

辛禎甲申歲百九十七年

歲

清道

光

十九年

已亥

孟夏

十日

甲辰

不肖

曾孫

在應謹序

十日甲辰不肖曾孫在應謹序



桑蓬錄牀藁凡例

一桑蓬者蓋取戴記語也是錄原本則非特燕行記而已其首卷即公之我東游山記而燕行錄編于第二卷以下公之與丁巳冬至副使金公書可證然游山記今無可攷直以燕行錄為主而因其名自丁未十月至戊申四月分為十一篇而於故紙中得四郡山水記一軀遂贐作一篇附于卷末凡十二篇每二篇合為一卷共六卷

一東人編書者卷首例不載作者名氏故雖讀之盡一快性、有茫然不知為何人所作者此因野陋

而習俗不知其謬也今於首篇上段謹依中國人  
編書例著公貫姓諱表德其下又載曾孫男某編  
述欲令覽者開卷即知其為某氏書而此与文集  
有異又是草葉非正本故自第二篇以下闕之

一此編以訪書翻成文字其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官  
名之類皆有其音而无其字其平日所常知者外  
或有緣孤陋未及聞知者或有從前未嘗不得見  
於書籍間而一時記不起者且家無藏書可致並  
空其地別付小籤於其傍姑依諺字原字註之以  
俟博攷而次々填錄焉

一凡地名山名水名官名苟博採而參考之則庶幾  
填補而至於人名我國人則當時達官外自譯官  
軍官以下皆無涉以故之中國人則除程瑗白受  
采兩人外雖閩老尚書固未易摸其音而得其為  
姓某字某其字也不得已往臆料而書之其有  
官職聞人之畢竟或可以考索而有不可臆料者  
皆付籤亦始以謗字書之而若其舍館主人或  
一時相逢而名不述以傳後者及我國古人以下  
至馬頭驛卒軍則皆宜臆料填名為其每付籤  
不便於觀覽又畢竟亦無可以得填之道故也此

固無害於為書應之序文所謂以方鼻相馬之術  
觀之云者正謂此等類耳

一逐日記行錄則皆依例平行書之而每更端處輒  
作圈子以書之若公之因所見所聞而有所立論  
處則並於平行低一字書以便省覽或有公自註  
者則並於每段每句下雙書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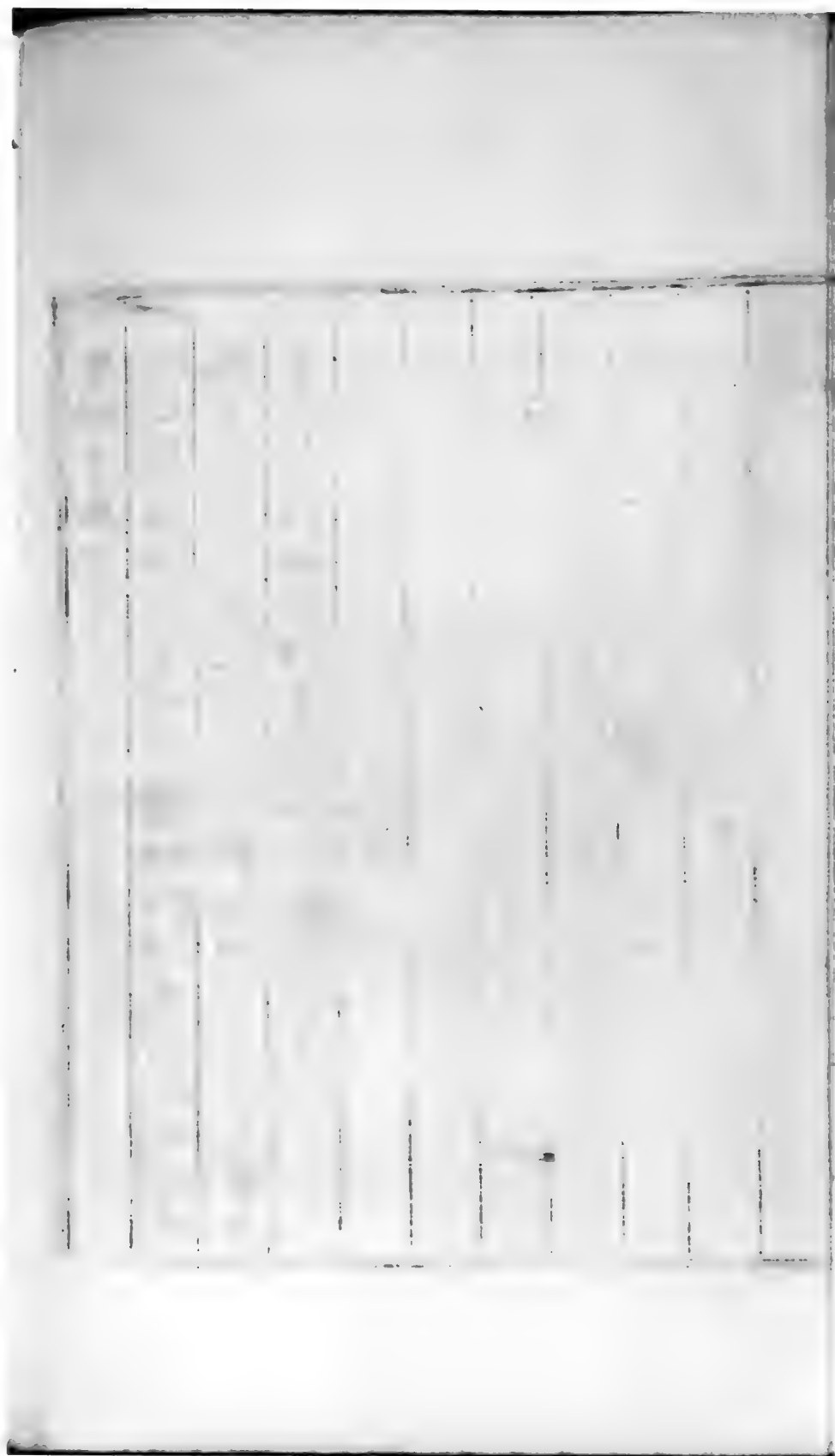
一在應編述時、或有妄為按說者並低二字書或  
雙書懸註或追後書諸低頭而皆於起頭處必下  
一按字以別之或他人文字及議論亦皆低二字

一公之燕行詩皆述未有傳今得諸敗楷中凡若干



首附于篇末

一公之從孫參奉有須齋公存齋送行序及公還  
後十年丁巳與程白書及與副价金公書及程秀  
才書半段並擬拾于退紙中載錄於編後



四養齋外集桑達錄卷之一

晉山姜浩溥養直撰

曾孫男 在應編述

崇禎甲申後八十四年今上英宗即位之三年清

雍正五年

丁未冬余從謝恩兼冬至副使李侍郎

世謹將之燕冬至使每於六月都政差出以前期治

行者例也今行副使初以金東弼差出尋為

嘉禮副使陞資憲故遞改繼以黃爾章為之以老疏

遷九月十一日李公差其代公時在忠州楸下奉

教起謝蓋李公及其季中丞公皆自幼受業於我

先君子矣。愛業於先君子者數十餘人，惟李公伯季不忘舊誼，常愛我兄弟。其掣是時，余適在京師，往拜焉。李公曰：「老夫棄於世，甘為忠州農夫，以終年矣。聖上不揆其不才，既擢為亞卿，繼之有出疆之

命，王役義不敢辭，將鞭策西輝，踰蹶行役，而吾曾於戎戍為此行，異域往來，羈抱難抑。至今追想，猶覺無聊。今行則必欲得可以分異域之愁者，與之俱席，業忘行役之勞念之久矣。無逾於君者，君有遠遊之意，吾君雖不欲，吾不肯捨君，將奈何？」余對曰：「小生偏方一鰥生也，如生長甕中，平生雖自謂好遊覽，而足

跡所始不過乎青邱數百里如環柱之樣旋磨之驢  
終日猶行直踏其舊跡而已胸中局局焉常患惛瞢矣  
今若叨陪後塵壯觀中原山川則誠大願而但不才  
不足備大人之使令且親年高矣殆非遠遊之時敢  
辭公曰行中事務皆當屬他旬管不復煩君才不才  
匪所論也君之慈闈春秋與吾同庚而稔聞其氣力  
之不至甚衰宣有數朔不可離之義也老夫尚為此  
行乎請從者填門而必要君者非無人也君尚有言  
乎余曰敬諾然親在不敢專請以書白老親以決矣  
公曰行期纔隔旬月戒裝不可一日緩君其速圖余

翌日以書稟 慈闈、書答曰遠遊男子事也汝  
生今之世雖今日釋褐明日通籍能為是行乎其勉  
為之吾豈以數月之別為憚乎余即入告於公曰老  
親喜而許之固當留京治行而將別慈闈適年願即  
日歸侍臨使車啓發時上來矣公許之即辭歸彭城  
辦行具

○十月二十四日丙午自彭城離發拜辭 膝下既  
出門行數十步回顧則 慈氏尚倚門而立矣余即  
回顧下馬復至前告曰此行無乃戚母氏之情乎  
男兒壯觀在此行心若有自負矣今見母氏久倚於



門意思顯然悔初計之誤也慈氏曰否、矯豎非為  
傷別也見汝為男子以東偏一秀才足踐大國山川  
為年汝於此行一、記山川風俗歸以示吾也吾今  
送汝且美且喜不知離別之為可恨吾當為汝自惜  
汝毋以我為念亦為我十分慎重好、往返也對曰  
謹奉命矣遂辭登日丁未入京

○十一月初二日甲寅家弟靜叔來自彭城

進士講  
淵溥

○初四日丙辰晴時寒三使臣各率軍官詣

謝辭

朝余則自明禮洞副使令公第直到長文

公之從孫  
余奉者存

字長文家告行與靜叔先到慕華館以待頃之惠陵

參奉尹光柱○ 卿持酒有來餞其原任○ 嘗受學於  
余矣亦同來別長文及三從弟季深○ 溥亦來別三使  
臣留待 闕下 引見宣醴後罷出未時奉表至慕  
華館

三使臣 附行中人負

上使洛昌君 檣已巳生

副使嘉善大夫戶曹叅判李世瑾 字聖珎甲辰生

書狀官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兼執義姜必慶字善應庚申生

上房軍官四人 副房軍官三人 三房軍官一人  
譯官則首譯四人 任譯九人 漢學譯官二人 清  
學五人 蒙古學二人 儒學一人 畫員一人 行中  
官一人 日官一人 寫字官一人 畫員一人 行中

放料軍  
官一人

放料軍官  
即義州將校

慕華館查對班  
同家人負

領議政李先佐

左議政趙泰億

右議政沈壽賾

刑曹判書徐命均

漢城判尹金東弼

大提學尹溥

禮曹叅判呂必容

右尹李廷濟

戶曹叅議徐命淵

刑曹叅議俞命膺

工曹叅議李廷弼

承文正字尹熙茂

表方物例

雍正帝冬至表  
正朝表  
聖節十月三日表  
謝恩表



黃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黃細綿袖三十疋紫細綿袖二十疋白細綿袖二十疋龍文單席二張黃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水獺皮二十張白面紙一千四百束六張縣厚油紙十部

進貢禮物

白苧布二百疋紅綿袖一百疋綠綿袖一百疋白木綿一千疋木綿二千疋五道龍席二張各樣花席二十張鹿皮一百張獺皮三百張好腰刀十把好大紙二千束好小紙三千束米一百

石內 奉米三十石 粘米七十石

中宮冬至方物

螺鈿梳函一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  
紫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十疋黃花席十張  
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

正朝方物 冬至方物同

聖節方物 并冬至同而無螺鈿梳函

各項方物都數

黃細苧布三十疋 紅細苧布三十疋

白細苧布三百二十疋 黃細綿綢六十疋

紫細綿綢八十疋

白細綿綢一百九十疋

紅綿綢一百疋

綠綿綢一百疋

白木綿一千疋

木綿二千疋

龍文簾席六張

五道龍文席二張

黃花席八十五張

滿花方席五十五張

滿花席六十五張

雜彩花席八十五張

各樣花席二十張

鹿皮一百張

水獺皮三百二十張

白面紙四千束

好大紙二千束

好小紙三千束

六張縣厚油紙十部

曝鈿楮函二



好腰刀十把

米一百石

今者使臣兼謝恩使者去年所貢方項方物中黃  
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七十疋紅細苧布十疋  
黃細綿袖二十疋紫細綿袖二十疋白細綿袖八  
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十五張雜彩花席二  
十五張滿花席三十張白面紙四千束雍正帝用  
別恩典以明年方物預受為言今者則不盡貢原  
數故別上謝恩表而使兼謝恩使也

表文中一為字疊入故以特字改之又懇恤二字當  
上行書之而連書焉故草記 啓達改書後始發行

按圖便道  
例也

挺柱之季名昂  
挺楷

湖內往返頗遲滯日已暮矣○余以窮措大携尺僮  
騎款段乃其分也而今日得乘飛駟蹕蹕焉澁自不  
能安為其適分故也未知世之以不義富貴而其心  
以為安者抑何哉踰慕華館已不能辨路自高陽縣  
調發火軍相屬於道以待候明炬行四十里至高陽  
既既深矣進所謂茶啖而無可下箸者與家第縣枕  
○初五日丁巳晴令公陳短疏請遞職余書其疏辰  
時離發與舍第作別去留之懷不可抑也令公之第  
侄子塢至此皆辭別獨其長胤前奉挺柱元龍將  
陪行往義州余與元龍聯轡行四十里至坡州、牧

昂鄭赫先也嫡從兄萬溥汝一氏流寓存州久矣聞  
余行來見可感也夕飯後書狀要余、姓見書狀曰  
俄者州牧鄭使君聞君以白衣從行大言於余曰凡  
軍官無論文武應儒生必以軍服例也我政丞先祖  
為修撫時以子弟軍官之燕亦以軍服從姓職為王  
署尚如此況么麼一進士何敢不戎裝乎白衣軍官  
前所未聞書狀例以兼臺畫蓋一行若不速為變通  
吾將入京與備局大臣相論矣不惟其人得罪書狀  
不無其責云其言甚峻吾聞之悚然尊公速換我服  
余對曰初既以儒服來中路勢難變通且以儒服從

性已有前規愚意則不知其不可也且使臣軍官之  
僞服與戎服胡大濶於國事而備局大臣以此事罪  
書狀乎况坡牧為坡牧之事而已以此為大義理欲  
收議於廟堂則聞之者不亦謂之旁事乎書狀曰前  
例吾未之信設有其例此則前人之誤也豈可放其  
尤哉坡牧以此事播之朝廷則必生事幸勿固執告  
於副使令公速改焉余知其不可爭唯而還

○初六日戊午晴昨日聞君平

公之

自連川携其室

家來寓其婦翁李廷說氏家李丈即己已忠臣雙柏  
堂李公世華之從子也家在南去大路傍矣余今行

出於不意行期忙迫不得往連川辭先君子墓祠  
禮去國則哭於墳墓此行雖與禮所稱去國異而出  
疆則一也情理缺然不能自抑每回首東雲詠故園  
長在目覓老不須招之句徃々脉々傷心意外聞君  
平來近前路不但與至親握別為可幸詳聞楸下安  
否則庶可以慰此心遂晚起先發馳到李丈家則君  
平數日前已還歸惘然如失笑李丈賀余曰君行不  
愧為男兒也以巨觴酌酒勸余曰素知君之不飲而  
以此為賀仍典入內見右任婦如見君平也問楸下  
消息而已三使臣過前路故即發促輶到臨津江此

江源出平康至漣川統吾家松楸如弓字迴而西流  
為此江見之如見故山也水方冰塞發壯丁鑿開船  
路重通一舸渡江行三十里至長湍中火帛發未至  
松京二十里陞見松岳峰雲龍飛鳳舞余於此跋平  
生初到而不問可知為故鄉也行四十里過稴陂橋  
宋史麗太祖時契丹欲與高麗連和遣使送稴陂數  
十頭麗祖斬其使繫稴陂於此橋下令餓斃故曰稴  
陂橋、還立短碣鐫曰稴陂橋碑陰有記讀下馬欲  
讀之文字漫漶不可辨矣吾人輩言此橋圍隱死節  
處也余曰圍隱先生卒於善竹橋非此橋也君輩於

本國事尚如此况外國乎聞者皆笑入太平館宿所  
常聞秘都一城中尚存勝國舊風至今不改云今未  
見之其集盛之制與他處異皆壁懸楹末而無簷此  
亦王氏舊制也其餘風俗猶多存舊者見不忘前朝  
之一段嗚呼朝歌頑民何傷乎周之歷德於桀可見  
五百年恩德被人之深也但往有佛堂古松石塔  
遺墟可知當時崇佛之勤然禍昌不降蒙佛力世主  
可以鑒戒也哉

○初七日己未尔陰乍晴晚發導炬行五里天始明  
行五十里小憩舊金川仍行二十里午到新金川京



歲則三使行皆地方官接待故孟軻冷薄矣自黃海道三使行支供各分定程列邑故自此粟啖與食案軍人糧進受之殆隘矣余裁都差使負及喪馬方物歲幣等押來差使負皆交代而歸黃海道差使負則至中和又交邇矣書狀促余我裝甚苛故輒偕著同行軍服往見書狀喜曰軍官不當如是耶余即起還矣書狀以衣我軍服之意書報坡牧云偕着之由吾既直說則非我之瞞書狀乃書狀之瞞坡牧也又行三十里夕到平山府使即沈坡也其季男新及第星鎮古博齋趙泰萬之女婿余與古博齋以父學相好

韓牧趙公座有數面之今矣聞余至因元龍請見余  
與諸半嚮而罷

○初八日庚申朝雪晚風蚤發行三十里到慈秀海  
西山川巖濁土色黃黑沁路無開眼處至此始有泉  
石之勝有一道泉湧出巖頂味甚冽曰甘泉明使朱  
之蕃所書會仙巖三字刻在巖面其下水渟為淵遊  
者以橋往來眼界雖狹而幽僻可愛是日雪後風餐  
寒威粹嚴一行波吒無人色矣行五十里又到瑞興  
○初九日辛酉大雪平明發見擁帚者相屬掃道上  
雪不留一点非為使行也為檢路使無凍滑也行四

十里至劍水站中火又行三十里到鳳山是日雪風  
尤酷比昨倍寒指直不能屈伸口凍不能成語

○初十日壬戌晴今日即南至日也三使臣晚赴典  
主倅行壑 闕禮辰時離發踰洞仙廟、路逶迤而  
甚峻行四十里午到黃州三從兄禮溥氏方客于節  
度營不意見余至驚喜顛倒夜與聯枕初余讀禮記  
矣京師發行之日階禮記丰快於命進士濟而許持  
來蓋欲畫為行役而夜則讀書也既發行撼頓於行  
役因憊為病夜入旅館昏仆不能振且謂屢千里遠  
役不宜強自疲勞斃其精神以貽惟疾之憂發程今

七日尚未一番開卷塲去必無益徒添行囊之重而  
已遂解裝出禮記囑三從兄使於往來信便傳于家  
弟

○十一日癸亥晴一行皆留歲幣及方物改結果表  
咨文又直對<sup>蓋</sup>差例也奉州士人李成榮來見曾於四  
郡山遊時同行者也

○十二日甲子晴大風平明啟門五十里午到中和  
府使金洸也余與其兄<sup>浚</sup>德元相知久且同庚也因  
與其弟有分而初余不知金之為中和金亦不知余  
之為此行猝然相遇於津寧館東頭驚喜相視反無

言自高陽至義州為州縣者凡幾人而識面者惟中  
和而也余之新遊於世而少交友可知也副房支應  
觀山三登並供焉蓋海西則三使行支應各一邑供  
之閩西則各並兩邑以供之行十五里水渡大同江  
一名浪江其源一出寧遠一出陽德一出蓋山至奉  
府城東為此江西京之以勝榮名不惟其地勢之平  
廣洞暢以有此江也入平壤城副使一行入閭閻亭  
即大同察訪東軒也舍宇極精潔矣平壤島箕子及  
衛滿兩部高句麗中京亦來此遷都勝國時稱西京  
本朝為西路鈐轄猶有古都遺風樓觀之勝市肆之

爲人民之殷亞於京師蓋一國之繁華而路爲最平  
壤又爲西路之最也○先是費嘗官李推入燕還也  
回答咨文一張不降後來至是自鳳凰城受回咨  
追後出送使臣所視則以我國商賈用債於彼國人  
而不償事咨文中誣辱國家者固極不勝驚憤痛惋  
也正錄十月十九日○發慕華館時當改次所留表文  
今日始追到○奉府外城居進士金漢命舍弟同榜  
也余嘗知面矣與其弟漢正同來見○前義州府尹  
李聖龍遞歸入任奉府城中余於戊戌客遊錦山其  
時靜齋尹公正平治錦山李令爲濟原察訪其相好

數為詩酒會余因得與末席者數次矣其後季入臺  
間益光顯雲泥路殊目為隔世之人今聞遽任至此  
意其送客夕後訪于下處則鞍馬多暇甚於還殊覺  
為難之惻然悔其來之誤也自門外直還○上使登  
練光亭與書壯會敘樂夜宴蓋上使風流公子也英  
風豪氣溢於外面飄然好遊宴到黃州時張燈奏  
樂達旦譙遊一行咸聚觀以慰行役之苦而余獨不  
往恭者余雖無似以儒者之身意外作此行於副使  
令公則無異子弟又與元龍同出入起居不似軍官  
體貌上使書狀之前依此為之則有似驕倨損傷體

願欲強隨人備體。願則不惟心有所不甘抑亦所不能也。且一行中余之自處不類於軍官及譯官之列。雖訴每齟齬不便而不欲流蕩於聲妓繁華之間者亦區區所守之志也。以故每遊宴時諸人勸與偕者皆不許。未嘗往會矣。今日上使遊練光亭報副使令公要與共樂。副使令公召余謂之曰。國家誣辱罔極。何心可遊宴也。但上使必為死所。君與吾倪共代我往會也。余對曰。莫非王臣。其義宜有尊卑之間。牛誣辱咨文於小子等。則不為憤痛乎。公曰。君言是也。而亦不無少間。且吾業以育身病代人以送之意。回



報上使不可不實其言君其暫性余笑曰敬諾聖人  
云聞樂不樂今日正宜陪用也遂與元龍同往會頃  
後羅還

○十三日乙丑晴三使臣會客舍查對進奉表文則  
一歲序又疊入故當日馳陪○今日陪平壤欲觀其  
子遺蹟出城訪金進士漢命携此往其園舊墟用其  
子井索汲便酌而飲之遍觀井田遺墟隴畝俱存整  
而不紊聖人所以經理分劃變夷為夏之意猶可想  
見於千載之下周覽上下目眇心得沉吟踟躕不能  
離者久之西山真色不覺蒼然而起笑始擬進拜其

子墓及祠院矣。薄暮徑還。典金陳命。約以明春回還。  
時更來瞻拜。

三代遺制掃地無復。攷證雖以程朱之大賢。其所  
論殷周舊制。尚有憾。空之嘆。余生於偏壤。幸得  
目見殷人制田之真面目。土生朝鮮。其亦一晚生  
之幸也。箕子井田之制。自昔有故。老流傳者。漢命  
為余指點經界。道其大綱。故余得因其言而參互  
略記。淺見。蓋城外世傳為井田墟。而今來見之。與  
孟子所論井田之制不同。其制非井字。乃田字形  
也。一田皆四區。一區皆七十畝。大路內四方各四

田八區式為一行意者井字田倣洛書田字田倣  
河圖也洛書為九章井字田為九區河圖為八卦  
田字田為八區與此外制度都與易數合四田  
合四象八區合八卦四方四田八區合為六十四  
區合易六十四卦其法象自合先天方圖聖人制  
作這偶然哉且可見天下大小事無或出於圖書  
及易象範圍也此田之制與孟子所言井田之制  
不同者孟子所論周制也此田殷制故歟世人或  
以此田不合於孟子之說疑之而愚意則以為質  
諸孟子之說而尤足徵信何者孟子曰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七十畝殷人分田之制者乃  
孟子之言也而此田一區為七十畝則孟子已為  
此田立證也或者又以此田非周制而疑之愚意  
則以為非周制者尤見其出於箕子之所區畫無  
疑也何者箕子之東來在殷亡之後周興之初則  
其畫野分田必無待周制之定而後始行之理其  
用殷制也宜矣況箕子為政於朝鮮也守殷尚白  
之俗吾東衣白之制至今不變蓋與微子曰其  
同意則其分田必依宗國遺法無疑此田之與周  
制不同者又非宜乎箕子於周武王即位之元年

已卯東出自己卯至今年丁未凡二千七百五十九年而畫田遺跡至今猶宛然誠可貴也然年代既久隴畝屢經更改寧信其尺寸之不違而一畝之長畧一區三畝之長畧一田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為一厘則長廣縱橫處無不皆然間雖有愛遷失舊處亦可以此斟酌矣其地勢斜狹處則不能為方或為一田二田或為一區二區而止相傳謂餘田地勢然也但此制與朱子所論殷制有異而朱子亦自言殷制不可攷蓋朱子亦無徵據但因周制而斟酌之論也此田則明是箕子之遺跡

也欲求殷制當以此田為證若使朱子目見此田  
之制則其述先王制度也必有所證據發明以為  
千古之定論而惜乎東偏僻遠一片真跡不得入  
聞於考亭講討之日也此田既不與朱子所論合  
焉則其公田制宅之法當就此田中求可行之術  
矣其一行八區中最上一區以為公田七分而出  
其三區為一夫之宅則其法亦與周制略同矣然  
則周之一井八區殷之一行八區異而同二而一  
也噫蒼蒼乎野畫為田疇長廣同然遠見之善無  
深意似不如井字田之不察而細究之則一區七

十畝一行八區一厘六十四區其中誠有妙理且  
洽爲什一之法而無有餘不足焉者非心思智度  
所可爲也是無論殷周之異同非聖人之法能如  
是乎吁其至矣但井字田及田字田皆將通行於  
天下者姑以我東一域喻之而南膏腴之地則一  
夫受七十畝則誠優矣而如關東硠确之田則一  
家受七十畝必不足矣七十畝之分圖均矣但貧  
富隨其地而不均且受高燥者只得黍稷受下濕  
者每食稻粱中國想亦然矣其制民產而平均之  
道未知爲何如也箕田欄於平壤存焉者初則盡

行於一國內都邑之墟，備保其跡，歟？或地有險夷，肥瘠之不均，故其初亦姑試之於平壤一城而止，歟？是皆未可知也。

○十四日丙寅，朝陰晚晴，平明發行六十里，順安中火，又行六十里，夕到肅川。

○十五日丁卯，晴未明，三使臣與奉府、使行暨兩禮日出，發行六十里，到安州。兵使李慰感、虞候河德昇也。兵使則余熟聞其才能智略，今世武弁中無敵，或以為可仗於緩急者，而未嘗知其為何狀。每欲一見，奚來謁於副使，令公故余，昨令公後細觀之，其



雖未知愈於人開口輒自夸其能惟恐人之莫已知  
之意言以顯露人苟有眼識者其器量之淺一見可  
覩且自言導無所施其才云武官之職至平安兵使  
者已充顯矣尚有不足之心此其不知足者也庶候  
則余有一面之分焉嘗於己亥南遊自綾州越海登  
八英山觀日出歸宿興陽城中時河侯方為州守因  
邂逅道世好及戚誼而羅蓋姜氏河氏皆晉州大姓  
而我 先祖恭穆公娶元定公河晉川之門余即恭  
穆公之孫而河侯乃元定公之裔故也別後不復相  
聞矣今聞其來佐於此就訪焉而兩不相記面道興

陽事乃覺之相與一笑而罷○定州士人白彩衣為迎候副使令公馳到焉蓋令公嘗為定州有遺愛一邑人士不能忘聞公至皆出迎路次兩白最先至矣○十六日戊辰晴留方伯巡到本府挽使行餞于百祥樓既罷兵使亦餞於觀德堂云

○十七日己巳陰使行為巡使所挽日午乃散行三十里北渡清川江一名漣水其源出妙香山高句麗時隋師敗於此盡沒焉所謂隋兵百萬化為魚者指此處也又渡大定江其源出碧潼界南流為此江與清川江下流合而入于海博川守安鍾大為迎候使

行張幕來待於江邊矣余入黃州時三從兄以一札托余傳博川守矣就見傳其札因與同行馬上相語行三十里夕抵嘉山定州進士李仁堅及其餘邑子將校下吏輩願一州來迎副使令公常滿于車下道路為之填塞矣

○十八日庚午晴風平明發踰曉星嶺行三十里抹馬納清亭又行四十里至定州令公入琴嘯堂即昔日臨民之堂也境內父老子之不及到嘉山者又中路至東軒又填溢矣博川守至此落後二日同行相親熟臨分悵以一毛浮腫余

○十九日辛未晴平明發行三十里到郭山雲興館中  
火回行四十里到宣川義州邑子將校暉又相屬來  
迎令公、亦將尹義州故也○奉府有孝溪所賜  
妓生一女招見退茶味床以給渠雖賜示我骨肉可  
愛也因念余兒時隨栗君康以家畜不正女色駸駸  
爾余輒悚然曰以晦焉之墮置不正女色於家彼為  
大墮所棄況不及晦焉名乎自此心以為娼妓若本  
非讀書之人所可近是故既長遊州郡每見女娘視  
之若油膏以為一近之則輒汚人渠或來押昵則必  
謹避之矣後常見仕宦是以彼為玩好物雖稍知自

好者亦不能免因習於目而徇於心且見其嬋妍美好心不能無愛往。自念曰一近而不畜於家則或免於罪谷之譏歟然尚畏貶削而不敢化焉且見人脫屣彼類則必遺其種因此而士大夫子孫往、沒而為牆花路柳其辱先世血脈不亦甚乎尤以此為戒事生亦當毀其守令行亦謹守舊盟矣今見李深之女吾心戚焉不知李深亦能知此義否耶略記之以警世之有情男子

○二十日至申晴平明發行四十五里到鐵山車轡館中火又行三十里抵龍川良策館使行入聽流堂

堂在龍川邑東三十五里堂前清溪西流溪上三峰  
羅之兩第三峰最高大臨溪而下俯其首其顛有一  
巖時之長廣數丈其上平然自成臺可供登臨遊觀  
巖下因溪爲三灣方冰合如布琉璃琅玕玉岩面大鏡  
聽流巖三字尹判書題柱以方汨巡到此所書者  
也余嘗見華陽洞及四郡山川逢好石奇岩則輒有  
尹公筆蹟大書聯刻其所以貴飾奇景闡發壯勝在  
在皆然可知其人之甚有趣韻筆亦豪健可賞可以  
剛見其胸次矣蓋西路巖石之可愛者惟慈秀此  
處而溪山之清絕此地尤勝

○二十一日癸酉晴風日出發行四十里抵所車站  
中火回行二十五里上箭門顧鴨江延邊胡地諸山  
峯然入眼遠望皆綠慘愴令人生異域之愁懷矣又  
行十里到義州便行例於義州留連五六日余為便  
養令馬頭定私下處存府下人對曰分付之前待令  
私下處者此處規例也余遂直入下處矣退茶談床  
後主人索余之器曰此勛以入余問不屬之支應所  
而主人索入何也家奴寄生對曰義州則支應不自  
官為之而私主人為之者傳例云余謂之曰此行余  
亦為王人有當然之支應不復更勞主人受官支應

於法為是此器通屬血床也主人懇請曰官支應不  
適溫冷請受物件盡誠供進支矣中語直飲于余再  
三却之寄生文告曰義州衙門尊故支應不善為之  
云余謂之曰書生之行簞食焦醬猶且甘焉支應之  
受已慙笑而行以王事體顏不得不爾也受支應非  
乞食也衙門雖高室空於不堪食亦何須必求其珍  
美也遂以些器屬之監床笑饌品亦不下於他處矣  
蓋使行軍官譯官挾法外銀貨而去者多恐於渡江  
時生事故於監床輩誨令亦不能行仍食於私下處  
者為規例矣



○二十二日甲戌晴大風留皇席費咨官于仲華此  
日自遼京歸到義州

○二十三日乙亥晴風留方物及歲幣改封畏○上  
使典書壯率數百軍奔數十妓女將往獵於鴨綠江  
邊余與元龍隨往焉妓女皆軍服乘駿馬先導具六  
角三絃鼓行出城東門先到九龍亭即水旱祈祀之  
神堂也山勢臨江高據其首其下即鴨綠上流稱九  
龍灣者鴨江亦名龍灣以此也下高阜水渡鴨綠江  
仍到中江邊以軍奔妓女分左右合圍而大獵亦一  
壯觀也儼然故奏馬上伎馬行如飛而坐卧起立一

手使槍一手搖旗出入進退勇捷飄逸加於烏軍矣  
歸路登旣軍亭、在北城內府壑城中前臨鷺鵲山  
檻外三江圍繞如帶倚欄長嘯令人有勒石燕鳴刺伊吾之  
志矣亭無揭板之作蓋登斯亭而吟詩者多有慷慨  
不平之音故為勅使諱之云

鴨綠江其源出白頭山南流數百里遠咸鏡道地  
界又過奉道江界昌城等地至義州北分為三川  
其一南流為此江水色如鴨頭之綠故名曰鴨綠  
攷類纂曰黃河與鴨綠江挾北良龍盡于遼海又  
曰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觀於此

則其所謂鴨綠似發源於中原之北且我國鴨綠其大不可與黃河長江並稱以此觀之此江似非類蔡所謂鴨綠者而又東國地理誌引朱子之說曰女真起處有鴨綠江以此觀之又似指此水也按唐書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如鴨頭故名鴨綠所謂白山即長白山山海經稱不咸山我國稱白頭山為諸江發源之祖向西南流者為鴨綠皇輿考云天下三大水黃河長江鴨綠

○二十四日丙子晴留前在平壤時當改次所送表文今日始追到回查對○凡燕行軍官自義州以狹袖入燕京者規例而余初欲以儒服往故亦不備狹袖矣肅狀之必欲使我戎裝者余看幅巾前行故不

惟以之為嫌逼亦重違坡牧之意故也其從甚焉而  
余於金川暫隨看帖裏而往見之後因以幅巾道袍  
至於此且坡牧之威避江後則似不必行意或不為  
固執矣書狀又以必具挾袖為言余從密託曰以白  
衣行於國家體貌無損益於使行亦無利害願更思  
焉書狀曰使行亦軍門肅軍門豈有儒服從事官耶  
余曰古者雖真軍中亦自白衣從事况此行豈軍門  
就設或於事體少礙亦為同僚諷諭少微矧無所礙  
乎書狀曰渡江後事坡牧獨不聞乎牢執終不回余  
初買健士馬將以入燕矣遂賣馬具挾袖

○二十五日丁丑晴留

○二十六日戊寅晴暮雪留燕行譯官私債各司銀  
貨或稱托各司貿易欲定其價而濫給者奉 朝家  
禁令也今行又新有中餘而渡江文書今日預而准  
正八色外各色銀貨由他徑百政巧穿而持去者甚  
多而皆受官府公文或托重於廟堂或藉尊於國用  
其弊尚終紀之朝家紀綱可寒心矣○余脫儒服着  
袂袖戰服繫藍纒帶戴藍大帽上裏的氈笠子強着  
唐突入見副使令公、舉眼熟視而笑曰風彩倍  
勝於儒服時出入之際妓輩皆拍掌曰豪邁軒渠倍

加於奔來武弁者元來書生我服則如此可堪云  
二十七日己卯晴日出發行時霽雪鋪野山川曠  
濶一色皓皚而鼓角悲壯旗脚飄揚征馬和鳴兩塞  
雲蔽隱去國之懷觸目生愁踰峴達一女子流涕而  
來問之遂其子之燕故傷別云其慘黯之容令人惻  
然行五里至江邊書狀與府尹先到檢閱人馬什物  
先送清譯李基興及軍牢一名于柵門通冬至使入  
來之意於鳳凰城將規例也封家書付渡江狀 啓  
便乃渡鴨綠江

一行上下合六百四十一人

驛馬各負松栢馬

義州刷馬合五百三十五匹 銀八包及不虞備  
各司公用持去者合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兩此  
外以潛商持去者亦似多矣

自此又去者灣上軍官通德安德重商賈別將開  
城一人平壤一人安州一人義州一人也行至柵  
門而當還者則夫馬差使負水口萬戶金成基至  
瀋陽而當還者則劉練使天壽僉使崔世錫也  
余之所率家奴寄生馬頭定州金壽萬馬夫廢尚  
道換山驛薛林尚建也

行二里北又渡江已離我境矣此江東人稱中江北

愛河

人稱佟哥江矣元龍至此辭令公而歸辭退涕涕行  
中皆執元龍手莫不拭涕余平生心弱善傷懷而今  
日則反泰然可恨也又行二里而渡江東人稱三江  
北人稱<sup>二</sup>江<sup>下</sup>江二江分一源過此後復合為一通謂  
之赤江<sup>按燕岩朴趾源日記云名後憂過鷺鵲山巖</sup>  
於箭門嶺所遂入陸者此山也一名海青山一朶峰  
鬱高聳雄盤臨江而止南抱統軍亭江北中龍蛇走  
龍展者皆此山枝脉也江之北岸有船四五隻而此  
我國船制樣少異蓋清人從水路潛商交通濟人載  
雜貨至此矣自濟府提我人交通者殺五六人清人



則執送柵門而其地尚在云其事詳載運到過此後  
蘆葦滿地荒蕪至沒人肩項平地多大木或老幹巨  
株橫卧於道上若虹霓狀駕渡橋出入其下而不礙  
焉自此至柵門皆如此蓋無居人故也西行十五里  
過九連城回顧已不見統軍亭意思悵然矣九連城  
古有九城相連故名焉意者古人有善用兵者設此  
城以寄八陣九宮之法歟此城又稱波斯陞云城盡  
圯只有築土古址皇明伐納哈出時駐兵處云城未  
知何代所築而中國鮮有土城蓋高句麗之地西接  
遼水又以善州城開於天下或者其時所築也歟有

巡行清兵四名就溪邊燎薪炙手遽見之且穢且悞  
如覩異物也滯上軍官率厨房先到設幕于溪邊皓  
衣應以待使行下馬未久而已進飯矣飯罷又西行  
十五里踰小峴有三尺許古碑立叢薄間相傳此地  
屬朝鮮時裁人所立之地名碑石隅者以此也余下  
馬入看字痕盡磨滅可知其年久也北行五里過馬  
轉板路出山側冰崖逼清溪繞其下兩崖為水壘參  
畫剝落礫石為棧道以通人行而馬或失足則墜轉  
其下故名曰馬轉板又行五里渡一橋、以大本駕  
經鳳城將為往來人治道路修橋梁者云又行十里

過金石山：頗高峻而雄盤自腰以上巖石削立起  
伏不可狀故又曰頂石山鴨綠以北山勢皆低卑而  
無媚無頽麗之意而惟鷲鵠山及此山最雄峻巖忙  
只可遠望不宜仰看也遶其山下行八里至溫井坪  
日已向昏自義州先送校卒除場設帳幕以索張網  
四圍以防虎患槍軍五百名皆持槍衛護且多藏柴  
草矣使臣以下皆露屯時日氣不甚寒而夜深風冷  
寒霜滿體余携一裘來而西路不曾着矣今夜始繫  
裘而尚寒慄不能眠驛卒燎柴就烘處火光通明  
如晝千餘人雜遝應雜百餘里無人之地山高日

暝而無恐怖之心矣吹囉巡更以達曙

此地故我國墟場也鴨江以西即古幽州地而肅  
慎氏古墟也殷亡箕子入朝鮮周武王環其地而  
封此地自此為朝鮮地矣戰國時失於燕隋初高  
句麗復其地又失於唐太宗大抵朝鮮舊墟至遼  
河廣嶺為限而一失再失因不能復版圖缺而墟  
域縮已可恨也況此數百里膏腴之地廢為空墟  
孤狸晝嘯鬼磷夜舞空山草木亦不被我 聖朝  
雨露之澤誠可慨嘆然余見遼東山川皆是朝鮮  
風氣此天以遼河限我東方也其奪而有之者人

也人衆勝天、定亦能勝人余意則遠東山川早晚或復屬東方也

○二十八日庚辰晴鷄鳴時明炬行十餘里天始曙矣渡數溪踰數峴黑裏過細浦

世耳

柳田寺地不

能審辨矣天明後行十三里過慈秀山又行十二里過孔巖又行十里辰時到柵門外朝飯柵門者繼長城盡頭為木柵繞興京後度鳳凰山屬之海北南木柵也凡為門者三而今入去之門自海邊第二門也東邊木柵自開元縣後屬之長城跨起驛屯此同江下流抱烏喇城陞寧古塔而止凡為門者四兩每柵

門前有臺守之東南二柵其表不知爲幾百里可鬱  
也攷大明時則木柵只在於潼關恒山之間以防虜  
兵入來之路今柵門則蓋清人所設也○鳳城衙門  
通事博氏及押解章京諸官胡依例待使行於柵門  
內使臣先使譯官依例送幣帛酒肴等物曰傳渡江  
文書往還之間久不開門一行譯官及西路馬頭軍  
立於柵外羣胡在柵內相見笑語殷懃懽慰如平  
生故舊此軍皆屢次往來面熟情親故也看來鄙穢  
憤歎矣良久乃開柵門計入人馬十餘夫馬差使負  
及譯府護送軍皆從柵外還歸付入柵狀 啓於其

使乃入門、內西邊大屋內六胡班椅而坐點閱一行鳳城將以下諸官云使臣則却輜以人夫舁過其前一行則皆於門外下馬步入規例也西北行十里路石山上有古城址昂古安市城者也

高句麗廢王時此地屬朝鮮唐太宗伐高句麗至遼東親率六軍攻安市城六十日不下太宗以為遼東早寒糧食且盡將迴軍安市城守將登城俯望拜辭焉太宗嘉其為主守城賜絹百匹以勸事君每讀史見其事而嘆賞焉今見石築遺墟在於山腰而因地形據巖險四面陡絕陞之其中甚狹

隘真所謂黑子小城也其中所儲兵糧必不多矣  
而唐宗以振六合鞭四海之威盡起天下之兵而  
親征焉竟不能取勝中流矢喪一目而歸其時守  
城禦敵之方略不傳顧未可知也而雅古名將何  
以加此我東古賢之書籍無徵當日安市守將之  
姓名東史則不傳而考唐太宗東征記安市城主  
楊萬春為名者也太宗返後二十四年高句麗竟  
為唐所亡仍失遼東豈其時楊公已先死歟或者  
漢藏王帝恩自壞長城以促覆亡如宋義隆之殺  
檀道濟歟是未可知也太宗中目事不傳於華史



意史官為中國諱之也或謂遼陽開平縣有安市  
城或謂我國安州昂古安市城二說皆非也余今  
過之欲一登遺墟以吊古而行忙未果可恨或謂  
昂古以鳳城謂其市城云有  
又行十里過舊柵門或大明初瀋陽未失於清人之  
前設柵於此歟不可考也途右有山逶迤起伏盤據  
十餘里曰鳳凰山說巖依石被於一山望之如橫刀槩其高不  
及金石山三分之一而奇秀更勝山上有古城墟大明  
遼東經略顧養謙奏聞以為此處為唐宗伐安市城  
時駐蹕處世以遼陽馬鞍山謂太宗駐蹕處者非也

行五里到鳳凰城民家僧舍連簷接垣不可復辨自此至燕京皆然宿漢人戴天禧家其家宏麗華侈殆若公衙佛堂屋皆五梁高可三丈廣亦如之而皆以一字造建無曲折處重不知其為幾間三使行同入副使入內堂上使入趙遷書收入外舍三房軍官又入外舍而猶寬闊燕中人家大抵多然中原故俗也自此余倚令公同宿天禧素業高賈財累鉅萬矣潛伐禁山木作此屋坐是罪將不測費累萬財重得免而目不能振起云彼役於貨財驕溢犯法以陷於罪可為多財者鑑戒且以作舍逾度見敗又可為

窮土木皆盡戒也。某天禧間譯官及下軍呼余以進士見余輒致敬曰貴人、聞之可笑而可知其俗之重科甲余晚忝小科於此見一效矣。○余卑孤育於靜齋尹公靜齋公即丙子斥和臣尹學士之孫也。與彼人為讎故勅使來時避焉余亦不能多觀勅行未得詳知胡人狀過九連城時初見焉嘔穢之心尚留胸中又於入柵時憤慨嗟惋使輩勅、矣夕飯見烹炙猪肉為饌該饌則雅行中厨房所為而猪肉則以為胡人之物而穢之却不食焉余方隨行人奉玉帛來貢於胡虜而以為虜物而不食者若所謂不謹

三年之喪而錫小功之祭也而心不能強也上使所  
居之房不遠一行例日同安於三使臣而余亦見上  
使書狀者多日且居近直同候夕飯罷後昂往見上  
使上使通進夕飯先啖猪肉而甘之如蓬菜味為余  
問曰大鹽進猪肉乎小生則試於夕飯與之故却而  
不食上使曰何也對曰肅物也穢之也上使大笑曰  
誠迂儒之見也我伯氏密昌君以使臣往返每稱此  
處猪肉為人間至味吾常以為余亦何時作燕行而  
嘗之也心甚企望矣今始通願入口果異於常味伯  
氏之言誠是矣雖肅物安有可穢事乎儒者迂疎之

言可笑也。昂手取他器分而與之曰：「試嘗之。」余聞來  
還覺已見之偏隘如婦人女子也。漢蘧武入匈奴時  
決不能不食單于之楮肉。洛昌君之口若彼甘焉。况  
寒隲之口乎。即取鮓以噉。色白如雪。入口甘軟。若融  
自凌。則每食惟恐少與焉。○鳳凰城有察院。兩荒廢  
已久。察院者即接待朝鮮使之客舍。而我使以其久  
廢荒涼之故。例入於閤閹前路宿所。皆然。自柵門至  
此。往往有墾田蕪。於廣野十陳其八九。不唯墾墾  
踰遠。居民不多。蓋地接我境。因商致鬻者衆。故皆棄  
去而追末故也。云鳳城將遽歸。未及出。代蒙古人以

他職姑無察云鳳城常留守卒一百五十名也自此  
衙役次通官徐從公押解我使臣徐姓一名其章京  
甫古皆以我各一人甲軍十六名依例護送我使行  
而通官以下四員上副房分日供饋自此處沿路  
皆然至回還到此之日而止以客餉主其無義必謬  
測也且彼處計使行糧餼每站從給則豈有與客糧餼  
而反使餉主人之理必是中間求媚亦或及賂之謬  
習也自此至遼東使行止宿處地方官給薪芻餼物  
而糧米馬豆則自鳳城瀋陽山海關三處計程路量給  
者法也而近來胡人校卒軍糧所不給故今番使臣

誘放料軍官使諭之曰今番苦又如前減餉米豆之  
數則入燕京當報禮部必有以處之矣掌其事者始  
懼乃給白金五百餘云蓋鳳城例給之穀田米二十  
二石而乃以此彌縫塞責末世人心到處便詐於渠  
何誅哉自鳳城是北京之路若向海州衛則路直如  
矢而必過遼東城枉道而去者以欲徃瀋陽付文書  
責出於歲幣方物之車馬故也以故枉程道不但如  
劉大夏之言也隨大夏之言在  
六月廿六日

○二十九日辛巳夜雪盡晴日出發路西有山石峰奇  
秀飛舞若騰鳳狀城名鳳凰意以此也遶傍田間有

仁平即三

樞桑地者參數十蓋其俗不蹟而置之空野今乾  
曝於風陽將以火葬也樞之上蓋皆穹窿而坐而飲之  
故首還高矣北行十里渡世湖小溪也又行十里  
抵乾子浦一曉小憩因茲行由谷中行十里過伯顏  
洞元將伯顏駐兵處也又行十里踰麻姑嶺下高阜  
衆一里山始開闊矣又行十里抵松站一名薛劉村  
蓋唐薛仁貴劉仁願代高句麗時屯兵於此故名之  
也村有土城舊址大明弘治年間所築也宿滿人劉  
畢家古昔胡人姓名皆連屢字今滿人則多不然而  
學華俗而改之也



以路程記三  
又河在乳  
十四里  
知何處是

○十二月初一日壬午晴日出發由谷中北行數里  
山路險峻多石又行二里渡三叉河即小溪而謂之  
河者何哉蔡氏書傳曰河北方流水之總名蓋北方  
之水無大小皆謂之河者北方罕水故有水則貴之  
而稱以河也踰小長嶺、嶺峻急不能直上路如盤  
索然屈曲羊腸而上登上曲者若可與下曲之人相  
接焉登嶺上望東北積雪千里皓白陰雲四垂天光  
雪影與眼光相瀾大地銀海不見端倪余見雪景者  
多而當以今日之見為第一觀未知龍門當否較此  
孰勝也行數里渡鹿北河一名叫嶺河亦小溪也又

行五里踰大長嶺延袤不及小長嶺而峻險浩之胡  
人車馬駢闐塞路一行人馬避由小路長冰被鼻馬  
蹶發蹶者數矣行十里抵八渡河自此至通遼僅一  
水八渡故曰八渡河自我國京師距燕京此水止在  
中間故又名半渡河、廣可十步方冰稍隆淨可愛  
崖岸左右明沙平鋪一山臨河不高不低其上可作  
亭榭而雜樹蔽蔚境亦開朗可漁可遊就河邊埋鍋  
一行一時炊飯炊烟綠水四起亦奇觀也行一里踰  
樟項蓋小腰所截而通小徑如蜂腰焉過此後山容  
羸壯輒如我國之海西蓋渡鴨綠以來山川開曠峯

堡低微山抱水迴野寬原平曲、可居依然若我東  
關西從此忽頑濁帶峽氣為行二十九里抵通遠堡  
一名鎮夷堡有土城舊基周一里龍鳳山當其後南  
有龍鳳河西南有德山又西南有觀山一名虎北山  
也宿漢人陳先傳家先傳年七十願仁厚待一行甚  
款使馬頭壽萬問燕京消息先傳曰萬歲爺居若少  
愀長身小髯垂手過膝又曰貪財多慾不及先皇萬  
、也慶頓首語多不平因歎康熙時愛民施惠之事  
俯仰慨然余又使壽萬問之曰聞汝國朝臣多殺戮  
云何為其然也先傳曰朝廷局面交換新舊偏黨相

攻之除自致殺戮此何異於汝國朝廷之事乎云余  
嘗聞我國人則歲二三次入去而彼中事茫然不知  
彼人則十年不一出來而我國事無大小皆知之云  
矣今先傳不過賀、平民而能知我朝事我則自謂  
讀書之士四海六合之內無有遠近宜皆無不可究  
者而今為此片彼中動靜漠如天上事已可羞而又  
聞先傳較與同之、說益不勝其愧矣其家左右為  
房宜其中為門、上為小樓奉匾佛及關王夜則張  
燭焚香以禮焉燕俗家、皆然

○初二日癸未晴平明發過石隅自此山氣漸開野

色漸曠又行十五里抵杏洞入邨家朝飯因行二十  
里輪分水嶺高於大長嶺而但不甚峻急自嶺以北  
地勢北下溪壑所聚之水皆會於太子河西入遼河  
自嶺以南地勢南下眾水皆會于八渡河嶺之名以  
此也行七里踰大小高家嶺二嶺此之分水嶺峻險  
不及三分之一行三里抵連山関日未及夕矣関有  
古城遺墟大明時設鎮防守處也今只有店舍數十  
戶而甚蕭條焉自通遼堡至此凡六十里間無村家  
只有舖舍數三處而皆懸旗於門外以表之或白旗  
或紅旗蓋紅者為肉舖白者麪餅等素饌舖也凡舖

舍皆然痛病人正紅旗劉文魁家正紅旗乃軍卒旗  
号清法以八旗分屬軍額矣一行議明日晚放過甜  
水站欲宿於狼子山矣護送將以為舊法一日三行  
一站若欲越站則當有賄賂乃索白金百兩堅執甚  
苦吾人爭之而不聽云使臣以為其德可惡遂改出  
軍令定以晚發彼色沮失墜焉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二

○初三日甲申晴晚發南行數里渡細河而西倚山  
行又數里達石山上有石塔高可五六丈塔傍有碑  
頽垣猶在矣路出崖上溪流遶其下緣崖行十里到  
會寧嶺下路北山巔有三石峰聳出空霄如石假山  
而其奇詭登嶺三分之一折而南行數十步復西旋  
由山腰屈曲行蓋穿山開迳左右築石為阜而道廣  
五六尺老木橫道途上者二而皆穹窿如長虹人從其  
下往來大抵遍山多大木千章星羅而樹色皆黑嶺  
路多亂石而長冰遍鋪白雪上覆石角皆擗凹凸盡

平馬蹄所過鋒：有響如階鳴沙焉。渡鴨綠後日氣漸暄，是日無風，暎如陽春矣。既達此嶺，山高谷深，峭陰而多木，寒風颭颭，不絕。槁葉着枝，櫛鳴樹間，冷氣藹藹：逼人肌膚，及下山依舊暖。日照風不烈，其高峻可知也。自嶺上頻視下界，束峽穹窿，目力阻礙，曾次鬱隔，塞外光景亂人心目。嶺腰有僧堂，兩重丹青照耀，前殿奉閔王塑像，後殿奉懿王金佛，庭中有石碑，鐫曰古額盤龍寺。中有一釋子焉，一行譯官等皆趨詣閔王神卓前拜祈，蓋燕俗敬畏閔王，視其靈洋洋乎如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為能祐福人不棄通。



邑大都名山勝地無不處、立廟以敬事之而猶以  
為不足家、門樓之上邨、里門之前以至巖間路  
傍或築室如斗或琢石為龕或畫其容或塑其像以  
祈祀之凡有出入動作輒赴而告訴焉諱官輩皆濡  
染其俗或聞余稱閼王名字則輒瞪目以視甚若脆  
然而怒矣至是皆勸余祈拜曰不然將不利於行也  
余笑曰吾之不禱於閼王真敬閼王者也使閼王有  
靈豈如道路城隍小鬼之靈以區區拜供所可動者哉  
君輩其毋說閼王也閼王之忠節誠高矣吾豈惜一  
折腰哉而若與君輩共為瞻拜則是非為其忠節乃

新行路之福也吾所不肯且笑陋俗之屑、於閑王  
故也聞者猶不信吾言凡上下嶺可五里餘而水雪  
遍山日光照射人目睫笑西南行十里路右之山  
有岩叢立數列有若向揖者有若衝突者似蹲似伏  
似趺似立似熱似裂峭若怒虎倚若猿踞恍惚突出  
而搏噬詭怖萬狀不可正視也西北行十二里渡一  
溪無冰而水清亂石鋪水底廣可五步溪上翠壁長  
千丈上有古城遺址周幾二里而峻險絕棟宇亦  
難上矣墜下人家只五六戶自屬城至此人家皆以  
木柵為籬過此以浹則皆累甍為牆矣行三里渡三

溪抵甜水站有麗孫古城盡頽圯而尚餘城南門、  
上石刻甜水站僅四字以扁之民家僧舍櫛比相聯  
不知幾百戶居然一城市也宿滿人鑲藍旗顧盡林  
家盡林有子年方二十能讀書余招至前問以文字  
曰聞燕中軍士其衣食悉資於國汝父既係軍籍一  
年國家所廩幾何答曰給二十兩銀子又問曰站、  
有驛云其法何如對曰站有驛丞國家賜俸銀三百  
六十兩自官立驛馬二十匹馬或死則驛丞自備立  
代焉又問曰去年量田云賦稅之加減何如對曰新  
量田後稍加於前田一月耕納蜀黍藁一百束馬藁

五十束小米二斗山海關內則一日耕納大豆一升  
馬草一束地有厚薄稅有差等而大槩如此云蓋燕  
中一斗容我國三斗餘升亦如之而比於我國則可  
謂無稅也大抵此地則山高而谷深土瘠而人稀似  
可以薄稅也而惟南京浙江地饒而多水田火耕而  
水耨處其田稅大都皆然云又聞壯丁一人之身役  
一年納銀二錢或不過一錢半瘠瘠之地則一人納  
銀一毫八分八厘云三代後民之法則不可詳徵而  
以唐之調庸租觀之一人身役為六十尺比之今日  
燕法為十倍非願法何能行此哉

○初四日乙酉晴晚發西北行廣野十里到青石  
嶺遍山皆石而叢生繁積石色皆青故曰青石嶺據  
其石以為硯云嶺自下至上凡五里路出亂石中而積  
雪遍覆不覺其險矣嶺上有古碑下馬就見石泐序  
元不得詳辨而蓋記嶺路重修之蹟也言此路唐太  
宗代高句麗時所用刑云爾迤嶺山益阻巖益高路  
益險往以木石補崖窻以防顏地為境幽谷深寂  
無人蹤吹鐘勸馬之響箇谷應聲頭但見天光日  
影而已其險如此若以一千兵分守防其要害則誰  
能飛渡也惜乎唐宗斬山通道之時東人不知出此

言也

余觀其地勢蓋會寧巔遮其南石門巔阻其北而此山盤據于中間繚繞百里天設金城若使朝鮮能恢復舊壤以遼河為界自此山之險阻而并城環一山而守之又於會寧石門二巔設為城堡作重門疊閘以為犄角之勢則雖蜀之劍閣趙之井陘無以過此夫然後始不負天所以設險之意也如是則進可以保遼河而窺中原退可以固國據險使敵兵不敢逾此而東雄漢之強隋之暴唐之富亦無如我何矣不知我東方大男子有能辨此

者乎安知吾之言終不行之於後也意欲畫此山  
川以獻於九重也立馬山巔踟躕顧瞻行覿中之  
遙莽聞之者寧不齒冷乎

因下嶺入長谷摩冰封溪壑矣西行二里到小石巔  
羊腸行一里又入山谷行十八里抵狼子山、在路  
右邛北而峯崖秀出尖銳清澈之氣可掬也村居人  
言此山有兩歧相錯中頗開朗寬敞且有泉石溪澗  
之勝可以遊賞云我宣廟朝崔東阜宣廟以使  
臣進貢天朝作詩以記此山之勝自此至王祥巔山  
氣不惡但內優餘不虞惡而妍媚全無矣氣為宿滿

人正白旗王弘之家弘之有父有母有三子二女而  
其長子年十二名震着目清奇可後方讀孟子之一  
少年胡以自稱秀才持扇來要我寫詩余昂走筆以  
書曰遂從其子國來過古遼東莫致慇懃意其如語  
未通蓋示不欲押昵之意也其秀才吟讀數三叩頭  
而去後其子山昂遼東初界故鳳城甲卒於此交代而  
歸此後凡赴境處皆然

○初五日丙戌晴上使書狀村觀華表柱先發行副  
使令公則自平壤回託辱答文之後於遊賞處一切  
不同姓令公既不往則吾之從從魁髻故不欲往矣



上使一行既發余更思之此行生前不可復為而未  
觀華表則將有遺恨請行於令公曰吾身雖不往  
而遣吾目矣往見而歸詳言之也遂促轡將往而上  
使一行已遠去必不及矣一行盡老而行中醫官金  
鎮雄徭落後將陪令公而往故留焉請序去又許之  
乃與鎮雄同行苦楚寂寞始覺為異域之路矣西行  
十里渡一河廣可十餘步屈曲如弓字五里內三渡  
其水矣又渡三流河廣可數十步又行十里諭王祥  
巖故孝子王祥所居之地故名之也王祥齊瑯琊人  
未知何故來居于此也因念其格天之孝教黃雀經

魚之效異非至誠而能之乎有其身者孰無其母而  
如祥者千古有幾人哉如我者叔水尚不能過王祥  
之嫌可愧也然祥仕於魏為徐州別駕又仕於晉為  
大夫故後賢論朱子之入王祥事於小學而曰此不  
以人棄其言行之善也蓋忠孝本非二也而惜乎以  
祥之孝有愧於忠也余見孝者必忠不孝者必不忠  
非但忠也事、無不為然孝為百行之源者不其然  
乎哉 仁祖大王所謂孝然後百事可為者真聖人  
之言也然孝者亦不必事、皆善究其由皆不推其  
知而盡之或以惡為善以非為是而然也是以孝而

為非者則或有之而孝而為惡者世未有焉意者王  
祥亦不知事二姓之為失節以至於此也歟是以雖  
有美質不可以不學同行美志潔而不聞道則世多  
有自陷於少人者懷然其可懼也行三里至石門嶺  
自東而上則平夷穩坦自西而下則甚峻急道屈曲  
如蛇盤焉山固有表裏也地勢之相捍於東方可知  
矣嶺巔有岩立於道左右如門闕故名石門也通山  
大抵盡巖石而皆層層磧累自相聯捍易缺碎破  
堆積者如裂瓦屑所謂矢石之所也疊險重壑亦可  
為保障處也過此而後至燕京無一嶺之阻自朝鮮

而來此為最終嶺隘也嶺路分左右莫知何從問諸  
行路之胡由左路從谷中折五六里有一壑頗闊曠  
野多壟土皆種秔稷驛卒言此地土品最宜棉花其  
收穫倍獲於他處故有田無不種棉者云同村名無  
知者余謂古有木綿庵今宜名此曰木綿坪也又行  
五里到冷井朝飯將殺行時副令公所車始入朱集  
仍隨上使渡嶺行自此山氣漸開野色漸平行十五  
里捨大路斜登阿彌丘行西北所謂華表柱者已穿  
然入隘內高出半空矣傍太子河下流直馳西十五  
里至舊遠東舊遠東即漢之陽平城唐時後魏中宗

五代時為渤海大氏所據其後又為遼金元三朝所  
并元時此城東又稱合城意與此城聲勢相依使  
為援保也首山平山太子山木廠一作匠山路駝山音斗  
環城之西南東三方其北則廣野茫々與天無際未  
至城數十步有大石橋左右石欄雕鏤精巧殆不似  
人工燕中石橋大抵皆然橋下無水為乾川蓋古之  
水道而似移流於他所矣城凡兩重而築以土周二  
十四里今賴其三之二矣皇明時城中有虜館時今  
清人在寧古塔入貢則接符之所也城內外閑闕稠  
密人民雜處渡江後初見壯麗矣但自皇明時稱

此城中人戶為十萬今雖殷盛不及於古萬一也由  
東門入徑西門出市舍聯亘五里而或懸旗立標以  
表之或刻柱揭板以別之使人各識其中所藏之物  
貨市為層樓列綵綬綰綰布若器皿衣服等物而  
用無不備具五色玲瓏以紙作菱窠樣為三稜大如  
小兒拳衣以金銀掛於市肆者甚多藝人時以明器  
用之云金珠璨爛青紅照耀眩亂人目而十九不  
知其名也舊遼東距燕京為千里外其廣大繁華比  
諸瀋陽通州猶樸陋殘博而見此而回思我國鍾樓  
市肆則不啻如兒戲朝鮮人之眼目小而力量狹者

無恠也常聞大國新面目始於遼東可見云果然也  
城西門外兩橋相對曰陵橋、邊有碑記修橋者也  
橋北有閼廟極雄麗廟門凡六七重門上皆以金字  
扁額不能殫記而其曰聖神文武曰德配天地曰萬  
世尊師等語非免辟孔子無敵當之者其俗之尊慕  
閼公可知其無復其上矣入廟遍觀有少年女子數  
十餘人皆凝粧盛飾自牆外窺見我一行其中多絕  
色矯巧纖穠嫣然若笑之態皆爾所未見者自古道  
胡姬之豔者誠是也行二里至所謂華表柱所在處  
柱在廣祐寺盡唐尉遲恭從太宗征遼時將表功德

建白塔高數百丈矣皇明中業其塔頽圯武康正德  
四年己巳賀榮以太監守遼東時重修之累甃以成  
凡八稜周可三百抱而漸殺而上高可百餘丈而分  
三段為下段者凡十二層為上段者凡十三層中間  
一層長可十餘丈每隅皆凹其中而刻佛像前設爐  
蓋寺僧緣梯而上朝夕焚香頂禮於佛前塔皆塗灰  
故色白也塔左有碑曰定遼廣祐寺碑略記其重修  
之蹟而盛夸賀榮之造塔以為大功業嗟乎彼賀榮  
者以天子之臣守邊圉為屏翰不以恤民詰戎為務  
迺反左袒佛法倡為檀越作此無益之舉而當時操



筆為文之士不唯不為之誠反若是讚美歎歎之不  
暇當時之風習可以想見噫成此一塔費了家億萬  
財也哉異端而誣一世浚下民之膏血耗國家之財  
力建浮圖以媚夷狄之神又立石紀績以誇當時以  
垂後世不亦異乎碑中記造此塔而遼東之人大懽  
悅云、特書者三焉其感之甚矣余直欲抹去其懽  
悅字而改之以慈悲也嗚呼皇明時猶如此今日華  
俗之惟以鬼巫為事者又何近也今日中原陷而  
為夷狄者未必非當日惑於左道崇奉夷狄之鬼者  
為之祟也吾所以澤罪督監者宜惜區、賀監者我

蓋所以深為大明慨痛也嗟乎夷狄之亂華夏乃天  
地之大愛而亦必有其地焉其北河也惟洪浩爾河  
哉夫戎狄之掠亂中華自三代有之而其不敢生心  
於中國者以中國之人視導如禽獸知其截然不可  
況也及漢明帝通塞巔迎佛法之後西域之言移於  
中國浮屠之書比於聖經咸信戎狄朽穢之物聖傳  
糟粕之餘奉之若神明其為化也又豈伊川被焚而  
已哉因使天下相見而效之環四海而崇奉焉此豈  
非戎狄得大之徵也自是以來纔二百年晉懷愍被  
執於匈奴而五胡亂華其勢漸不可禁唐太宗禁止

佛法少挫其鋒及憲宗又無端近佛骨入禁中為胡  
兒入關之兆朕其後百三十年遼德光吐於晉幽自  
和真天子者三月而猶不敢久有中原棄之而去矣  
至宋時乃與戎狄相感衰竟使胡元恣然為天下帝  
又於今日為清人之天下是以余嘗謂宋佛法者所  
以來戎狄也此所以痛於皇明也彼賀監又何足恤  
也自此以後則四夷與中原將隨其盛衰連主天下  
矣豈不深可痛恨也但西戎之佛法盛而北虜入來  
者何哉西方弱而北方強故也戎狄一也奚分乎西  
北哉人皆言佛法之病天下而未有知其如此者故

今觀白塔而偶發為我東之人以此塔真以為華表  
柱者多焉其所見之孤陋甚可笑也蓋自漢以前遼  
東有一石柱曰華表漢時遼東有丁令威者學仙於  
靈虛山後化為鶴歸遼東坐華表柱作詩曰有鳥有  
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依舊人民非何不  
學仙塚紫云云因此而華表柱名於天下今此塔  
通在於遼東故淺見目以為華表柱焉設使未有白  
塔重修碑可證者古人之名物下字十分精詳必不  
以累成之塔謂之柱也且令威西漢人也今幾二千  
年矣此塔塗灰之色尚白其不為華表柱一見可知

而耳食者猶傳訛妄哉攷大明一統志曰華表柱在  
遼東都司城內云而今白塔在城外二里餘已非其  
地也曾見柳於子夢演集曰使行時入華表関有石  
柱高十丈柱下有石碑畫一鶴其傷刻了今感詩其  
北有寺曰廣寺云柳之所見者又未知的是否感化  
鶴之華表也以此觀之華表柱當在此寺之西南而  
上使既往歸勢不能於暮日異域之路徑自尋索無  
由探遺蹟而吊靈鶴可恨也此寺古有佛像絕大者  
三又刻一鳥以金為翅甚宏大云矣今無之寺中又  
刊尚有 因者屋二層其內又有八面閣高數十丈

下若浮尺許雖小兒以一指推之其圓轉動如旋磨  
今亦無爲遠東城西南隅古有重僧樓面之聯窗五  
層之樓爲八角極敞闊俯臨安東大溪之際直北指  
點長安故曰陞京樓云今又無有其處蓋大明時故  
物一不可得矣通觀纔畢將發行有一胡來以紙書  
示曰老爺既至此何不遍遊玩而反促歸也何須拘  
於形迹間哉余書答曰非不欲滿心遍玩也日暮行  
迫不得不促歸非拘於形迹也其人又曰正欲陪遊  
講論矣今承此教不勝慙慙余又書問曰丁令威學  
仙於靈虛山云何山爲靈虛山也答曰不知也仍行

馬日暮曠野大路洞然一行四十餘負皆前行余在  
後繼馬長紅胸襟為一豪爽美道見一胡荷丈餘橫  
杠兩端懸巨筵垂之而來問之即青陽也蓋燕俗  
以車馬載物罕有擔負者其負者則皆如是矣我行  
驛卒數人出而欲攫其餽賣餽者方欲防避之際又  
他驛卒十餘人齊出人、攫奪奇糖者却坐見之而  
已余於馬上呵禁之而不止使馬頭常達大聲呵叱  
猶不止余迺執鞭遙席達以鞭撲之而一頭被撲一  
頭攫取俄頃而兩筵罄矣命捉來則皆已走馬賣餽  
者收拾空筵而去行十里橋渡太子河此水源出慈

秀山西流遶鳳凰山後至此為是河會遼河入于海  
昔燕丹送荆軻刺秦王事敗秦兵大至丹亡至此燕  
王喜執以斬首以獻秦故後人悲之名曰太子河也  
而未信其然水廣可四五十步深可泛舟也此水  
上即新遼東又有古城遺址人家甚稀未知為何代  
所設而遶陽之直路故設站置驛丞行旅皆由此  
去矣東南八里又有城清人所築也周回可六里矣  
到新遼東宿滿人李桂品家余告令公以驛卒攬賜  
之事且告曰是朝鮮惡習於他國也於使臣亦不  
無不能檢束之嫌請通于上使書狀而治罪以懲後



令公以此意傳語查覈後如干治罪云其後聞舌人  
之言驛卒及西路下人軍入燕中亦來如此故彼人  
稱朝鮮人之使部強兵皆搖首云○今遼東太守劉  
嗣世也其下有學正吏目各一人遼東管於瀋陽將  
軍矣遼東人丁田之所納之稅合黑豆田米五十五  
百六十五石以銀子折價納二千二百五十四兩云  
矣

○初六日丁亥晴晚發渡江以後盡度了幾重層嶂  
疊巒今始從礮大野中眼界兀然胸次爽豁矣路逢  
一胡傳以鐵索前所兩胡隨之蓋有罪押去遼東府

者云○行五里為副房乾糧譯官卞昌華所挽勸往  
見蔣天錫為石人家蓋天錫存高胡也與東人交易  
物貨故卞屢入燕中已與相親今行天錫預到柵門  
待使行仍與同來行中無不與天錫親者而卞昌華  
又與之約賣買昨日天錫先馳去矣今朝送人請昌  
華昌華將往訪其家携同輩四五人以去又紹余曰  
天錫之家去此不遠過路景致多可賞者其家又多  
高玩上舍同行何如余答曰儒者居其邦不得輒往  
高人之家況異域乎況胡人家乎此行存為遊觀而  
來有可玩者則固所願也而其於陋何哉昌華曰金

進士昌業氏其坐地何如也兩隨其伯氏相國為此  
行時無不往見處又與彼軍相往來不拘馬金上舍  
獨非儒者兩其所守獨下於上舍耶隨我上舍之見  
也固我上舍之言也余曰恠拙郎書生之存色毋笑  
也隨與固吾亦不辭然今日則且暫隨客見也仍一  
笑信其言而隨往捨大路西行五里至天錫所居古  
榮庄者天錫自柵內與余同行每站見之顏面甚慣  
兩每見余落、不相接語知其難與為親也今日不  
意見余至驚喜過望出迎于馬首躬奪馬韉牽至堂  
前余下馬拜堂座既定天錫親持一大卓子

如我國  
祭床者

置座中先進茶余少嘗之味亦苦矣繼而勸觴次列  
果菜湯炙等屬而後進飯其進獻先後陳設次序略  
如祭儀蓋尚有中國供享之餘法也以小碗盛飯奠  
于各人座前客盡飯則帛退其器復盛而進雖數三  
次盡撤則必更進器無鑰銅皆盡確也余既見過路  
無舉眼處及到其家又未見其有奇玩始知為昌華  
之殆余也欲即起昌華留之曰彼人每謂我國人挾  
隨也今既臨辱于此宣情示不廣於異國人年余  
不得已輒遲留而終不下飭天錫數勸酒食於同行  
而不被勸於余見余色有憊然底意余使昌華謂之

曰吾奉食量窄朝起頓喫粥纔行十里腹猶果然不  
能食也無他意前為主人之元聊也當強飲一盃酒  
矣天錫親酌以進點頭有喜色○遂促教北行五里  
始得大路、邊有方臺以麗築之周可十抱高可五  
六丈上有屋一間屋前有古木而懸鐘焉古人云大  
明時戊午候陞處也又行五里過接官驢路左右危  
壁參數十戶門上皆懸旗揭榜此後沿路皆然行十  
八里到爛泥堡朝飯因行十里過烟臺河村北有土  
阜即古烟臺也今皆頽夷矣河在村南一里即小溪  
也石橋跨河如虹霓橋有碑大刻萬寶橋三字橋南

又有古烟臺矣行五里過山腰堡村在廣野中而曰  
山腰者亦如十月無陽故稱陽月也嶮又五里過五  
里臺自遼東以來大野蒼茫無際而路西五里外有  
一山逶迤僅路而去集至此又山盡而四望蕪、平  
然不復見一點山也是日、晚无風而馬蹄所經黃  
塵大漲如霧如霏迷人眼睫又行五里抵十里堡宿  
滿人郭世英家村古有城周遭尚在矣○自鳳凰城  
至此設站者凡八謂之東八站有主驛站之閑防官  
一負忙丁軍每站有四十名管轄陽陽將軍矣十里  
堡為遼陽縣德西地之界故二境各置舖兵一名相

傳各州往來文書曰鋪遞若將軍各衙門文書則皆付驛站相傳云

○初七日戊子終日陰霾時爽發北行五里過板橋僅橋跨巨壑橋邊有垂柳陰翳閑閑隱映於樹木間有阜臨水對峙可以登覽遊賞矣有驅羣駒而去者羊頭牛蹠馬毛而短尾色黃頸長而連高一丈有半長如其高背上前後有肉峰自作鞅韉載乘者依其肉峰為我國之馬見其龐然大也異之聲耳噴鼻蹄蹄辟步矣行十五里到沙河僅河廣數十步自此至通州地多沙土故以沙河為名處多笑人家夾河南

紅花堡即通河堡

北各三十餘戶又行十二里抵白塔堡朝飯蓋村中  
有寺、中有塔而凡十四層高數十丈露見於十里  
外村前石橋穹然若虹蜺矣是日、氣薰蒸殆如解  
凍時溪水無冰馬上亦汗沾衣自越江後日氣漸暖  
數日來則若春候一行皆以不寒為喜而天氣失序  
傷人可慮也自辰時風色漸降塵埃四起背風而行  
尚不得開睫風過處黃霧蔽天咫尺不可辨塵土上  
面頰眉衣囊一色黪黃矣行十里過紅花堡路右有  
寺、中有三佛像皆垂目立矣行一里水渡混河其  
源出金石山下西北穿木柵遶興京西流又此河流



去與太子河下流合又與遼河會入于海廣可三  
十餘步行六七里未及瀋陽城數里望見路左有白  
塔巋然余策馬驟馳至其下其塔下乃上圓高數  
十丈下刻獅虎犀象之屬極顯赫矣其北有佛殿而  
門閉故呼使開門而無應者不得入焉按一棧道記  
曰聖慈寺者  
此處城外市肆盈數里矣三使皆於城外下驂乘馬  
從南門入蓋以瀋陽為中國之大鎮陵墓百寺皆在  
焉故舊例如此所以示敬也入城至察院日方哺矣  
甲卒十餘名守之察院在城南門內三使臣同入一  
房蓋屋廣而無他房可宿處余之下處在於城南門

外云故將出宿率馬頭壽萬至城門覺置烟竹於察  
院而忘之令壽萬還往持來余獨立城門守門甲卒  
輩及他胡數十人見余皆來至側相與啁啾同語余  
不解彼語且苦之不答焉又不遊目拱而立彼或有  
愠色或若欲奪吾手中扇環而押之見余所戴繩笠  
上有孔雀羽指而相語若少退却矣壽萬出而辟除  
群胡、、同答於壽萬皆點頭吾同壽萬以何言壽  
萬曰小人諭彼輩曰我老爺官人也汝輩何得無禮  
押之乎云角則彼曰見孔雀羽已知其為官人也然  
問責而不答一句何也曰老爺以儒生初為是行不

知汝言故也亦素罕言語矣屏胡黥頭云蓋東使來  
燕時群官陪官寫字官畫負等一行皆以帖裏來軍  
官則具軍服趨立而懸崔羽余於義州具戎裝時皆  
謂帖裏則此譯官混雜軍服而後燕中尤重之仍此  
崔羽使懸之余笑而却之又曰軍服而無此則與使  
臣中房相渾此則表官人者也不可也遂懸之今  
見果然矣○瀋陽城每城有甕城、門皆為複門而  
西門不直相當必互避焉城高比我國都城為三倍  
民物之殷富閭閻之稠密市肆之繁華比之舊遼東  
又不啻十倍也瀋陽謂之盛京與北京南京興京並

按清河發河

稱爲四京焉

其地形則渾河遼河帶西南黑水清靉襟東北阻  
塞跨遼誠華夷間一咽喉也○其地方則東南至  
鴨綠江五百七十餘里東北至

到馬站

二千餘里

西至山海關八百餘里北至舊官臺邊門四百五  
十餘里爲蒙古地界南至旅海七百三十餘里皆  
設邊門凡七十所門置防禦軍選丁以守之○其  
田土則丙午年自前改量田後舊田與新然田合三  
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九畝、稅銀三分合稅銀  
九千三百八十五兩七錢運糧高寶之田三千三百

勅則不受稅又別有皇帝田庄用之祭祀御供屬  
諸內務府又有官庄者用之別星供奉屬於戶部  
八旗軍耕食之田不受稅云○其身役則每丁受  
銀一錢五分買馬牛驢騾羊猪之費皆以此用之  
商賈之役則銀每兩受三分云○其官負則瀋陽  
都統將軍曰覺羅伊利蒲為名者副都統將軍曰  
毗羅沙蓋為名者其下所屬官又有十二人戶部  
侍郎曰王朝恩其下有堂主事郎中官銀庫郎中  
及負外郎庫使筆帖式以下二十三人禮部侍郎  
曰胤秦其下有理事堂主事負外郎贊禮郎佐翊

藩陽官負五二侯志  
及此官亦不同

助教讀祝官以下十八人刑部侍郎曰武格其下有堂主事負外郎以下四十六人工部侍郎統之武格其下有負外郎

大早仁丑至弘治

監察

御史以下二十四人藩陽所在官負合一百四十人○其軍兵則有八旗一旗所屬甲卒三百餘人又有魚皮縫子九百名皇帝親兵千餘名通計為五千餘名云此或是藩陽恒日留守之數歟若藩陽將軍所將都數則必不若是少弱矣

○所謂魚皮縫子如古之御林衛其年滿二十始充定滿四十即充除凡一被其選即割田以給俸

室以賜有常廩有特饋春夏給衣資歲時有賜物  
其廩縣足以養其一族而猶有餘裕其遺法非其  
族則不許故渠輩婚子女時輒曰某家其先臨陣  
有背着箭而死者即擯不與婚蓋耻其走也曰某  
家其先有赴敵者創於胸而死者乃許婚蓋尚其  
勇也一死於國事則子孫宗黨皆被其庇恤故父  
教其子兄勸其弟常曰汝必死於國當出戰之時  
則必曰汝慎勿延踵必死毋返若能得士卒之死  
力如此其死敵於天下也宜矣每有強敵難制者  
發此軍以助必如風電一鼓盡平之矣

○皇明時置隨陽中尉管於遼東道使留重兵完  
城堞列亭障而勤候望設施之規模宏遠為遼河  
之保障以嚴防北虜之出入其為計非不周詳而  
終藉逸貨盜使抗中原而竊神器者此地為之本  
焉未知人事之不臧歟地利之不固歟抑天命之  
不佑歟溯古悲今祗增於悵此去寧古塔凡一千  
三百餘里而天下之子女玉帛重寶巨貨凡隨陽  
燕京則所遺者筆足用而已其餘則盡在輪載盡  
歸之寧古塔作府庫以蓄之云其意視中京若五  
日京也潛其窟穴為日後長遠慮故也或謂船廠



立○此是圖門

轉自燕哩

為名之地在瀋陽寧古塔之間婦女賡貨皆輜置  
其地以待他日云未知何說為信也余意則似於  
其兩處皆實之也

○寧古塔在瀋陽東北即我國之正北也於主滿  
江為六百里黑龍江環其北

立○

江帶其南東有

烏蘇江西有混同江又其南有鏡泊興凱之湖山  
千疊而水千迴險阻四塞不可拔之地云○船廠  
在瀋陽東寧古塔之西混同江輝發河衣屯河環  
其北東南三方於我國北道為半月程被山帶河  
沃野千里云

○初八日己丑晴日氣復寒以計付歲幣方物之故  
留焉蓋歲幣方物使行輪來到瀋陽傳給則自瀋陽  
受之歲幣中生綿布二千疋白綿布五百疋好大紙  
五十束好小紙二千一百束白綿袖二百疋粘米三  
石五斗四升紅袖一百疋綠袖一百疋出置瀋陽其  
餘則瀋陽戶部官出車馬輪往燕京以納者法例也  
今日戶部官令譯官通話於使臣曰紅袖綠袖則前  
所受舊者尚多而好大紙見存者全無若依前例置  
五百束則將不足於前頭用處故以此意方啓聞於  
北京紅袖綠袖則盡前日所置之數而上送其代留

好大船二百束云、使臣復飭首譯見其啓聞文書  
又受其留置之標跡而後依其意

因舌人聞我 孝宗大王為憤時所居館舍尚在  
城西北隅回憶當時之事悲憤如昨日欲一尋遺  
墟以寓羨塙之慕而舌人言今為村家不可入云  
又聞 孝廟久辟龍庭而少不挫喪視金汗如奴  
隸視羣酋若批屣胡酋或有違忤者則少不容貸  
以法痛治或捉來杖之且其儀監見可畏不怒而  
多威羣胡皆戰慄過所詣館舍輒下馬不敢高聲  
龍馬二酋亦敬不敢居傲云此與皇明英宗行土

木之役為虜陳所執而虜人不敵慢者何以異哉  
帝王誠自有真矣汗帝帥師出征每欲率昭顯世  
子而往孝廟輒請代而自往以此孝廟在北  
八年而留瀋陽者未半為虜在汗陣中目見松山  
僅大戰矢石如雨鎗千處鐵騎馳擊神聲動天地  
明師大崩積瓦如麻天將皆敗降我國人侍孝  
廟從往者皆股戰膽落口不能言而無人色而  
孝廟自若少無懼色視之如蟻蛄之中以此胡虜  
蓋畏之云嗚呼使我聖考誕降於天地處易冠  
屨倒置之時替天也使我聖考辱天安於腥膻

魏帝之問王戎乎憂戚以厲其慷慨奮發剛毅陶  
礪之志以增益其肅聖神武之姿以序幾春秋大  
一統之業者亦天也是天之篤生我聖考者若  
將有意於下土而竟使中途絕祖禰志未展者何  
哉此豈但東偏一域窮天之痛恨而已也誠今日  
環四海凡有血氣者皆為死福也悲夫先天胡忍  
為斯又念我國非洪吳三學士被害於瀋陽而不  
許收其屍故人未知其以何刑而死又不知三忠  
體魄之所在一國之人悲之久豈不哀余既到瀋  
往要古人多方探問而虜人終無道其事若云

意自古國家革世之日人臣之為其君死節者不  
知幾人而如我三學士者自有載籍以來一而已  
何哉古有以諸侯陪臣為天子扶義立節至死不  
變者乎顏真卿之罵羯徇文天祥之死柴市卓  
乎其節而此之我數公猶不足奇矣我朝存以禮  
義之邦名於海內外當時若無三學士其能有辭  
於天下後世耶若早晚黃河復清真天子出而修  
大明史則我三學士法當入於大明忠臣列傳我  
東方豈不光耀於我國自祖宗三百年扶植名  
教培養節義之美將與天地並垂傳焉數公捐七

尺之軀而柱側常於宇宿其化也非可吊亦可頌  
也此故令余不復此地而不忍悲愴流涕之恩但  
歎嘆嘉悅有美氣之喜而已視其就死之地如若  
登仙之處人固有不死者乎同歸於死而數公特  
死於義故也數公之靈倘有知而聞此言必流涕  
而笑矣

夕後余在下歲脫袂袖着氈衣整毛冠側端坐讀書  
鳳凰城宿所主人戴天禧適來見之有喜色請見余  
頭上冠余脫而與之大禧摩挲久之仍戴作其首余  
使馬頭曰汝見我高冠廣袖美之乎笑之乎天禧

曰何敢笑也何敢笑也每見者則不冠我心戚焉  
我以華人拘於國法而難發竊自悲焉余笑謂曰若  
艷羨則何不為之天禧搖頭揮手曰皇上亦服此焉  
敢爾也余指其髯曰汝何剃髮而不剃其鬚也天禧  
捋其鬚而笑曰國法制其鬚者其罪與潛商同且存  
髯者所以表丈夫也何可剃也○余自數日前要行  
詳官購遼東地圖該備者蓋山海關以西則古中國  
也其地勢大略博覽之士多能知者而遼河以東則  
即古我境而文獻無從無能知者為可恨况曰頭山  
自中國而來而漠然不知其來歷又何者也以是之



故遍求其圖曰、促之又言當給厚直至今日始得  
瀋陽地圖求故見之則雖略而不該然東自鴨綠西  
至山海關正吾所欲得者亦可領略山川大畧遂手  
摹入於日記冊使見之者知古我境之從其至其與  
我東山川所從來也翻謄之手模國本不載於  
翻謄本中今無可攷

○初九日庚寅晴封到瀋狀陪付團練使崔佑錫之  
還余以無恙到此之意上書于老親送付于元龍且  
作書請即傳焉○交付歲幣方物後落後還歸者人  
為二百八十八名馬為二百八十六匹譯官李極及  
安州商賈別將李興祖以疾還歸○平明發過諸寺

按肅宗帝幸世  
宗三十九年

衙門穿市街村舍行四五里入萬壽寺。極宏壯。覆  
以黃瓦。屋內外皆塗金。為殿上安金佛數軀。承以蓮  
趺。奉之金榻上。前置青紗籠。而燃玉燈。卓上陳著。執  
者垂頭。難狀矣。屋西有二層殿。壯大則少。不及正殿  
而稍麗。過之。繚繚若飛檐。外落鐵洞。而其細如絲。殿  
門外有碑。即肅宗五十五年丙申所立也。曰此寺  
昔名普濟。寺後改今名。其下咸讚皇帝之崇佛。又曰  
皇帝命作此寺。奉天賜遼東之土。民皆爭獻財出力  
以助成。猶恐不及。蓋皇帝深恩厚澤。無不覆而先  
被於三韓故也。云。蓋此寺為肅宗祈福壽故。曰

萬壽寺碑記

萬壽其所謂皇帝者康熙帝也謂之三韓者奉天遼東皆三韓故地故之有也吾人之此地居人皆言遠近人民皆為康熙帝願死效聞造此寺咸竭力盡誠如赴私事不費官銀一文不屢日而成之云余嘗聞毛筆于筆用兵多智略而不意其得天下之心又如此也其能難疑建諸屋樹九州於几案身致六十年太平良有以也又行五里從城西北行數里路左有寺其壯麗奇巧此諸萬壽寺又加倍焉殿中奉佛陳器一如萬壽寺而後修禮法堂左邊有八角殿蓋以黃瓦修於正殿後外亦築鐵絲網內門鎖故

懇請開門一見兩寺僧牢拒不許不知其中有何物  
也譯官言其中奉順治皇帝影幀云其下有碑曰順  
治帝既討平漠北兩村其處得高爾哈麻建此寺以  
奉云蓋萬壽寺即康熙帝廟堂而此寺則順治帝廟  
堂也自遼東至燕中路傍村間梵寺及開創咸乎無  
處無之屋宇皆宏敞大滿於一洞而居僧則寂寥以有  
一二僧矣獨此寺有藏書僧一漢學諸僧讀經不輟  
彼或傳介麻衣鉢者歟但使臣以下一行入老而彼  
坐橋上默然不動讀經自若其驕恣可憎也路傍有  
屋大如寺制而空虛無人環之以牆者可一里此是

濠資家墳墓云又行一里路右林外土阜乍高樹木  
蒼蔚其中有黃瓦屋隱映林木間蓋順治帝陵也自  
此地勢愈平夷眼底但莽蒼一大野舉頭不見長天  
也行八里過壯元橋似虹霓八同行十四里過  
永安橋成於崇德年間崇德即康熙之祖順治之父年也有碑紀  
其蹟橋極高廣左右石欄雕鏤甚奇巧矣

本朝人金萬海年二十遇丁卯胡難被虜屬副將  
麾下至瀋陽其後副將戰沒于陣萬海無所依因  
不得食時奴兒亦斬奪瀋陽將大修橋以便鐵騎  
之馳騁募人負石改築此橋萬海遂赴其役負石

受貨以資食及虜得中原我國因通使介萬海之  
族以償贖還始得歸國家謂其久在虜中能為虜  
語錄于司譯院付祿使訓教年少譯官矣後從使  
行以譯官入燕至此橋下馬手撫橋之第幾石派  
海嗚咽曰此石乃吾之所負者當時豈知得遇今  
日乘飛船而過此橋也其時同行譯官鄭忠元親  
聞萬海之言歸告其子世雲、告譯官申明世  
申明世入於今行至此橋又告余甚詳萬海官至  
知事年八十七而死無子云又曰橋既成萬海又  
無所歸行乞而謀逃歸本國又為八王軍所虜仍

屬八王麾下八王愛其聰敏使侍左右一時不離  
蓋八王者汗之叔父也勇力絕人智略冠世常別  
將兵先行為前鋒推強拉堅所向無敵及吳三桂  
請兵為援擊李自成也八王獨將八百騎先入關  
金汗大軍在後未及到八王前行疾驅無敵當者  
未至燕京三十里自成遣兵禦之戰二鼓八王拓  
腕將三人分三百騎與之謂曰今與汝率各一百  
其以百騎奔其前其與其各以百騎為兩翼襲其  
左右期必破也因踞胡床露坐以待雞既鳴  
三將尚不還王怒氣咆哮命左右進酒以數計

金梳連倒數三回鼓勇躍引去也數丈後下坐於  
床、沒地者數寸如是者三焉時萬海倚於側俟  
惛股戰栗而已三將者歸獻捷軍無一人摧傷者  
翌日進兵破朝陽門直入皇城殿欲上御榻坐未  
定輒見有黃龍自殿上開口而下將噬其頸八王  
驚呼驚黃龍起下榻萬海趨扶之王曰汝亦見殿上  
之龍否曰未見也王曰始知此座非人、所可坐  
吾計偏矣遂退居于邨舍汗聞八王先入慶其志  
不小率銳師疾馳入燕京八王迎之使汗登御座  
汗坐自若八王曰天也逆反其志俯首服事云此



按八王名多錯  
九王名多爾家  
者也

說亦申明世道之而其事說誕又不無爽密也其  
勇力智略則無愧乎天之為金汗也亦可資史  
外異聞始燕錄之或謂非八王乃九王也九王者  
八王之弟瑊誠輔汗之得天下九王之功居多  
故清人比之周公云汗丙子伐我國時九王亦壽  
從來云九王之忠於汗如此則彼先入燕中朵顏  
黃庭者必非九王也蓋八王之智勇九王之忠誠  
並生一家者汗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我仗為中國  
之主室無所以也天意誠可惟也

又行五里抵大方身朝飯是日風寒殆不能堪行中

皆以皂紗垂面以避沙塵行五里過磨刀橋自永安橋至此凡二十里傷溪行矣又行十里過遷老城市舍夾路左右者幾一里又行十三里過神農店北望天遼有山蒼然入眼蓋自盤山因北走為蒙古地境處也又行十三里至孤家子宿漢李稼家李稼存山東人云蓋孤家子一村皆山東山西人也因土薄年饑流離來寓開舖肆于道傍以資生云村可三十餘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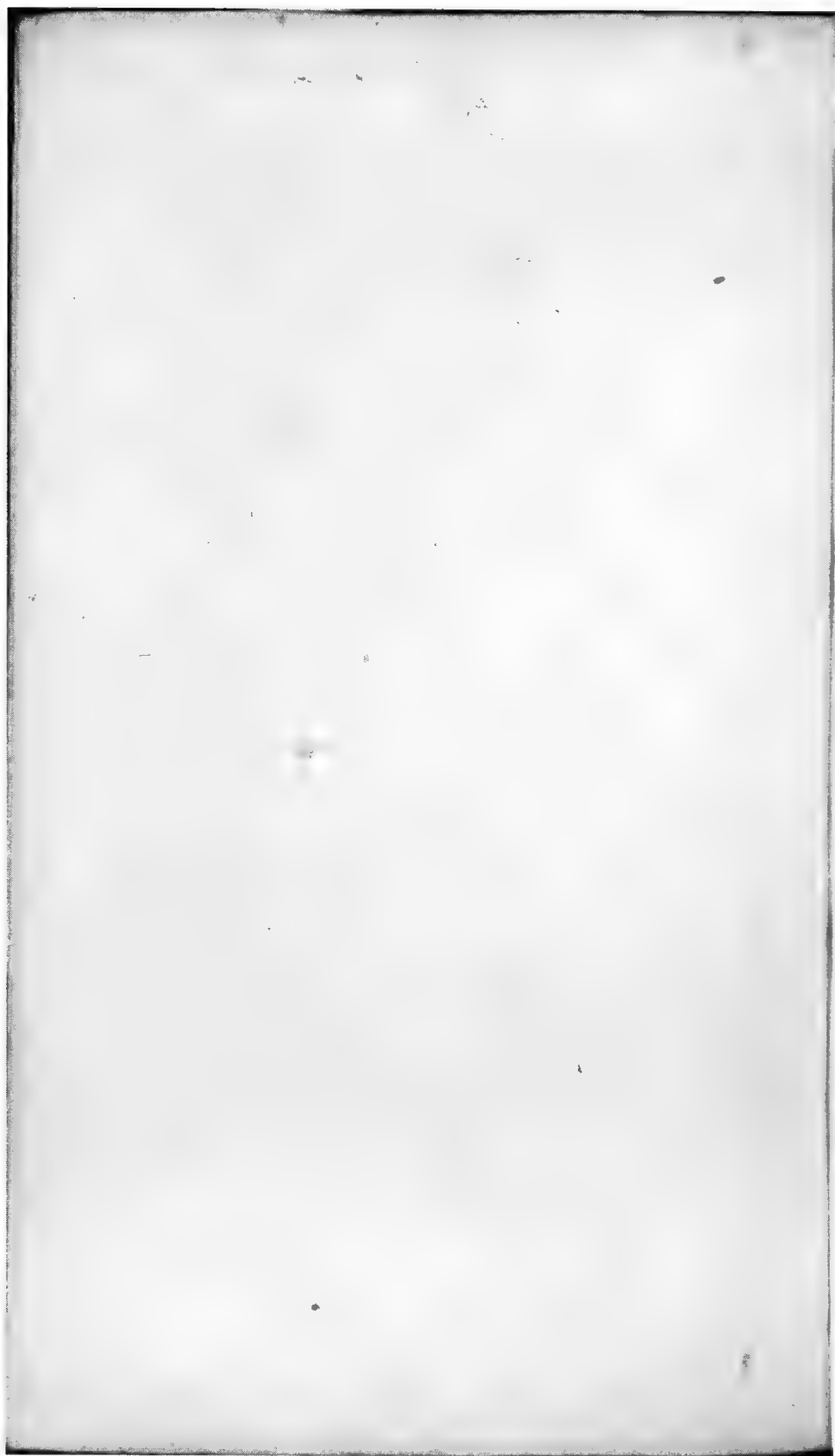
○初十日辛卯晴風寒時爽發西行八里冰涉周流河即古所謂遼河諸河周流皆會故名焉其源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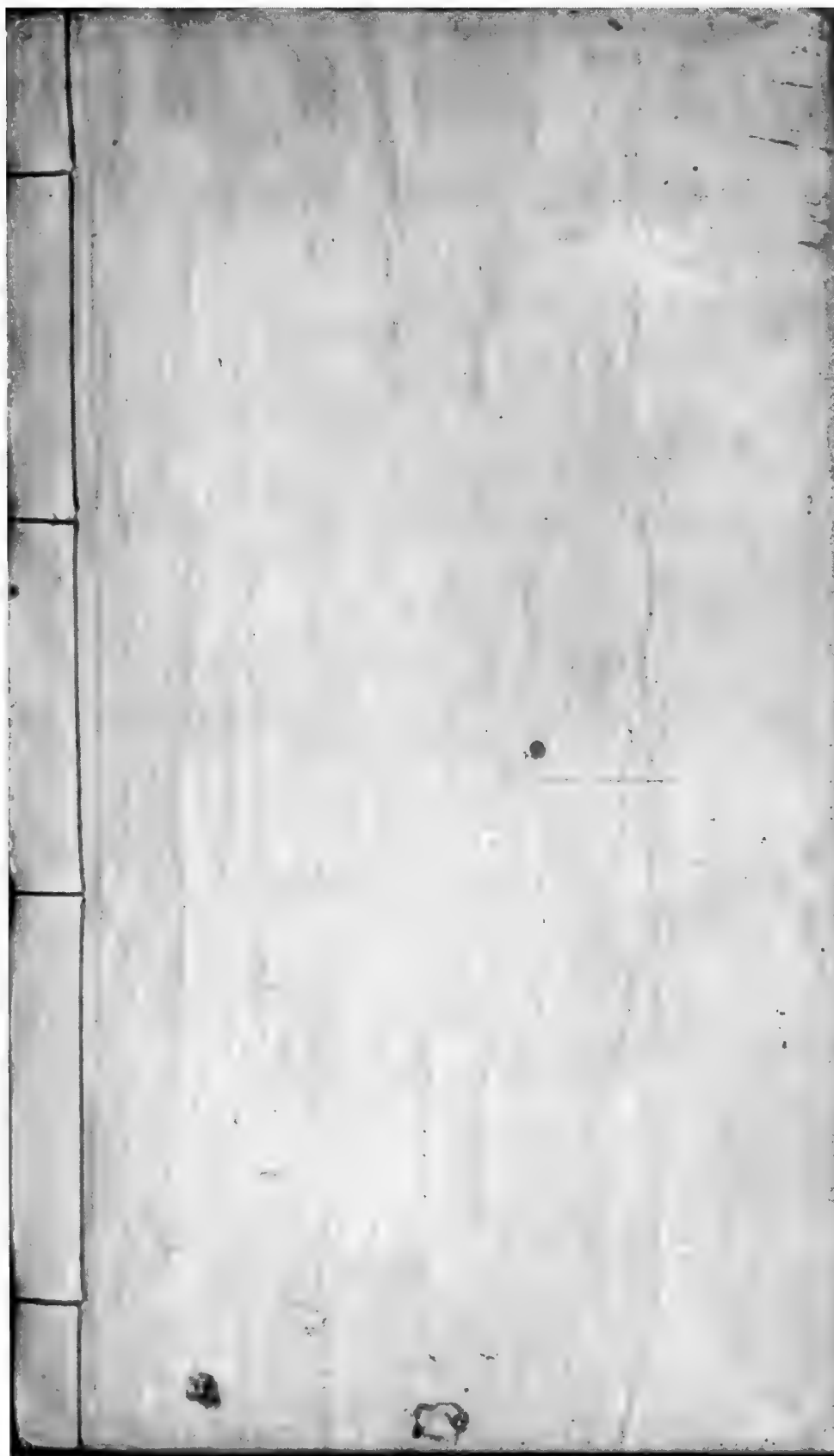
廠北西北流數百餘里入長城內遼州原縣北又南  
流與清河柴河合過鐵嶺縣又與楊柳河合至此為  
此河廣可三四十步又南流至中丞與太子河渾河  
合流故又謂三叉河矣蓋遼地還海而高衆水皆逆  
流故太子河混河則自東而流西又有衆水皆自北  
流南曲折環遼並會于此河蓋自散源處凡行一千  
二百五十里南流入于海矣行九里又渡一河北  
有一阜陡起上有廢城遺堞尚宛然周四不及一里  
城外庖舍幾半里行三里過泌店子逢一車前柿兩  
黃旗皆書曰上用昂御膳物也凡御膳物皆標以黃十餘人乘

駁馬隨之自烏喇進貢燕京者也問所載皆橘柚之  
屬云橘柚產南方無在於北土之理似瞞說也烏喇  
在寧古塔之東北自烏喇渡黑龍江行一月餘始到  
此云又行十二里過郭家屯村舍三四五戶而放牛  
馬驢騾者被山覆野不知其幾千頭也自此地勢隱  
斜坳凸不一或高而為阜或低而為谷矣是日寒酷  
渾體凍直面皮如割回頭向日曝之良久鼻冰始半  
消誠覺冬日之可愛也行八里抵小黃旗堡朝飯有  
暗胡能唱曲彈箏聲似童子吹瑟笛歌聲則如哭  
如呻真琵琶行所謂嘔啞調嘶難為聽者也一郭皆

漢人言諸不與漢人同偶一少年能為漢語矣行七  
里過大黃旗僅行十里過蘆口河廣可十餘步村一  
里外有一柳樹驛卒指以語曰數年前有義州副馬  
驅人一漢得罪於使臣體此樹死云聞之惻然聞其  
罪不至當死而輒自經甘為異域之鬼愚哉又逢百  
餘騎從北方來內其中二人抹額上懸孔雀羽馬皆  
絡紅燕氍毹官人懸雀羽官軍者羽一點稍尊者二  
點尊者三點也又其前有車數輛皆懸黃旗自烏刺  
城進貢真珠及諸雜貨云行二十里過古城子自此  
為廣寧地界也行二十五里抵白旗堡入漢人李相

儒家日已曠矣自初昏外左右擊柝相應以警人蓋  
我使行到則必發軍行巡以防盜賊者素有令甲云  
村有舖兵二名人家可百餘戶昏後有自瀋陽來者  
譯官問歲幣方物何為尚不追到其人曰昨日使行  
離散後例當載輸而掌事官與禮部官不協相爭詰  
至夕不得載今朝始載來故也譯官又問使行先行  
兩方物不及則將奈何其人曰雖遲數日當懷軀追  
及勿慮為言云







桑蓬錄  
樂



四卷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三

○十二月十二日壬辰晴余每夜待令公語令公就枕後又繼而起日記算其終日所過見聞追想以記或至夜半或至鷄鳴舌人聲每見余終日記則輒蹙眉曰燕行之勞人皆如上舍夜且不寐則一番之行雖陞資一品誰為之者又每日晨起梳頭盥漱仍發行故夜睡不遷陞、於馬上昏睡、且行數里解天始曙日欲昇酒醒睡覺渾體寒慄裘薄如紗笑西北行十餘里過小白旗僅又行二十里至一板門入店舍沽酒以禦寒味殊不冽又行二十里折而西行

抵二道并朝飯○村有算命者張寅字東伯兼學唐  
舉術能相人云故令公曾於戊戌年以副价入宋時  
相邀以語笑今日又使古人招之張即來而年方七  
十六也毫不能記戊戌事令公使余把筆問今行及  
將來流年吉凶張寅書一句以示曰事似孤舟離海  
口身如明月出雲間未詳其義又聽其論令公相子  
疏略無神奇然山海以東獨稱張寅算命云故余鴈  
兄弟生年月日以與之囑曰詳評之則回還時當覓  
去矣以牋紙二束僧頭摺扇二把為幣寅有嫌少之  
色復加給如原給之數乃受焉余於令公席與張寅

諸時羣胡數十人從賓來侍立炕下而其中一人眉  
目動止與他胡有異余問驛卒曰誰也立于第四者  
必可與語者驛卒對曰秀才也今公諭驛卒招其人  
坐其人曰大人之前不敢坐中國之古禮也論諸所謂坐吾  
蓋尊者之前不敢坐中國之古禮也論諸所謂坐吾  
諸汝呂紫公居家於父母之前侍立終日游楊於伊  
川先生侍立雪中皆可據也余自入柵後每見胡人  
或父子尊卑踞椅相對心竊疑之今聞其言辭不染  
胡俗而知古禮尤可嘉也余書問曰居何處荅曰家  
住山海關又問曰有何幹而來此荅曰欲見張老人

看命余又書示曰將發行不可以長語不知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答曰進訪前路店館仰承誨言矣揖而  
退行中有知其面者曰彼程秀才也能文章善言談  
云○村有舖兵二名店門貼踏印榜文迴瀋陽將軍  
憲有盜賊竊散之患飭各舖使巡警誦者也過一  
板門時路上西陞有山二峯露其巔如人之在牆外  
而隱見其髻者十餘里挾西而來及至此其山輒  
在馬首之南矣行八里過寂隱寺只有一庵無林舍  
矣行二十一里踰土子井即平夷一小嶺也西行未  
及半里折而南行大抵至義州西行入柵以後或西

行或北行自此處因南行蓋燕京自我國在正西而  
中間有海經之故避海由沿陸處北上故今反南下  
矣過此壁至阿山北支即近在數十里而峰密清秀  
可愛范、廣野行屢日而不見山見此而益奇焉○  
行十五里過烟臺、者昂大明末為防今清人而  
設者築以甃塗以灰其形穹圓高可十餘丈周可什  
餘抱蓋明既失瀋陽以此地為界無名山大川之限  
故於平野之中大路之邊築為此臺燒狼糞以報敵  
來故名烟臺燒狼糞則其烟聚上或云戚繼光所設  
也自此至山海關五里內設七八所南北左右其布

土產羅一臺之費動過千金關東財力殫竭於此因此  
大失人心云今荒廢已久頽圯者十八九嗟乎咸帥  
明之名將而既不能蹴踏王庭掃清大漠制羊子之  
命以信中國之威又不能驅出窟穴復中原之焦煙  
乃不敢越遼河而進一步割地失疆甘心退讓之計  
視之然摩則動民以葬此臺固其所為已下策況其  
為此者反延天下之怨叛而無救胡虜之吞中國豈  
天數已非人力亦隨之而然邪此臺與此虜兩俱在  
嗟夫○行五里到小黑山痛漢人程五材家五材業  
農者也○臺上譯官金時裕洪萬運上通事李善邦



神明世昭瀋陽交付歲幣方物有押去將後今夜始  
追到而聞前路盜賊橫行又有响馬賊白晝大道掠  
奪搬胡所持銀子云頗可懼使臣約束一行聚一賊  
人奔結隊以戒嚴歸待天明乃殺行○夕程秀才卷  
來訪余、以筆代舌問曰尊姓程氏知明道伊川兩  
先生否程書答曰兩先生出南方俺今居北地而自  
先世相傳謂明道先生後裔也余曰傳言雖未可證  
信而我東之人尊尚兩程先生不在孟朱之下今聞  
尊乃明道後裔云誠不勝屋烏之愛尊名云問曰名  
瑛字玉章永平府山海衛人今居城內也年幾何也

曰虛度三十四歲又問曰所業於文武何居亦知并  
命相人之術否程曰少業文名係文庫如我國雜術  
之類未習學也又問曰咸見張老人論副使老爺相  
而不曾注目詳察率口略論其言果能不謬乎程曰  
張先生論術必有證據後生何敢妄議又問曰張老  
人之術果神妙有驗耶程曰俺所居處距此五百餘  
里張老人看命之法今月初見之大勢則不謬矣曰  
今日與張叟論術否曰不知其術故不能論然若亦  
書八字與彼約他日際去矣又問曰所讀何書所作  
何文程曰讀五經四書作八股文章曰八股文章古

似是胡應麟

未嘗聞未知何如文也程曰如求一見至家日當覓  
示矣又曰何謂八股顧聞之曰八股即科文規矩也  
先為破題次承題再後論題次小喻又中喻篇終又  
有終條之擲一篇大勢定矣余曰此六股非八股也  
程曰末又有篇終譬喻此喻甚少故不舉也余曰豈  
明時科文初為起頭次承之又有一腹一尾之規今  
八股蓋六腹而除其一也程曰然余又問曰今大國  
以文章名者幾人程曰八大家勿論其外最顯者有  
王弼則唐荆川歸震川胡弁余曰此皆古人也若  
所欲聞者非古人謂今日見存者爾程曰有衡山吳

士王者最以文章名人皆豔慕焉又問曰當今大國  
治耶亂耶程瑛不答又問曰大國之人見我東人則  
豔慕之乎赫海之乎程以筆於豔慕二字上作圈以  
示意余曰此面弄也豈以大國而豔慕小邦哉程曰  
朝鮮乃明禮樂之國備文物之地安得不豔慕也鄙  
侮之念寔不敢生諸心也余又問曰張叟所論大勢  
之不謬辱既知之必有所見故也試觀我相窮歟達  
歟壽歟夭歟程曰今居官矣將來遠達何可量也余  
曰年近四十而進成進士尚無半滑一職乃窮指大  
耳程曰太公八十遇文王胡為欲達余曰但欲聞相

法非惡於功名也功名外物實無踪、於心也程曰  
復於相法算學寐無知解願薦人可乎吾所居里中  
有舉人白受米者大儒也習文章又兼善於算命使  
行入山海閑日吾適與往尋館舍矣其人與吾甚善  
吾適以教之余曰若然則何幸程瑛以夜哭罷去復  
以明日為約○邨南數里外有一山麓曰小黑山村  
之名以此也其山上有烟臺三所又有城周於一山  
自小黑山有首日星明時屯兵處至王家庄而止焉  
矣

○十二日癸巳晴晚發南行十二里渡羊腸河、廣

河十餘步自瀋陽水皆南流而獨此水北流蓋其源  
出廣寧東不南入于海反而逆流以地勢度之必復  
南流為楊柳河又南流入遼河者也水南北舖舍各  
連亘數里步行十八里到中安堡朝飯上使書收將  
往觀北鎮廟余隨其流南行十七里過舊店里又行  
三里捨大路北行十餘里踰山峴，上有二寺相對  
為渡小溪過舊廣寧城舊廣寧即宣明時大鎮也錦  
州衛在其左寧遠衛在其前而後有瀋陽遼東藉其  
形勢相為犄角以遮護山海關使虜兵項背牽掣首  
尾顧忌不敢南而窺山海關其設施方略若是嚴

廣寧今有石碑樓齊北  
 曰大愛樓相甲乙未嘗目見  
 今日廢壞河也城下有  
 云字則想該碑在昔也  
 前也故偏有以梁碑樓之說

密內反為藉寇之資重可嗟咄其城古有內外兩重  
 今欄有內城內闊闊大半兼條額垣敗屋十之二三  
 在城內外人家尚近萬戶峻宇雕牆如公衙官閣若  
 在、內有以諸藩陽可事伯仲亦可想當時之盛也  
 明季成梁為征虜總督封寧遠伯守廣寧數立戰功  
 舊有紀勲石碑樓今亦廢壞云成梁即提督如松之  
 父也如松於我東壬辰之役將兵征倭有再造之功  
 今過成梁故墟以愛烏之情傷感殊切神堂佛宇雜  
 於民舍內有一廟宇臨道倚斷石為門、上镌曰馬  
 神祠不知其為何神也居人見我一行爭相奔走前

後聚觀而婦女皆凝粧盛飾倚牆而望者千百餘人  
蓋舊遼東及此地僻於大路罕見東人故觀尤倍益  
衆也有以金字榜門其前雙立綵畫十丈木者凡四  
處乃燈科人家表門如我國立孝竿之類也穿過外  
城五里外城之外鑿渠引水以為濠今亦涸廢矣又  
行數里地勢漸高有山一麓自盤亞岡山落脉伏而  
復起廣可數里其上有廟曰北鎮廟所以祀亞岡山  
神者也○攷廟庭碑曰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封葬  
山以祀焉醫巫閼即所封十二山之一而為幽州之  
鎮在天下之北故曰北鎮唐玄宗封其神為廣寧公



後又尊為廣寧王歷代皆祀之明太祖因舊基改建  
殿宇永樂十九年毀舊而改創焉成化嘉靖萬曆之  
間屢加增飾康熙十五年又重修之雍正二年益廣  
其制大治殿宇至今年工役始訖或謂雍正帝為親  
王時將往瀋陽宿于此廟、神夜現夢曰汝當為天  
子覺而異之心自負焉及纂位以為、廟神所佑德  
之遂開拓其廟宇鑿石為門若虹霓者三侈麗其甍  
桶以報之云語雖不經亦可備異聞也周以彩垣、  
高數仞下築以土兩染以丹上築以甌而塗以堊墜  
之如環紅白錦帳周成一里殿宇凡五重而皆有東

西廡其第三殿奉北鎮神塑像衣冕如王者服章第五殿奉男女塑像而女神衣翟褙第一第二第四殿則皆空虛或設朱卓而已丹闕環殿被隔一岸宏壯華麗肅然而嚴密然而廟庭皆鋪以白石平然若鑿削焉刻石為欄環遶於庭之左右第一殿之左右連三層閣左懸鐘而右置鼓中有碑閣即肅然御製御筆也殿門上石板鐫曰北鎮廟者亦肅然御筆也殿東西隅有奇石對峙其形磅礴古壯高可五丈長可一抱東曰仙人巖大鐫會仙序三字前刻呂仙像石仙者指純陽子呂洞賓也故亦名曰呂公處或問

實所遊之地歟其上可坐五十人西曰翠雲屏彌補  
天石三塔大明學士張學顏筆也巖面多古人詩刻  
而下段刻三韓金龜詩金龜遼東人也巖下有穴開  
東西若門闕人從其下能前出入焉登巖巖頗瞰舊  
廣寧城、之周圍幾數十里中有二塔聳出烟靄杳  
茫中又陞盤至閑山障山皆奇巖依石龜立兩峰密  
似皴似皺千迴疊嶺萬狀玲瓏或疑斷削或疑雕鏤  
其奇勝之形令人可愛踟躕不能遽離矣日暮行迫  
不得登曉約以歸時一登焉北鎮廟之東有一寺極  
蕭灑一行團坐庭中少憩寺僧追茶笑既出寺門日

已昏黃西南行十五里抵新廣寧府驛丞李士傑家  
副使令公以直路先到待之久矣新廣寧未知何幸  
所設而在明時於舊廣寧駐大鎮後於此屯小鎮以  
遼衛者也康熙帝往來瀋陽時以為新廣寧非直隸  
乃於此新設站而移舊廣寧之庫云今廣寧知縣陳  
正簡也其下官負有訓導典史各一人民田之稅黑  
豆粟米合四千七百九十石軍年二百十四石云○夜  
程璠來見余問曰聞蒙古作亂至於掠地云然乎答  
曰不然傳聞之誤也又問曰貴國皇帝年幾何曰五  
十也又問曰皇子皇弟幾人答曰不知也蓋璠知余

之欲問集國事情故不有道焉托以不知也又問曰  
聞貴國有李需霖者與其子侄講學齊魯向其萬端  
策流傳天下余亦一見焉能知尊朱子頗可尚尊亦  
見其人而讀其文乎彼亦有門生弟子乎璵曰淹亦  
見其文而其人則所居之地遠故未嘗見也信而從  
學者頗多云矣璵因曰淹略言文子而亦講論賣買  
未知尊意如何余曰郝人迂儒也空手而來無可賣  
買奈何璵曰尊何相欺之甚也以郝人為不足與論  
耶余曰尊以余為商賈乎吾居於小國懷抱鬱鬱故  
所以為此行者但欲一見古中原山川以快吾心目

也勤請雖切其於空手何哉程瑛曰豈謂商賈哉然則行中諸老爺皆空手來耶余曰不然獨吾空拳耳同行諸人或有所齎曰金萬兩者有齎千兩者少者或齎五六百金而來則有交易而余則不唯不能亦不為也我東方則士農工商各異趣而不相混雜安有讀書之人遊什一之業爭錐刀之利哉吾聞求利必於市求名必於朝君若欲講什一之利須往尋大賈而相確也瑛見余言把筆點之曰若然則吾誤聞之也余曰尊乃大國之秀才又大賈之孫而汲汲然惟利是道何今日大國風俗之如是也豈所謂風以教

易者耶璵大笑曰吾居今世為今人亦從俗耳豈可  
俯首忍飢甘貧以終年也余曰貧者士之常固當甘  
之如蜜豈可改之為惟利之趨也璵曰吾且問於尊  
貧富二者何樂尊又何取焉余曰孔子不云乎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人情不甚相遠豈有厭富而樂貧者但有命焉以求  
之非可得也璵猶乞之不服曰吾聞生涯則范蠡不  
辭富貴殖則無傷乎子貢之墮也余曰鄙人不知忌  
諛請正言之尊可謂巧於飾非者也璵笑曰鄙人亦  
非不知尊言之為是而但迫於貧窶不得已而為此

也蓋瑛業高賈故其言如此余曰傷哉第也因問曰  
尊之文辭頗勝要何至今不中進士也瑛曰貴國進  
士非我國之進士鄙人則意欲以一秀才敵尊之進  
士也然此言太無禮幸恕焉蓋大國則進士與及第  
無分別中初試則為舉人中會試則為進士及第今  
余未得為及第故瑛之言所以如是也余荅曰尊言  
實截而但有不相知者尊能文而不得中科甲故問  
之也豈敢以么麼進士自多者哉因曰尊見鄙人之  
文亦可用之於大國否瑛曰立談之間文辭甚好雖  
在大國固滿為大儒然過於大國則不可也余曰及



亦不敢說被辱過之乎又問今中國之言自三代所傳者邪末世之方言邪瑛曰此自三代所傳來者也尊若未之信試問同行中知漢語者且貴國言語與中國孰勝余笑曰彼此好惡皆溺於所習尊之不好我之言如我之不好尊之言也瑛曰又請教焉自古聖賢之君生於中國乎生於朝鮮乎余答曰古則聖王誠多出於中國而我朝鮮沐箕子之化因為禮義之邦風俗習尚不讓於中國小中華之稱聞於天下又我聖朝自立國以來禮教大明弘儒大蹟踵武繼亦接有宋程朱之統而治教無愧於古周今日我東

方雖謂之大中華非僭也竊恐不可以小國而蕲之  
也自宋以前則聖賢生於中國而自宋以後則聖賢  
生於我東惜乎君上不得被我朝鮮之化我程瑋曰  
箕子誠聖人也而此之我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則固  
不可過焉且但聞中國聖人之傳及於朝鮮未聞朝  
鮮聖人之傳及於中國也余曰以古言之則君言誠然  
矣以今言之則不知朝鮮當學中國耶中國當學朝  
鮮耶尊每以古之中國自多是何異於杞宋之廢孫  
自誇王者之高侈然求勝於周天子哉今朝鮮上有  
殷周之治下明程朱之學若王者興則必來取法幾

何而朝鮮之聖人不傳及於中國也君尚欲誘其辯  
辭以小大爭勝邪瑛見畢數三點頭不復言余又問  
曰尊以大蹟之孫衣冠非復中原之古制其心何如  
也瑛赧然辭顏從而對曰雖傷之甚切亦復奈何存  
何余又曰副使令公見尊之昨日與余同答者嘉之  
欲一見尊且欲以紙筆奉之今日則甚深矣尊其於  
明日更願也瑛曰鄙人之言何足以辱大人之一笑  
也大人未及一見而已許心既厚意深感而受之無  
其義敢辭余答曰曲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君其無辭也瑛曰辭受取與士之大節決難敢受也

夜已深明日復來受詢矣即辭去而已難報晨矣  
我東之人皆知遼東以東卒為朝鮮地而不知遼  
河瀋陽亦朝鮮地又不知舊界之從某至某文獻  
之無徵實我東方之羞耻也今行得見盛京誌曰  
朝鮮舊界直至瀋陽府東南此則以太子河謂朝  
鮮之舊壘此則全未知事案也不足徵信攷綱目  
隋煬帝伐高句麗時於遼水西拔高句麗武衛進  
置遼東郡及通定鎮云武屬遼者蓋高句麗置巡  
軍於遼水西以傾華兵之渡遼水者以此觀之則  
朝鮮舊界不但以遼河為限也又攷遼史曰唐蘇

定方代高句麗據取遼西羊腸河及黑山之其言  
失於考訂頗爽竊蓋魏定方於唐高宗顯慶五年  
庚申滅百濟其後八年魏章戊辰李世勣伐高句  
麗滅之遼史之言魏定方代高句麗者誤也蓋遼  
河以西則失於隋煬帝遼河以東則失於唐太宗  
也而遼史之言定方破遼東取遼西之羊腸黑山  
者又誤也是人事皆訛傳矣然但其以羊腸黑  
山謂高句麗舊壤者則必有所據也又攷中原方  
輿勝覽分遼東遼西郡遼東即周武王封箕子于  
朝鮮地界也遼西即古邪竹國地也以此觀之則

朝鮮故地當與孤竹國接界又隋煬帝所奪遼東  
郡及通定鎮皆在遼河之西則羊腸河黑山廣寧  
等處當在其中然則我東舊界其在廣寧之際乎  
蓋廣寧三代時本獯鬻地而武王封箕子時至廣  
寧為限焉獯鬻之地則其前或見奪於朝鮮歟抑  
屬之中國歟今不可考矣廣寧見奪於隋煬後屬  
於中原唐亡後連為契丹及遼金地還為我伏之  
方而不屬於中原至元時復屬中國焉  
我東謂之三韓者以馬辰并三韓分據故也而其  
國都處焉韓之都益山外皆不能的知今以萬壽

寺碑稱三韓地者與金龜詩之稱三韓人者觀之  
我東人之但以湖南嶺南為三韓地者殆非也又  
念漢武帝伐朝鮮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  
四郡後世東方之人謂樂浪為平安道玄菟為咸  
鏡道臨屯為江原道而朝鮮為境既以遼西為限  
則意者遼東瀋陽廣寧之間其真番古界歟或以  
漢書有云遼東、玄菟、真番而為實乃謂真番在遼  
東之東其說似是而亦不然以漢書觀之而遼東  
之與真番接壤可知矣郡名真番者以與真番相  
連也漢時則遼東固屬朝鮮矣不以界接中原之

遼東為郡乃反棄兩趙境取豆滿江以後之地而  
置郡郡余以事勢度之似然記之以俟博古者

○十三日甲午晴日氣頗暄日出發西南行十二里  
渡腹河廣可數十步渡河百餘步有村曰腹河舖行  
五里路右有方城周可一里而多頽圯城中人  
甚稀又行二里過常興店村可百餘戶村中有寺頗  
壯麗有碑額曰樂王廟入廟則居僧持月麟者以贈  
余請余就佛前藝香以禱之余使從者諭之曰吾自  
有心者不必更藝爐中者也仍還給焉其左又有一  
殿有佛禪體盤膝而坐有寺座僧又請余焚香余對



之又如前又行十八里抵閭陽驛朝飯市驛閭商頗  
殷富連亘數里餘矣驛至閭山自十三山之北雄祀  
峻馳道驛村北直抵廣寧北傷大路東走百餘里其  
間有龍王峯寶珠峰陞海峯分水峰陞聖岡綠荷峰  
等諸山通謂之盤巫岡而此驛亭正當其山之南故  
名閭陽也舊見方輿勝覽於錦州郡之下言出榆溪  
以東行南除于海北限秦山皆巖惡無樹木而主小  
忽高聳接天蒼翠妍媚全似江南山川乃驛巫岡山  
云蓋謂此山也閭陽驛為廣寧錦州二郡之界故各  
置舖兵一名村北有古城遺墟周圍尚存可二里明

時於此道畔矣今則廢矣因發行未及一里路左有  
碑門書曰錦縣界又行十里過二臺子三臺子四臺  
子五臺子六臺子皆間五里通二十里村、有烟臺  
故地石所以也又行六里抵十三山故城京誌曰十  
三山在錦州城東七十五里而峰巒十三故名之也  
蓋茫、大野中忽有石峰不知何來湧出地面森羅  
成削甚奇特可愛其北又有小崑崙山及雄鳳山按  
遼史曰遼穆宗葬世宗於顯陵之西十三山云顯陵  
者即東丹王突欲之墓突欲天性好讀書携書萬卷  
登臨巫閭山絕頂築室讀書名其室曰隆海亭即世

宗之父而庸明宗賜姓名曰李贊華若也其墓在山  
中古有影堂今無有云○甯滿人黃國用家國用家  
富而多子孫性亦良順矣大抵渡江後店舍主人滿  
人則多淳樸漢人則多狡惡未可知也且陳人非但  
狡詐全無恩大明之意蓋明末法制苛細積失人心  
以致流賊遍于天下竟至宗社之覆亡匪風下泉之  
感焉有其既而亦為當時不得不痛恨也今中原雖  
陷為戎狄能寬刑罰薄稅歛且謹法制嚴禁令未嘗  
失侯於民以此民皆安之無怨叛之意無思古之念  
云噫雖諸夏之主失人則亡雖戎狄之君得人則興

可不戒哉○十三山鎭縣所屬也有舖兵二名知縣  
其有召其下官負校會典吏各一人征稅銀五千四  
百六十兩云

○十四日乙未晴日暄如春晚發踰小峴從山腰而  
下行十二里過禿老舖卽舍亘一里矣行十四里從  
水橋渡大凌河、際出蒙古地南流入海廣可三四  
十步深可行舟矣又行四里到大凌河店朝飯店舍  
橫一里餘村北有古城址周遭尚存村左有金字棹  
楔曰柏舟誓志其下書曰康熙壬寅菊月文林郎錦  
縣太府 上四 為故張文祥妻侯氏立蓋所謂烈女

門也胡處示知貞節之可貴所謂秉彝之性無間於  
華夷也又有一碑門而上層書曰宣降聖諭下層書  
曰義學宣降聖諭者謂布朝廷政令處也義學者如  
古之校宮講堂而今只有其名而無實云因發行由此  
原行四里路左有巖如人之高一丈前面有刻兩字  
刻不可辨又行十里路右岸上有古碑環立即所謂  
四同碑蓋明萬曆時王盛宗為金縣都指揮王平為  
都指揮同僉刻皇帝勅諭之辭而立之左前者王盛  
宗勅命右前者王平勅命萬曆十七年立左後者王  
盛宗勅諭右後者王平勅諭萬曆十五年立前二碑

傳年号下刻御寶曰廣文之寶後二碑曰敕諭之寶  
四碑一是申勅勉戒之辭而每碑皆有撫恤軍士防  
禦口口八字而防禦下兩字皆斷鑿而滅之使不可  
辨蓋指今清人為建虜故清人削之也然為惡之恒  
與其碑而拔去之乃留其碑而削其字矣亦可見  
清人之潤略矣敕命中指廣寧十三山中前兩中後  
兩等為要害處而飭其守備蓋禦清兵入來之路也  
龜趺皆被破而碑則尚完謂之四同碑者以四碑事  
蹟體樣皆同故也噫大明自中葉以後清人猖獗隱  
然窺伺未嘗一日忘中國、亦未嘗一日忘北虜

其制樂之衆無而不用其極竭天下之力而拒守者  
惟在北邊而竟亡於北虜之手誠慨惋也碑之南十  
步有石鋪於路上平然若掌者幾數百步矣行十里  
過雙陽站村舍纔數十戶宿滿人正黃旗東世蘭家  
初昏上使與書狀會觀倡優戲一行時會之故往見  
之則倡胡隱身於帷幙中從帷內出偶人長數寸許  
者以弄之或男或女或僧尼或華人衣冠或胡人裝  
束其態千百而皆能跳躍步趨坐卧跪立或相樓抱  
或相舞蹈帳內設雜樂甚喧噪其炫詭之狀恍惚奇  
巧而皆妖賊不過誑誘小孩子不滿老成者一笑未

及食頃即先歸

○十五日丙申晴自昨夜有傷寒之漸請行中醫官  
金鎮雄診脉朝服荊防敗毒散一貼晚發西南行三  
里橋渡小凌河其源出金縣其廣比大凌河纔三之  
二而亦可以泛舟矣去海纔十里海之東邊即我國  
宣川郭山地也大明末水路朝天時我國使船或來  
泊於此比之於泊登萊州則去北京稍近而水路之  
險甚於往登萊云其水之南有土城舊基周可三里  
相傳清人怒守將之監守不下既拔皆屠之云行十  
六里路出原上而西望十里外大海接天即渤海上



流而我國之西海也又行一里至松山堡朝飯村舍  
幾百餘戶古有城郭而今皆頽圯焉皇明初設千戶  
所城周三里城四門曰建威門今無復遺址但一隅  
尚餘熟樓矣行十七里路右有一峯聳起上有烟臺  
尚完又行一里過杏山堡村在阜上而蕭條只數十  
戶亦有古城周二里而今皆燼矣

皇明與清人交爭以來唯松山杏山二堡之幹焉  
最大而松山堡之幹我 孝宗大王所親見者也蓋  
王化貞敗清人于廣寧之後袁崇煥孫承宗相繼  
來屯於寧遠衛以禦北虜幹固不息自大凌河至

高橋僅百餘里之間為戰場者三十餘年 倭頑  
末袁崇煥被讒而死祖大壽代守寧遠其第大同  
府松山堡大弼府杏山堡大成守塔山而大壽多  
怯而無謀守禦乖方竟使松杏塔三堡皆敗三帥  
皆戰死清人怒其屢年堅守廢人物而夷城郭聚  
三堡間積屍而築京觀焉至今白骨累於荒溪  
野州之間冤氣鬱結不散悽慘極矣行若真無  
聲而若鬼泣魅嘯令人髮墜而膽掉矣錢牧齋作  
孫承宗傳叙其死節之蹟甚詳一家皆為賊死  
者凡十九人之每讀未嘗不掩卷齋咨今過此地

不覺曠感而傷懷矣按一卷龍記云松山僅明將  
祖大業所守而被陷處也大  
集及誌承曉皆厭居可恨大業後欲有為力盡而  
神死然不足洗兩膝之耻云此就少異姑錄之  
以備  
各攷

行十里渡十里河即小溪也行二里南望大海中有  
一小高峰嵯峨嵯峨婉婉宛然如畫名丫山云行六里到  
高橋僅未至村舍一里有古城周可數里城外云有  
一寺無村家矣宿滿人梁陳周家

○十六日丁酉晴為觀日出鷄三鳴即發行晚月如  
練坦路如砥顯赫潤潤眼界無礙矣行中十餘每令  
先使行雜發而今日則使行之發已早故十餘亦同

發一行蓋連亘數三里且胡人行旅者駟車鞭馬雜  
錯駢瀆千蹄萬轍跋冰踏霜而去亦忙觀也且身着  
戎衣乘駿馬長驅大道而前後車馬簇擁終擇向北  
京而馳依然若成我孝廟遺志駟千兵萬騎已懷  
復遠東蹴破藩陽今又往征燕京者此雖設意妄想  
而頗若爽快矣行十里啓明始出又行二里到塔山  
山不甚高而平耕但穹然為阜距海纔五里也一行  
憩于路左待日出路右有烟臺半額堆磚如山余周  
行其形址高度始得之功力一臺費千餘金云耆良  
非過矣眼底滄海渺茫不辨涯涘海島中丫山

之上雲霧往來如張蓋如展幔倏忽舒捲隱現明滅  
俄頃之間變化千萬是日天無點翳雲光月色掩映  
海水間各呈其態極點清曉光景以娛遊客笑倚之  
良久東方漸白晨光乍開數十里海濤通為赤光漸  
熾煌煌燦爛如鋪去紅氍毹十餘里目境恍惚而已捧  
出日輪於雲霧蒼茫之中其自海欲昇之際看若辛  
苦然如出海復沒如昇天還墜其狀若乍長乍廣或  
兩首大兩中細如圭形宛轉不定而輪大倍於巨盤  
及其湧昇于天也其下萬頃波濤愈覺浩蕩如攪如  
沸彌光彌輝爛然若鋪金曜日光照水、中宛然

更有一箇日上下相映絢爛惘惘目不能定睛矣但  
海中丫山客既端妙顏亦平正婢媼可愛而眼界為  
之障礙可欠也余則常於興陽八英山觀日出則使  
令公則觀於嶺東杆城而其逼近咫尺軒豁呈露者  
皆不如今日之見真下界壯觀也何最無日出何地  
不見日而當以此處所見作第一觀笑但文淺辭拙  
不得以筆力模寫真所謂日月之光不可以摹畫也  
瑞光初昇陸之嚴畏溫乎可愛肅然可敬不期然而  
自然者何哉以其照臨下土神君象焉爾見其象而  
猶如此况真見其君也哉此所謂人之秉彝也世之

或慢於君父者未知其棄得何許心腸也日高四五  
丈後始罷觀乃發行過塔山店：村故殷富矣今頗  
蕭條而猶過百餘戶有古城即寧遠衛中左千戶所  
大明宣德五年指揮李姓所築也周三里而今無遺  
墟焉店村之北岡闊櫛比頗似邑都矣行五里渡朱  
柳河廣繞五六里且甚淺而但與海相連每當潦雨  
輒成大江海中大魚溯流而上居人以手掬取云河  
上人家繞二戶僧舍三楹中安地藏菩薩其後有水  
假山極奇巧若干重疊嶂矣行五里過卓羅山店村  
二十餘戶村東有一庵新構甍壁粉牆柱為蕭灑庵

後有一峯而上平下圓如積土成形曰卓羅山路左  
距大海纔一里而近又行十里到連山驛朝飯村舍  
巨穀里村南有葫蘆峰西有皆市山北有天山驛  
名連山者以諸山相連故也因發行一里平野周迴  
可五里而烟臺之列于四方者凡九所矣行四里渡  
五里河廣可十步行六里有橋跨巨壑曰長春橋垂  
楊夾左右者幾一里餘居人相傳古有一女子早寡  
而不嫁財願殷富贅傭雇人種柳道傍以蔭行旅至  
今茂盛暑日行過者賴以憩息云又行錦里路東西  
有驛門西者書曰寧遠衛界東者書曰金縣界又三



里過渡石城、壞而只存一隅、蘇樓村幾百餘戶、欲  
觀亭、溫井捨大路而左、踰峴入谷中、西南行四里  
原上有孤墳、前三尺碑、外十步立石門三間、  
又百步外、甃立石柱、高可數丈、過此、凌有墳墓、則  
大縣類此。○又行數里至溫井、築石垣以護湯、使  
水不泄於外、蓋方數間、餘深一丈餘、而水溢地中、湯  
澎湃有聲、溫滴如沸、其氣若飏、薰若窰、蒸細霧、鬱鬱  
熱氣逼人、飲之若沸湯、其味似稍勝矣、湯之北、造大  
屋數十間、引水地中行、貯于屋中、作浴室者凡三所、  
又別為浴室者二所、蓋分男女所浴處也、浴室下有

穴令開塞以注水疏水為大率水之大也屋之廣也  
制樣之巧也法度之備也比諸我國溫陽溫井不啻  
勝十百倍而有餘矣其北湯方有浴者五六人焉康  
熙十八年僧徒重剏此屋有石碑略記靈液之神效  
及重修事蹟而文字陋澁不足觀其牆外有庵居僧  
掌其湯矣此溫井即宣明時所謂溫泉也  
湯水流於牆外者若川而難遠流而熱氣尚如細霧  
也○西行五里達金汗村臺到寧遠城城其內外西  
重而內城周五里外城九里東門曰南門曰  
西門曰北門曰城之四隅各設層樓皆

明時所作也。城之南築長垣，之南為教場。而今則廢矣。從南門入城中，有石門東西相向，甬路大路。右長虹，即明寧遠都督祖大壽牌樓也。高十餘丈，廣數十步。門上設四層樓，第一層刻至音二字，第二層左右刻國家褒獎之辭，第三層刻誇詡四世作都督少傅之辭，第四層刻四世追贈元戎職。啼左右柱對刻一聯曰：國倚干城，重朝存鍾鼎；譽設袍宏，麗工作奇。以其華侈，可與北鎮廟石門相伯仲。

想大壽之出寧遠守禦時，圖勢之岌，業殲酋之梟，倖已有存，難文之形，雖使大壽盡力報國竭力。

禦虜尚患不能成而乃反修然自大糜財勞民作  
此無益之舉顧其畢竟身與名並戮家與國俱顛  
者不亦宜乎難以渠之所刻宣勅中獎諭之辭觀  
之朝廷所以濟信於渠者為何如而其所作為之  
事乃如此其他可知是其可以人國之興亡全歸  
於天命而已也哉世之以方面之重委任於人者  
可以知所戒矣

蓋金汗既奪瀋陽軌南下欲長驅而燕京而每為  
寧遠守將袁崇煥所阻崇煥善於應變敵來則勦  
殺敵去則滿襟屹然為北塞長城金汗雖有百萬

強兵無所施計通謀從反間朝廷中汗之計信其  
反間殺崇煥而以祖大壽代之大壽者故名將祖  
承訓之子自其祖曾皆為都督所謂世世將家朝  
廷以名使之方以為得人視之如干城而彼修然  
矜驕立此牌樓以為誇其家世侈人耳目之計恬  
然不以軍事為意金汗視大壽如孩童若將玩之  
股掌之間既敗三僅戮三帥登寧遠城東山築將  
壇高踞以俯臨城中大壽惶怖失措遂舉城降改  
都事虜云汗之所築將臺至今歸然府廬城中其  
左右亦有烟臺矣

宿驛丞江取珠廠其家甚陋瓦重門疊屋不知其幾重  
凡所過驛丞家皆然譯官云驛丞皆如我國察訪者  
或云如撥將之類每站皆有之又云凡驛丞之家自  
官治項以買或云非私舍乃官衙也其家中門兩扇  
皆貼榜文右邊者即使禁止守令之貪婪者左邊者  
使禁鑄銅器者兩皆皇帝詔旨也其左邊所貼詔旨  
略曰民生資於日用苟莫要於錢而以近日民間皆  
用銅器毀錢以鑄之故錢甚貴朕為是問焉曾有嚴  
飭而其習尚如前云是長民者不悉心奉行視朕之  
言若紙上文具之故朕甚慨焉自今以後民間若又

如前用銅惡則決不容貨為私輸云云以外面觀之若出於省費從儉惜財恤民之意而吾人輩言雍正帝是貪財今年鑄錢而勒買民間銅器鑄之以此民怨多矣其禁民用銅器者蓋欲聚銅為錢奪民以補國用之計云而以吾意思之則其言之不然者有三焉燕中公私用大者則皆以銀貨罔罔業云錢之用始用錢鈔使雍正帝誠欲貪焉何不計於聚銀而顧屑然為聚銅鑄錢之計也其不然者一也夫錢貨貴賤在於國家之所為苟使雍正帝唯利之求則端復出貨泉之制使民間用幣以金銀龜貝如

王莽之所為而誰禁之者又豈區區禁民之用銅器  
為哉其不然者二也誠欲聚銅鑄錢則但令郡邑以  
民役度之使貢納焉足矣誰憚而不為反遷就為此  
令也其不然者三也況禁民使不得用而已則何關  
於國而若是疑之哉意者雍正帝素有貪財之名故  
雖真心為民之政人或疑之而然歟帝入柵以後見  
其俗皆用銅磁器未見以銅錫為器也今乃知其有  
禁令也然勿論其貪財與否其令行禁止於此亦可  
見矣○寧遠太守遣其子來現於令公陪從者幾十  
餘人問其年方七歲眉目清秀形容端麗叩頭跪坐



不失禮貌異於閭閻兒童兼有骨格極可愛而但剃髮戴兜最可惜矣襲重裘外著黑緞衣下著黃微袴蓋燕俗皆着單袴也令公賜之紙扇筆墨即叩頭而謝賜擇果少啖之而與從者焉○有稱秀才來見余者問其姓名曰賤人姓名吳宗周也又問曰昔年幾何曰二十三歲又問曰秀才讀幾卷書答曰所讀不過四書詩易也問所工者何文曰八股文也問嘗中發解否答曰未能也又問此城中秀才幾何答曰三百餘人又問曰其中能以善文詞名者幾人曰其數甚多矣又問曰拔類者為誰曰有李義仙者最稱巨

學也曰可得見乎曰先生就訪則可見也余曰先生  
之稱不敢當也但沿路秀才輩聞我使行之至皆爭  
來一見者蓋知我東國備保禮義之俗而尊慕之故  
也彼李美仙獨不可相屈耶答曰先生第一性見彼  
必來謝矣余曰固當就見也隱於行役不能自強奈  
何俄而進夕飯吳即辭去矣○江取珠願仁厚獻果  
酒於令公次勸於余索房錢亦不甚苛賜忙紙三束  
白紙四束扇子三柄火鐵一片而猶謝其多矣如昨  
日主人梁陳周者賜忙紙六束白紙五束扇子九柄  
火鐵二斤烟盤二具粧口一柄而怒其少終夜咆哮

紅螺山

不让人心善惡之不同有如是夫所過梁陳周者過  
半矣○寧遠衛皇明時大鎮也女兒河繞城東北西  
流復南入于海城西有山北有山紅螺山南  
有清涼山而紅螺山環三匝峰壑清秀云寧遠知府  
郭承燾其下官負學正吏目各一人征稅銀四十六  
百二十二兩云

大明崇禎間左朝諱官張煥以廣客官往皇都歸  
至寧遠衛時表崇煥守寧遠適值虜兵至城下張  
煥以路塞不得行仍留寧遠一夕虜以大砲毀城  
東北隅諸將走告崇煥、、吐自若不愛顏色乃

問曰壞者我何對曰幾百步餘矣乃會諸將進裨  
將一人謂之曰聞賊壞東城雞未鳴而必盡築否  
者斬裨將奉令而退諸校既出乃召掌布者一人  
辟左右語良久而止因言笑若無事高枕而卧矣  
夜未半告城已盡築張炫恠而疑之明朝往視之  
遠望則城果宛然完固矣近而察之非築城也乃  
以白布塗灰畫纍纍之狀於其上作大帳繞於城  
壞處彌縫無痕跡虜人朝起遙望大驚異以為神  
色沮氣奪焉時方盛冬湯水和土自帳中晝夜築  
輒數日而畢翌日大飭軍士約束潛令諸將分

領銳師襲擊虜兵大破之諸將皆凱還岸煥乃裝  
送張炫多助行資曰汝往矣今無道塞之惠矣炫  
遂歸道中果未見一胡騎其應機料勝蓋如此明  
殺如此良將自壞萬里長城以促賊亡嗚呼惜哉  
張炫官至知事富甲一國云此說亦申明世為我  
言之

○十七日戊戌晴晚發延城門出內城門額石刻曰  
永寧門外城門曰望門城外有祖大壽墓而周以  
墜垣者幾一里垣內老木星立向南為門、外為石  
門三個如虹觀又其外數十步渡立石柱其前百步

外又雙立石柱兩柱高皆四五丈矣路邊田中及原  
上有柩露桑者幾數十兩或白木或朱漆或以彩繪  
或以泥金書壽福於兩首彼既桑之於野而不泚頽  
又阿朱漆彩繪為也人蓋柩則事即定矣尚以壽福  
祈之又阿為也其中一柩載木處壞敗而朱朽之骨  
盈於柩內為之惻懷矣有河繞城西南廣可十步行  
五里過青墩臺野村繞數十戶又行六里過曹庄驛  
驛村之北有廢城周一里餘行五里過七里坂原上  
左右村舍連亘皆以土蓋屋矣行七里過五里橋行  
八里到沙河兩洲散村可百餘戶即明時寧遠衛中

右所有城周一里餘遺城尚完將發副房屋馬義州馬  
一匹瘁出即死於路上古書云此死反邱首以為唯  
此為偶然今行間之朝鮮馬之死於燕中者必東首  
而死云故不之怪矣今見死馬果然問之則臨絕時  
反卧而死云槩知禽獸亦有靈知故鄉之為貴也行  
一里路右田間有碑曰大清中憲大夫公神道  
碑東壁有一山橫亘于野臨海而止蓋路右之山南  
下者也行三里過乾溝產額舍不過十戶而屋額墻  
地空虛無人者我半焉因歲饑流離云行五里過烟  
臺河村家六十餘戶中有一寺而西邊浩堂有一老

娼婦裸體垂腹盤足據膝而坐東還法堂則諸佛皆  
乘馬執轡輒々然若將飛騰矣行七里過陞海店村  
在原上距海不及一里眼底大洋與天無際故曰陞  
海店一山橫卧海中長可四五里其上有煙臺矣自  
此從阜原行或高或低行一里登原上石鋪其巔矣  
又行一里渡曲尺河廣纔五六步河上有柳蕭條土  
屋三十餘家又行一里登原上有一大塔被於一阜  
自下至巔而不見片土但其白石五六行露脊於路  
上矣行六里過三里橋村可百戶村中聚積牛馬糞  
為高阜者幾十餘處過此渡柳、皆然蓋遼東以東



皆以高賈而業故不甚勤稼。遼河以西皆事農業。荷  
鐵鐮之有枝如人手指者相屬於道。凡馬牛矢遺於  
路者輒以鐮收而納諸資行。且捨其務稼而新於  
糞田可知矣。村中鵠鴨無數到處成羣。鳴聲喧聒一  
洞村中有帶弓箭者數十人皆下馬執轡而立。問之  
則古人曰瀋陽將軍方往。朝北京將過此故軍兵為  
迎候來待云。行三里抵東關驛。送城南門入門上石  
刻曰東關驛城皆額比周三里矣。宿滿人晁成忠家。  
夕後程琬來見。問其數日不來之由。程曰其同往來  
中後所故未得來。今始還來矣。目即辭去。曰今夜又

馳往中後所明當相待云夜與主胡隔壁而宿見啼  
聲婦人笑聲依然如我國聲輒忘其為異域也

○十八日已亥晴早發行晚月未落從路左東望海  
天一行赤色橫十餘里西南行五里過二臺子紅日  
始昇遂於路上駐馬望見雄塔山之兩已見者亦奇  
觀也行十一里渡六渡河廣可十步又行二里抵中  
後所程瑛出迎於路請入其店蓋瑛家在山海關  
而開店於此造毛冠與帽子與我東人交易亦商賈  
也瑛偶者而開店賣冠帽者蓋其俗然矣瑛請其兄  
見余曰是吾家兄也余見其人亦白皙美顏頗似儒

者據彼因其年問余名者久矣見余欣然帶笑以示  
相好之意余索紙筆書示曰與季子治異域之文者  
已久一見如舊也程見而點頭程瑗方與驛官商賈  
畢論物貨余昂羅歸約前路更逢焉○中後所有城  
周迴可四五里而大半壞矣明宣德三年所築東門  
曰色里門南曰歌薰門西曰詭澤門城外閑曠市肆  
橫亘數里我國所用毛冠帽子皆產於此其殷富亦  
一都會也常時留守軍一百名○城之北有村傳謂  
明將吳三桂所生之地其父祖之塚皆在此村後及  
明亡三桂舉義兵擊清欲復明室不成而敗死清人

據其塚而焚其柩遺痕尚狼藉云又或謂三桂既封  
雲南王階有復明之志而恐事竣後辱及墳墓先其  
期暗地移葬始乃舉兵清人果掘墓則宜慮無屍柩  
計遂止云未知何說為是且傳言之的然與否未可  
知也據三桂降清封雲南王後肆其叛清則其自  
為大司馬帝則非但不得為明之能臣即清人之叛  
臣不當以義兵許之又未嘗敢死竟以清人授其  
孫而後為清而賊則其不戢而敗死云者亦誤矣公  
之入燕時益明未清初事蹟未傳於東國如三桂  
等事東人漢然不知段落公亦不憑其傳說而論之  
致其錄如如下卷所論三桂事蹟亦不憑其傳說而  
別錄而後果下此但或先說陷地移葬三村則清人  
之據而焚之或無此也而或說陷地移葬三村則清人  
疑三桂王雲南後距中庚所屬所謂地移葬三村則  
相反錄不謂然於清人之耳目而能移葬地皆未可

知也又三桂之父為閩賊所殺未知三桂又何以收其屍而得喪其祖塋同葬一麓也然則其父祖塋云者又未知果然與否要之此皆傳訛也固未可證

朝飯後因發行五里過一臺子路左村東有烟臺烟

臺之上城堞之下有門如城門而小其門上石刻以

扁曰臺臺蓋烟臺示各有名也行七里過二臺子

三臺子又行六里過沙河站板橋店到葉家墳村西

北有一墳雜木多圍繞前有石門亭所謂葉家墳村

之名以此也路左有皇明大都督王承勛神道碑及

王王王王記功碑屹然相向矣西陞有一山

三峰突然起立其下諸峯亦奇秀仍為孱山蜿蜒然

環繞於一野間諸過去胡人或謂子見山或謂牛不  
山行三里渡口魚河橋木橋跨小溪矣又行九里抵  
西水河有二川並流數十步內故名之也宿滿人正  
黃旗杖慶裕家夕夜堂上譯及任譯等謂於山海關  
有預先周旋之事先馳去例也

有明義正統時修路  
書平段

四卷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四

○十二月十九日庚子晴今日將入山海關凡入關  
門與入柵時同須早到而後當不寒且過路欲觀貞  
女廟故夜半起促裝而發月方午矣日氣頗溫馬上  
露手而不覺寒行六里過普渡寺又行二里過前屯  
衛店舍夾路左右者幾半里路右有廢城周五里大  
明太祖洪武己卯都指揮曹王四仍舊基築之東門曰  
建禮南門曰四門西門曰四門邨置舖兵矣有石碑  
數面而最先者微不可辨也前屯衛即古大定路西  
州地也遼時為中京元時為大定中京金時為廣德

郡者也有鉅山西連山海關而東統前屯衛東北即  
三山俗謂之三山也自此達多石逆石中行渡小  
溪此溪當夏潦則漲為大海土皆礧破故近處多石  
焉又行十里過王家臺村幾數十戶又行五里過王  
濟溝舖舍蕭條數數十戶又行五里過高寧驛又行  
十二里過松嶺小松嶺抵中前兩朝殿有廢城周  
三里大明宣德三年指揮葉興所築東門曰司西  
門曰司其官負有城守佐領一人驍騎校一人筆  
帖式一人矣○程瑗來見索筆書示曰今日來路見  
日方出而月猶未落偶得一句詩而未能屬對故請



對於大方也。因書曰：日月兩輪，天地眼。余即書其對曰：詩書萬卷，聖賢心。因謂之曰：此詩二句，紫陽夫子寄手書以附壁者，尊以鄙人為孤陋，未宜得見也。以此相試，耶琬笑曰：非敢然也。豈以尊為未得見朱子詩而漫以此試之也？但以眼前即求其對，甫余即又應曰：雲烟百態，海山容。程琬點頭又曰：家兄與俺同來，亦得一句，願屬其對。因書曰：紅日照白月，陰陽相配。余即答曰：鄙人不文，請合日月兩字以答之可乎？乃於紙頭上行大書：大明二字以示之。蓋余每欲略示不忘大明之意，以觀其狀，而不可無端而發，莫

得階梯隋正鼎嚙不吐矣通瑛詠日月以請對故余則  
合日月為一字而上加一大字又特書于紙頭上行  
以示意瑛知其意即把筆抹去使不得見而後止因  
曰余必欲尊以九字成對矣尊托以不文只以謹詔  
卽之是不欲與鄙人酬酢也此以鄙人為不足與語  
也請辭去因欲起蓋程抹大明二字時目赴還所立  
之胡人軍頻察之處墨抹使不可辨者其意恐他胡  
僞觀者或情知余意而怒余也欲辭去者有矣帝俱  
不赦之意而難於為言故也於是余忘王章之為胡  
服者遂挽其衣坐謝之曰尊既知余意吾何獨不知

尊意也心貴相知言好不發置之勿復道可也尊意  
既索對請以狗尾續貂矣即成對書示曰青山臨碧  
水我洋誰奏盜璫雖是華人且大隋之禍所以難疑  
為胡服之故余心嫌之因眼前即景微寓非吾知己  
之意也璫口詠者三韻可者再曰有心哉白乎有心  
哉白乎尊可謂善為諷諫者回即別去曰行忙請至  
山海關後復詢笑余曰到貴城幸乞相訪璫諾而去  
○又行十里渡西水湖兩川並流故名之也行五里  
過王麻店又行二里路右西陲數里外有一峰上圓  
而上銳嵯峨而高嵯峨而艷簪出空霄幾十餘丈形

如覆鐘曰九門山或謂山上有巖有穴如門者凡  
九穴故名九門也○上使書狀將往貞女廟余隨往  
焉自此捨大路由左行一里餘到貞女廟下廟在石  
阜上蓋一阜陡起於大野中兩陣體皆巖石岩形老  
蒼硯磊霄然高大其巔三巖並峙為峯高皆丈餘廣  
各數十抱中峰刻陞夫石三序貞女廟在其下廟凡  
兩重兩廟安貞女塑像所謂貞女者即秦時此七  
郎之妻許孟姜也蒙恬築長城時七郎從其役死於  
其處孟姜往尋夫屍而長城之役丁壯死者積屍成  
阜不辨夫屍所在孟姜乃咋指出血遍點白滑於積

屍中漠然無相染者惟一屍點血即滲入於骨孟姜  
乃抱其骸而歸葬因自殺下從後人以為貞女而祠  
之也廟之四壁繪貞女事蹟者凡百餘幅末幅畫貞  
女死後夫妻皆為仙重逢於龍宮水殿之狀極恠誕  
不足觀又一幅畫孟姜持黃袍獻于蒙恬而恬受之  
之狀世人相傳謂孟姜以其夫死於築城之役怨蒙  
恬必欲搆殺以報讐而無其計乃製皇帝衣袍以獻  
之恬中其計以致得罪而死云事既暗昧且非史籍  
所載固齊東之野言而難以事理推之夫以扶藹之  
蹟在太子之位而李斯趙高殺之如孤雛腐鼠獨恬

之北何待乎受黃袍也况恬豈孟姜之儔乎孟姜若  
離蒙恬而陷之死則豈可謂之隨哉婦人之性難觸  
若孟姜者則貞節既如彼卓々豈智不近以知恬之  
非可仇又豈有以暗昧陷人之理哉又况恬見收之  
時手下有三十萬重兵而乃援命於一使者倘使恬  
少有跋扈之志一動足矣但免死而已雖即日加黃  
袍而豈有禁者顧恬乃曰守死不為先帝臣甘心就  
死寧有無端陷一女子之計而受黃袍哉其說之要  
蘊不滿一笑矣其理線左右懸長綽以金字橫刺一  
聯曰秦皇安在萬里長城築怨一姜女未出也千年瓦

石留景宋忠臣文天祥所題也廟庭碑凡三四皆  
皇明時所立而其文多詭誕備一碑頗典雅得文體  
且引淮南子為證蓋淮南子記孟姜事故也萬曆間  
所立也又一碑盛稱文、山之節可與孟姜之烈齊  
美即康熙時所立也三巖後建一大屋、上為高樓  
樓下大野開曠數百餘里秦城連亘雉堞、東望  
一隅接大海前臨大道北走燕京之車轍馬跡輻  
輳、鐸絡不絕登樓放眼亦可知天下之大中國之  
富而目境森豁物象繁華矣廟門外古碑長五尺刻  
只此石三字、畫為奇世傳為唐魏徵筆未敢信其

必然而亦千百年間矯健之筆也貞女之墓在老君  
屯之直南入海一里距廟莽蒼相臨與七郎同葬陸  
海中有石峰突起高峙其上蓋有貞女墓云孟姜與  
春秋時杞梁妻同其名其夫死於築城之役亦同焉  
真異事也意秦城之役丁壯死者幾千萬內皆化為  
虫魚與草木同腐姓名誰傳於世而隅范七郎徒以  
孟姜之故名傳于後世圖形立祠享祀無窮至今婦  
人孺子皆知當時有所謂范七郎者夫孟姜一女子  
而既能不朽其名又能使其夫不朽不殞而能然乎  
為丈夫而名湮沒無稱於世者可以愧矣○因發東



南行四里至所謂將壇下將壇者環平野中集小城  
高可數十丈周築五百餘步向西為一門、外集甕  
城而作兩重門城內四隅集甕為層階今譚而升降  
由階而上倚堦而望則長城一隅及山海關城之周  
連屬海者皆在眼下亦壯觀也古人云此金汗將壇  
也因其由曰汗既得寧遠輒欲盡有山海關以西而  
為山海關守將吳三桂所禦不得入因故築斯壇登  
臨以俯瞰城中經營攻陘之路云內以余觀之明非  
金汗之所築也何者蓋城門上有石刻三序而鑿滅  
之者是必門上所揭扁額犯清人之所忌諱與四同

碑同者故清人鑿滅之也此非金汗所築之一證也  
城內如鑿壕樣而深切可藏軍卒數三十人者凡數  
十所此則守而禦外寇者非一時外寇所為明矣此  
非金汗所築者又一證也是必明末為防禦清人而  
築之者而其後為金汗所登臨故謂之金汗將臺云  
爾也歟○西行四里始出大路過八里窪舖即在於  
原上有一巖盤院橫卧道中至村腰而止廣可十餘  
步長幾數百步色白可愛野性癖於石殆成膏肓每  
見一孝石而便喜欲狂矣自入遼野以來不得見一  
奇巖觸於北鎮廟見二巖於貞女廟見三巖於此又

見此石眼目開爽便欲下馬摩挲因心口相語曰癡  
我角之癖也以石為寶可以衣飢可以食耶即於馬  
上不覺自發笑同行驛官桑奉寧同余笑何事也余  
語其故桑大笑曰上舍見此小巖石輒張望如此  
行至孤竹國上清風臺俯看隰河十里蒼煙則不  
滿狂欲死乎聞其言飄然身欲飛矣舖村凡上中  
下三處而皆數十戶行六里未至山海關四里而南  
望澄海樓皓堞嵯峨其下海水涵涵路左西隘角山  
北走弗詳巖壯雄盤怒峙距路數里遠而其壯氣  
逼人若在股掌之間萬里長城周遭在其上與山俱

長麗譙園堵迷於墜中粉堞橫亘一山、與城俱壯  
矣常聞蒙恬築此城穿穴於其麓使其穴一行直上  
鎔鐵而隴其中今每輒貫在鐵串云今為二千餘歲  
而尚完固意者其言之或信歟由原而行踰一小峴  
白石鋪於路上矣自過墜海店陞、有阜原而山勢  
蜿蜒平夷由平地視之則高低雅甚懸而行路平然  
不知其為高也依然如我東平澤山川蓋野中之山  
例亦然矣到山海關外一行入路旁普蹟處止息送  
首譯以下入關通于將陞將送如干雜物矣久而不  
乘余與同行數人出庵門遍步街上見關門外有石

橋連踞石欄上車馬行人填咽於道少年女子戲粧  
跨馬無韁夫而執轡往來者無數焉有兩胡背負黃  
袱步而前行官人乘馬隨其後兩戌行者凡六而  
其中二人插孔雀羽是奉香祝往瀋陽順治陵者也  
望見山海關城往略有所觀缺處不修築焉聞康熙  
時榆關北邊諸城頽圯者請改築康熙帝曰無徒勞  
民為也中國本無定主予視中國猶逆旅焉塞漏補  
破姑過目前好矣汝輩視中國如宦家世傳之物欲  
為萬世計耶不許修築云矣今所以沿路所見驢之  
其言似信矣此諸秦皇之築長城其智愚為何如哉

不可謂夷狄而無人也明崇禎時吳三桂守山海關  
而李自成起於南方陷北京毅宗皇帝殉社三桂降  
其於汗請援北京汗許之而不欲入關曰壞城兵乃  
入三桂不得已毀山海關城納清兵余恒未知金汗  
不欲入關門之意今日見之誠老酋之多智也蓋關  
門有兩重而其間幾半里門內府庫園囿夾路櫛比  
若三桂之求救不出於誠心或如陳王恢鼎鑪誘襲  
之計汗兵半入關門伏兵以擗之可使隻輪不得近  
汗之不欲入者蓋慮此夫關門去陰海樓可十五里  
其間但為一字城內無人塚毀其城則便為坦

路既無所障蔽可擇設伏以襲之慮又可以驗乞  
援之出於誠心與否驕虜用兵計無謬策如牙此其  
所得天下也歟成之為納清兵而毀撤處同諸譯官  
無知者同於胡人亦無指之者意者當時所毀者其  
必在山海關門及澄海樓之內歟

吳三桂既引汗入關雖遜賊自成而大明天下因  
失於清人真所謂開門納賊後之追議者甚紛紛  
謗之者則曰三桂之為此舉怨自成殺其父惡於  
報私讎不復為天下社稷計作此妄舉明之止非  
止於清人乃止於三桂也不忠之罪孰大於是其

負君謬國難耀髮難贖其怨之者則曰李自成贖  
其父丙名之三桂以義絕之其心可見於謝其父  
之書謂惡於私離而不顧天下社稷計者不亦晚  
乎且自成於三桂為援父之離而獨不為弑君之  
離乎當自成之席捲天下而陷皇都也勢方陽張  
三桂區區守一方力不足以討賊顧天下無可告  
訴不得已假清兵為恢復之計畢竟天命已非未  
伸其志幸而成之則為申包胥不幸而不成則為  
吳三桂、當日之事可悲非可罪也云又同行  
譯官中有自其父與祖往來燕京間知明亡時事



者為言三桂之召清人入關其智謀方略有大過  
人者蓋三桂將重兵獨守山海關者為禦北虜也  
不意流賊陷寧都三桂欲入援寧都則清人將鼓  
行入關蹴我之後前後受敵雖智者不能為計欲  
分兵獨守關門以其半入援則兵力寡弱進不可  
以滅強寇退不足以禦北虜雖使古之神於用兵  
者當之必無兩便之策於是三桂托名乞援曲從  
其言毀城以納清兵順其計蓋欲使金汗與自成  
合戰自寧麾下大兵而躡其後並擊二敵而勦之  
矣清兵一入關門如風驅霆擊一鼓而掃流賊再

鼓而撓六合三桂無所施計逆裔志未伸其終未  
得成者天也而其始計也誠非局促小智快量所  
可辦也世人只以成敗論人之類曉然從後雖  
黃之只見其不知量也云余因念諸說而參究之  
其言各不無所執而皆未免拘於一偏之見何者  
若使三桂急於和離不為天下國家計者當自戕  
廢父以召之時必不顧已任之重舉兵以降於自  
戕以活父命而既自戕廢父以召而不往則其心  
只知有君不暇顧私親之死生只知已任之重不  
復為私家之慮若是則酌量於君親國家之孰輕

孰重而計之審矣其片一為國之赤心雖父死而不顧則又豈為私離而不顧天下社稷也哉以前則雖可以活其父而為天下社稷而不為之以後則父既死矣而乃不為天下社稷計而急於報私離耶此三尺童子所不為也誘者之說太過矣余又不知三桂當日所為其心果欲階清援以為恢復之計耶彼自成不過一時屈起之賊難於倉卒之間陷皇城而真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者其勢必不久矣若建虜則其睚眦而窺伺中原者尾幾年矣兵強國富其勢必并吞天下而後已矣

一入閤門則不可復制之狀在待明者而後知之  
且彼清人若猶虎豹豺狼之不可納之人家今有  
一丈夫患強盜之入其家而無制禦之策乃引虎  
豹豺狼之屬而納諸家藉其勢以逐強盜之則  
走矣而虎豹豺狼必盡搏食其家之人而後止矣其  
禍反不益甚於強盜乎三桂之台清人何以異此  
人事既錯誤天數奚暇論也怨者之言亦偏矣蓋  
謫之者見其妄舉而僅與其忠心而疵毀之怨之  
者見其忠心而並與其妄舉而庇護之也譬諸治  
獄之官彼則太宥此則太搆二說皆非公平之論

也三桂乃明末之梅善用兵者余意則當日之計  
必有所以也譯官傳聞之言似得其時事情而此  
亦其失計大矣其敗固矣余試問三桂欲引清兵  
與自成一時俱滅者耶三桂之守關拒虜者凡幾  
年而平時亦未聞有禦胡之神策況於倉卒危憤  
之際而能制其命乎一猶難制況二強敵乎其不  
可俾監審矣不然則欲借手於清以除自成仍從  
而勦清虜耶此卽宋義叔趙之餘策真項羽所謂  
趙敗則秦益強者也其不成又明矣於斯二策無  
一好者其志雖大其計已疎其終覆國也不亦恒

乎雖然自成質其父而合之也能操義却之及明  
亡之後清人封為雲南王而耻為臣不費千乘之  
享譽義兵伐清謀復明室卒敗而死事雖不成其  
義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此足以贖誤事之罪余  
故曰三桂志大而有才疎忠有餘而智不足也此按如  
議論蓋三桂未精事蹟無傳於東國但得之傳聞  
皆以三桂為崇義兵不克而死凡捕納皇朝子孫  
及自立為帝與其子之南王桂王諸事莫不問焉  
又不知替帝內以壽終至其孫世孫始為清一  
滅也故  
之言亦如此  
或曰曰三桂當日之事宜何以處之  
也余答曰中原消息秘而勿泄使建虜不得聞自  
成之亂以獨一故兵並出一城之危弱婦女分所

山海關擇一忠義有膽略可信之副將而任之張  
旗鼓嚴刁斗而其守禦之具毋如母損一如前樣  
以泯其跡乘夜潛出鳴放疾馳則五日可到北京  
擊破自成雖不幸見敗於自成隔汲以死亦將無  
愧於吾心無譏於後世也況彼自成乖亂屈起跳  
跟無遠略且軍無節制殘賊嗜殺決非三桂之敵  
又況三桂之軍激厲義氣忠憤塗々則靡無不克  
自成之理其同幸而金汗不覺而関門無恙則當  
即遣兵守之如故若不幸清人已破関門則亦可  
以因掃流賊之餘威再鼓六軍之勇東向迎擊一

還又飛檄四方以告天下勤王之兵以圖恢復其  
成其敗惟天在耳雖未可以人力期必而大可以  
破北虜遂出關門之外復興國運於既亡之後小  
可以攝輔福王歸保一隅若諸葛武侯之煽漢炎  
既灰之後能延六十年如綫之餘運也又不幸剛  
當敎負帝沉海如宋之陸秀夫亦足矣惜乎三桂  
智不出此無謀之甚宜自愚於關門而納賊也余  
今以空言寓為大明慨嘆之意嗟夫  
論者又或以為三桂不往於自成之台立見其父  
之死欲忠而傷孝此與趙苞同罪蓋漢靈帝時趙



苞為遼西太守至郡遣使迎母遇鮮卑萬餘人入  
塞虜掠初奪苞母為贖載來以擊遼西苞將出戰  
既對陣鮮卑出其母以示苞、悲涕謂母曰為子  
無狀欲以寸祿奉養朝夕不意為虜於母首為母  
之子今為君之臣不得顧私恩而敗忠節惟冀萬  
死無以贖罪也母遙謂曰人各有命安得相顧以  
虧忠義也汝其勉之苞即數而進戰摧破敵人其  
母遂為敵所殺苞歸葬其鄉人曰食祿避難  
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而何面目立天  
下即恒血而死或者之論蓋謂三柱之不顧其父

之死猶趙苞不顧其母之死之痛也然余謂三桂  
與趙苞事則同而其兩處之地則不同趙苞則非  
而三桂則是也彼趙苞則守遼西一郡一郡之存  
亡不係於天下之興敗其母之死生惟係一身之  
向背惟當酌義理之輕重以求活母之策可也鮮  
卑之來擊遼西非利其地也且為一時虜掠而來  
則其所欲者不過乎貨財牛馬而已為苞者當傾  
一郡之財以請贖其母則以虜人嗜利貪財之心  
正中其欲矣豈有不從之理哉若又不從則惡以  
一張疏暴其心從人間行奏國家因詣降以全其

母之命而後徐、誅歸亦宜有不可執苞不知出  
此思能推刃而賊以挑其怒使其母為胡虜之魚  
肉雖以趙盾弑君之誅加之吾恐苞之不能自明  
也三桂則不然吾一降則天下事無復可望焉可  
以顧恤其父之死也三桂之所以處之者蓋亦有  
所審矣豈可與趙苞同日道哉天地之間莫重於  
君而性、社稷重於君又莫重於父母而天下之  
事性、有重於父母者其所遭之事雖同其所處  
之地不同故也不可以一槩論也論者又謂當其  
時宗社尚不亡天下之勢猶有可望者則為國而

不顧其父誠可矣今國破君亡天下之勢已無可  
為雖復欲為社稷計無地可忠三桂當收舊日止  
國之淚以救其父湯鑊之命也徒上無以救既亡  
之國下不能恤將死之父是忠孝俱失也云此又  
不然彼自成昂望明臣子不共戴一天之讎也三  
桂之父吳驤被執於自成身既不能死又區區望  
其子之來降以靳為活三桂若降於父子之私恩  
一跪膝於自成使其父不死則是陷其父於不忠  
不義之罪身亦陷於忘君事讎之惡雖宗社既亡  
無復可證亦當引義罵賊以促其父之死於賊而

得免於不忠之罪然後乃安於義耳因事而父子  
皆死於國則謂之不孝可乎若如論者之說則是  
順其父之非使陷於不義豈所謂孝也哉三桂當  
日之舉於是守忠孝時得吾恐以十分道理責之  
而無可疑也自成若非君離則論者之說亦為一  
道也未知後之尚論君子以吾言為何如也

謹按 公集中答韓進士後述書有論桑蓬錄  
余蓋韓公即南塘先生之從子而與公常講磨  
問學其論三桂事有曰趙亮所處之地固与三  
桂有異而舉城投降則決知其不可云者此韓公

三桂事陳沅  
序圖

說高論誠然矣然苞之所以處之者終有未盡  
愚說亦恐不可全非也假令三桂謝其父之書  
雖有涕泣以道之意吾恐其驥但知頸痛者必  
不能不待自成之加刃而能辦一死此則高論  
未必然其曰遣辭太快殊欠哀痛迫切之意者  
誠然矣此亦韓公書有論三桂謝父書辭太快  
義云余致此哀痛迫切之意有非涕泣可道之  
公書中所論者並載于此○此下亦有答韓  
在應按崇禎十七年四月三桂蓋入援至山海  
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驥作書招  
之三桂欲降聞其後妻曰妻為賊所掠大憤

按永曆十四年  
 已亥帝自雲南  
 走永昌緬甸以  
 龍舟迎帝、以  
 竹為城從臣或  
 短衣跣足、緬  
 婦相貿易為笑  
 集大為緬人嗤  
 十六年辛丑清  
 平西王吳三桂使馬  
 寶進曰文選自寧  
 大兵趨緬文選降  
 帝某妃在文選  
 營自縊三桂軍

遂遣使乞降於清求共討賊清兵入関奮擊大  
 破之自成殺驥而走又按永曆十六年辛丑帝  
 在緬甸時三桂為清平西大將軍既盡陷滇黔  
 使人告緬人令執送帝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鎮  
 雲南清人以其子尚主浚三桂以雲南叛自稱  
 帝與清連兵屢歲三桂病死孫世蕃嗣立為清  
 人所滅云若爾則三桂直生下味厲氣兩鍾無  
 父死君之一子賊也貫盈之惡不忍泚筆今以  
 君親重輕之義責之者便是屠兒前說佛我東  
 先軍於明末清初事蹟皆確確說隔靴爬癢

至阿尾檄緬取  
帝及化十二月三  
日緬人令數十夷  
人連座擁帝去  
約二里許至營  
昂三桂軍矣十  
七年壬寅四月  
二十五日帝与化  
崩太子亦薨  
壬子三桂揚雲  
南四川貴州以  
叛清  
又書見明末清  
初人徐應芬字  
二其号龍平道  
人者所述燕都

後以三桂為舉義不成而死故若公之論亦与  
其忠而怨其罪為固也謹據所聞如左然蓋三  
桂之自入援至僭帝顛末皆清人之所記載也  
夫清人以王辭待三桂又令其子尚主而寵之  
可謂厚矣而三桂乃舉兵叛彼三桂者固清人  
之所宜切齒也當其記蹟也必隱其善而揚其  
惡無遺力矣或者三桂當日事真心為朱氏興  
復計而其弑逆儲考之節或訛謬或中間有可  
原之端而為清人載錄時所抹殺全吹毛以彰  
惡否耶史筆之難信久矣況我秋乎姑贅愚見



志愛者其書

記甲申三月事

頗詳蓋應芬

於稟稟秋

為時宰辭為記

墮至京師及閩

賊陷京城應

芬在城中目見

其時事而自記

其亂時所經歷

而為書者也其書

曰甲申三月一日

昌平兵變初二

以存疑非欲為三桂地求出脫也曉者宜更詳之

在應又念三桂前後罪惡曰猶豫不進曰欲降

自成曰聞其妻為賊所掠憤而乞降于清曰告

緬人執送永曆皇帝於清清人野史或曰制帝

仇家所作云殊暗昧不近人情雅謂之史官

之未可盡信可笑而至若封王稱帝則固不可

謂之誣也假令渠之許多罪惡一切誣之史家

之誣而當日作書謝其父毀賊納清兵真出於

為明室社稷計之片、赤心獨不為乎亂逆矣

日李達奏降初  
四日遣李國楨  
守城加振兵左  
良王獲得功唐  
通吳三桂等俱  
伯爵而三桂為  
平西伯又曰九  
日帝縊於宮  
中煤山廿七日  
賊黨移帝后  
梓宮出賊百官  
不與聞廿九日  
賊聞平西伯吳

者若使三桂無自立為帝一事則其不顧父死  
之義猶可稱也開門納賊之失猶可恕也受清  
人封爵之耻猶可原也而既有未楠自立一事  
則於是乎於吳驤為殺父之子於明朝為亡國  
之臣於清人為叛上之賊而無所逃其罪矣夫  
抵君親之重輕鯨魚之取捨姑毋論吳驤之死  
由於三桂之不赴召則雖自成殺之而三桂殺  
之也明室之亡由於三桂之納清人則雖清人  
亡之而三桂亡之也為人子為人臣負殺父亡  
國之罪將以何顏而立於天下亦將以何心忍

三桂大兵十萬

入關復辟吳令

三桂久病寢作

書招降不從

遂謀襲及家

吳繼又曰四月

十一日驟聞吳

平西領兵殺入

山海關賊追逃

十三日賊自領兵

後齊化門出將

太子及永定王

視息於天下哉能使三桂真能力制建藩之命  
駐紮榆堡之外恢復中原萬基擇朱氏之蹟者  
而奉之以續宣明既絕之統既事成之後則當  
刎首剖心以明誓、刻國忘親之赤心以謝吳  
驥於地下然後兩無憾矣況清人一入山海關  
之後便太阿在手揮霍乾坤頃刻之間全幅黃  
圖震為難髮左袵之域而三桂但目瞪口呆袖  
手而唯、而已顧無所施半籌焉則烏在其所  
謂不顧父死而為國家社稷計者哉三桂當此  
時祇以聖人十分道理酌之惟有一死以報君

擁之馬前云十  
九日賊與三桂  
戰於永平沙河  
驛大敗二十日  
又敗遂斬吳襄  
懸首示三桂  
大慟揮淚切齒  
誓必滅賊又曰  
五月一日出見市  
民導平西令各  
頭畏白巾為帝  
掛孝按此書

父之外更無處身之策而乃隱忍遷就以當日  
忠義自任之七尺軀屈膝胡虜受其封爵甘心  
改節之耻者已億矣是則反趙苞之不若也何  
者趙苞能死而三桂不能死故也然猶有可說  
焉曰將欲以有為也若於起兵叛清之日立皇  
明子孫而輔之以倡義於天下如史可法瞿式  
耜輩則其成敗利鈍惟天在耳而其父死國亡  
而含憤懷垢隱忍不死之苦心至誠亦將有果  
於天下後世矣乃反侈然自尊不復以朱氏宗  
社為意其心已忘自身之為皇明舊臣隱然以

既是應芬私

記當日目見者

則似是宗蹟前

然則三桂之封豕

平西乃明朝所

封而非受封於

清人特稱伯稱

王者所傳為差

殊小賊使為義

作書招三桂而不

從之亦則不三

桂答父書云：

為訛自吳襄已

刑業天子自期盜竊名号傳及其孫則渠之前

後不顧父死忍辱屈膝等多少身分之為望明

宗社計云爾者都歸虛套而殺父亡國改節叛

上之罪惡真何如不食其餘者矣然或者史家

所書三桂罪惡不無可議而當日不赴自成之

召倘出於宗社計者則在作書謝父之時亦豈

當念及於他日之稱帝雲南哉願無怪乎附

量輕重不敵後顧私親也如毀城納清人固每

舉也失計以禍國其罪誠大矣而猶可置諸放

之科也及清人革命之後三桂不死又從而受

得自能金部者  
也三桂事之聚  
必久矣應芬此  
記是為三桂  
議讞時傳生  
之左證然各母  
亂中此亂之二  
學究所記傳  
雖自謂同見而  
耳聞者亦未知  
死難慘之詳而  
姑採錄以錄

其辭則稚為之辭曰吾將為汝圖然其深惜死  
耳假將為汝圖不死或可也而汝辭斷不可矣三  
桂於是乎非昔日作書謝父之三桂矣及至倡  
義起兵也意者其初心亦或未嘗不有意於興  
復明室而及夫兵振勢成跨割荆楚心侈氣恭  
殆同陳涉之夥而殺父之慟亡國之恨日遠日  
忘顧明室子孫亦未有可戴而撥亂者而左右  
逢迎德惠之徒又從而張皇臆擬以為曆數或  
可以力取其心抑以為與其復他人既亡之基苟  
若創自己方興之業云爾遂自不覺其陷於不

忠不孝亂逆之罪也。噫！人孰無死？富貴壽考而死，也。斬頭死胸而死，亦死也。死而得其死，則雖強死亦正命也。苟死不得其死，則雖終於牖下亦非正命。若三桂者，雖生享南面之尊，而竟以壽終，亦可謂不得正命者也。使三桂而有鬼也，得不聞余說而賴其顏也，歟！然此為史未可盡信。而蔽之為三桂，故為責備之論。角苟史之信彼臬境也，臬境矣。論焉？吾說亦夢中說夢而已。已而首譯還先計一行人馬，入關門三使以下，隨其後入外城門路，右有村，中五六官胡據椅而

吐蓋守山海關將軍以下諸官負為搜我行所會坐  
為使臣送無任譯官同安例也入內城門譙樓凡三  
層上層書天下第一関五字中層扁曰

引子明正

下

層曰西京鎖鑰世傳天下第一関字乃秦李斯筆云  
内関門存非秦時所建且古無楷書至秦時尚用大  
小篆大篆者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也小篆秦時所作  
也秦始皇時程邈得罪為隸而作故名隸書以為簡  
約易書用之於公家文字王莽時有甄豐者更定隸  
書自是篆籀廢而隸書始廣行此果李斯筆則宜是  
篆籀而乃楷字其非為斯筆不待辨而可知其附會

按甄豐王莽時  
司徒其父屬邯  
後漢書程邈又  
有甄豐



傳訛可笑也但其字樣神妙可賞其左端有兩行小字必有款名曰誰某書而高屢十丈也左馬注目者久之兩題：然終不可辨矣明時則閤門有兵部主事一員談訕行人雖及夕推墜出時皆給牌入時殊驗無牌則不許出入矣今則但異國人出入時嚴覈中國人則不同焉既入門行一里北折入大甍街有廟宇向南扁曰聖廟渡鴉綠後祠廟幕布星羅者非佛宇即神堂矣今始見夫子廟宇令人悚然起敬矣至廟門外又折而西行一行人馬塞路而有甲卒數十輩持大杖隨之使不得前問其故古人曰燕法我

使一行皆令宿朝鮮館而以察院使宿三許使臣入  
邾家其外一行皆駐入察院仍堅鎖使不得復出入  
故我國驛奔車皆不願入館爭散走前航甲奔禁不  
送故如是云入漢人王櫛家自臨陽至山海關有十  
三站而所管官負及各站守將與東八站同矣○有  
秀才郭如恒者來見余譯官言彼知易者余聞而信  
之又為其年老也禮迎於座問曰入貴境後每欲得  
見大秀才一論經者矣今長者儼然屏臨幸甚郭曰  
鄙人雖粗知經書而何敢當大秀才之稱也余曰曰  
聞長者深知易理可得聞緒論耶郭曰易理深妙何

被妄言郭仍問余曰尊文進士乎年幾何也今做何  
官蓋燕法有文進士武進士前代所無而清人可笑  
之法也余荅曰進士豈有武哉前所未聞也年五強  
仕而未及登仕也郭曰不願仕耶余曰余非高士豈  
不願仕但不才未得與選也郭曰此則正下謙遜語  
邪余曰非敢虛執謙讓誠然矣郭曰海東稼穡金進  
士昌業聞已下世不勝悲念也欲寄一書以示之足  
下許之乎余曰有何難也須作書待吾回還之日而  
付送也尊何以知稼穡公也郭曰稼穡隨使車來時  
得相親仍十餘年以書信往來彼此相酬詩札甚多

矣余曰其詩札可得一見耶郭不答仍出朝報一張  
以示之乃雍正帝許改給皇明野史中誣辱我仁  
祖大王之說者記于下段留歷時正月初三日而蓋北京朝報印  
本也北京則朝報之印行治也余愛見則其文有我  
國四聖御諱余更整冠危坐而讀之目曰淑邦  
先君受史冊之誣長者所知也淑邦君臣盡在墜印  
本史冊之領焉敬同史記三告成刊領迄在何時今  
猶回還時可以奉歸耶郭曰史冊之成未知在何時  
也余曰史誣雖蒙許改成史領布之前先朝被誣固  
如前以是淑邦君臣含痛懷憤所以日夜積誠或庶

陸其昂速刊頒也今聞盛教不勝欽望欲持此書暫  
示副使老爺導省許之否郭曰此書但足下可見不  
敢送他處也余曰導既以厚意示余而迺不可移數  
步以示在趙坑之副使老爺者何義也再三固請而  
終固執又請以重價買之內亦不許此時程瑛與白  
受來訪余至門外矣後聞吾人之言程曰見余方與  
郭如恒問答不入而從門外窺見及見余受郭如恒  
所持來朝紙漫跪而讀也白問譯官曰何其改容也  
吾人曰以有我國先王事蹟故也白願謂程瑛曰朝  
鮮以禮義之邦著名者其有以乎其有以乎云程白

入門登席向余而揖余問知為白受米即書示曰曰  
程秀才講服盛名之日久矣今蒙枉屈感幸誠多白  
曰鄙人亦因程兄憶聞芳名有願一見之誠今奉下  
風有既見君子之幸也郭如恒見程白即辭去在一  
城中無不相識面之理而不常無一接語郭見程白  
之入邑處而即起可知也余與郭未半餉同答數語  
而已而知其為人矣余謂程白曰副使老爺聞僉尊  
之名要一相見何不往見程白許諾仍與西人往謁  
令公、使余執筆以同曰因姜上舍久聞芳聲今  
得見芝宇頗幸辱哉何何年以何文中何科今為

何官白對曰性野鄙人聲稱不出閭里大人何由而  
聞聲也以癸卯科中式文題則言思忠事思敬賊蓋  
虐度三十八歲尚未及仕也白因問曰東平尉鄭尉  
馬無恙乎公答曰已沒纔過三年矣白問曰有令  
續乎無乎公答曰所後孫方官學士也白曰乙酉年  
曾結契誼至今耿、不忘聞已故不勝悽愴隨孫能  
繼云遂庸慰喜程白懇、要余會其家夜話余告公  
公曰史証與咨文証府之事無由探知君既往會  
必從密探聞也余遂許程白即辭去令公各以紙  
筆此焉余使馬頭壽萬隨往知其路夕飯羅率壽萬

步往先到白舉人家其家大門以金字扁捷報二字  
懸法登科則國家使在邸出財以金字旌標其家矣  
白舉人見余至顛倒出迎仍與偕往程瑗家蓋瑗家  
與白隔牆也瑗及其弟俱在座白書示曰可仁賢主  
人處痛一宵第當奉陪矣余荅曰此誠異域奇遇塵  
世好會明燭鼎話以永今夕可乎但言語不相通可  
欠也程瑗曰書則同文以筆為言何傷也已而進茶  
茶罷勸以酒果矣燭下見窗外人影掩映陸、微聞  
香澤浹聞馬頭言則婦女自牕外窺視者十餘人云  
蓋程白西家婦女咸聚觀余也余曰此會豈可再得



今日吾忘僉尊之為異域人僉尊亦爛漫傾心勿復  
以疎外待之如何白曰諾程曰先之此言已有拘於  
形迹也第等寧不吐情曲而盡露之耶但恐先之不  
若我心也余曰尊毋隱乎我亦毋隱乎尊也白曰  
曰貴國進士科亦以辰戌丑未年試之耶余曰大比  
之科以子午卯酉年為之若國家有慶設科則不在  
此限也白曰遇慶設科亦有定法耶余曰有焉小慶  
則但用及第大慶始並試進士科矣程瑛曰聞貴國  
為及第然後方授職云然乎若曰雖未及第亦有蔭  
仕之規而必及第而後方為文臣耳白曰聞貴國但

中初試則凡名爲之然乎答曰然初試則推十解無  
稱稱矣白曰我國則雖初試中焉則有稱稱不中則  
元稱焉與貴國不同余曰曰貴國中初試者爲舉人  
舉人亦有恩典耶程曰恩賜牌榜以旌門與進士同  
矣余曰爲舉人者卽舉爲官耶白曰例應舉爲官矣  
余曰然則白舉人何不爲官白曰意欲爲進士故少  
俟耳余曰出仕之後則不得復爲進士乎白曰然余  
曰以舉人舉而爲官者與爲進士者不相混雜耶抑  
亦無別歟程復曰舉人進士皆自知縣升無復分別  
白兄之不爲仕不欲以高才甘於小成也余曰舉人

之舉而為官者亦能位至宰相耶白曰能至宰相而  
但名不甚高爾余曰聞尊習於文章傍通於看命之  
看命用何法也白曰用鬼谷子李虛中徐子平也余  
曰吾於此等術一無所解幸詳語鄙人之命以示諭  
也即書示余元帝生年月日白見而略論之仍曰尊  
兄弟才敏而神促茲後則竊其局度務從容和緩則  
壽長而福厚矣余曰鄙人天性魯鈍謂之才敏者尊  
非面諛者也此即失之驕取也歟鄙人平生有西門  
豹輕急之病自知其然故常戒之加之以遷改之工  
而為學不勉終未能變化氣質誠朽木難雕者也今

受壽誨儘如頂門之鍼請日誦壽言以代古人師範  
之戒笑噴人之贈一言其要大笑敢不拜謝乎白之  
論命只詳於窮達不言壽夭余更問然今以後得壽  
幾何白荅曰自古明者不定壽夭之數且天地亦有  
有盡之數何不闕之而今夜以他說暢懷也白仍同  
曰尊兄先世墳山之風水非丙火新龍寅卯戌局出  
水西北丁山癸向為子午分金耶余荅曰先代衣履  
之藏不在一處陳余不涉於風水之術故某山之為  
某向不能一一的知也壽之所問必有兩見未知何  
意白曰以兄之元第二命攻之似稟得此氣而生故

問之也且元每慮壽夭之不常抑非尊元之先世墳  
山入葬既多前有餘地者少故其氣薄耶何不復求  
新山以厚後孫也余答曰先山氣薄則應是氣而生  
者將薄徙而不得壽耶曰尊元所稟得者乃美氣  
也尊之元第二命皆文明此可知也但氣薄故心弱  
更求善地師再占吉地既葬昔遷之未葬者新卜則  
定有繼世榮顯矣仲程曰俄從元後見副使光霽尊  
軀福祿甚美然眉稜帶殺性度必剛烈也余答曰副  
使老爺立朝事君棘棘不阿臨官為政如刀割斷剛  
烈果如尊言而稟性則溫良恭惠隆之儼然可畏而

昂之則溫厚獨不見其待人接物之氣象耶程瑛曰  
誠然矣余同仲程曰尊知副使令公之眉稜滯殺尊  
之相法想應神妙何不一論吾相仲程曰偶然論之  
卒不知相法耳屢強而終不之說程曰言必稱余  
為兄而余嫌其難髮胡服耻與呼弟兄不之許矣更  
思之彼雅難髮者是華人况程瑛稱以明道先生之  
後裔尤可貴也且友道當以才德論而我東之不同  
才德而論門地者乃末世狃隨之俗故心常小之今  
彼一見輒以敵友待之者雖出於慕我東方之意亦  
誠大國規模之寬闊處也我之不肯稱以兄者固隔

國之阻見且子夏所云四海之內皆兄弟若雅有病  
子夏即孔門之士哲其言非可棄且彼皆燕中之佳  
士身雖胡服心則中聲又何可鄙之有況燕中舊慕  
朝鮮故秀才之來見余者大半稱先生無敵稱元若  
程瑛亦與我幾乎親昵而尚不敢以敵友見待笑曰  
舉人初見輒稱兄弟者以其有才德也吾若不許非  
愛才之意彼亦當無聊遂以元呼之曰白元則不諱  
看命而程兄則乃隱其論相何也白曰程兄誠不知  
相法也余欲同史証事及屏咨事先以外事數端以  
問曰大國安則小邦依慰小邦之所賴者惟大國也

在聞年前有數兵西征之役云西方今則已平歟又  
聞蒙古或侵擾至奪據城邑云果然而不至有深慮  
耶白見之舉筆欲答見馬頭壽萬立於側數目之不  
即答蓋燕中不敢私語國事其法甚嚴又燕中則雜  
婦女奴隸亦多解文字者故疑吾東驛卒亦知文字  
或慮其漏洩也余即命壽萬退而壽萬既退白始答  
曰前歲西征事寧邊方小寇不足慮也中國方全盛  
天子英明神聖何患於小寇蒙古奪據云々非的報  
也余問曰西方之作亂者何等寇也白曰司馬  
之賊也余又曰蒙古之奪地聞之甚的何外待而秘



諱之也程瑛曰傳聞不真耳曰曰蒙古近於京師果  
有爭地之事則當發兵討之何慮焉郝身蓋浪勿疑  
也余同曰俄者郭老人所持冊字自朝廷刊行郝抑  
私自刊傳郝程瑛曰朝廷之所刊布安敢私自刊布  
也白曰几朝報政自自朝廷日刊布於中外矣余  
同曰僉兄家亦有之耶白曰無有余同曰請買而郭  
不許者何也程元可以紹介勸賣於郭如何白曰其  
意如得奇貨蓋以此每誇於朝鮮使臣曰為得賂之  
計決不出手外且彼誰在一城中趣向不同故莫相  
往來也余同曰史証事僉元亦知之乎白曰略知之

耳余曰東証既得改給之諾將何以伸雪乎白曰可得也余曰東記之刊布當在何時我先朝反正誠有辭於天下後世庶廟社稷至今賴之而被野史之誣辱固極盛德大業反以惡名加之故邦君臣自得改給之諾日夜北望待其刊布未知改刊之序今行可得乎白曰至京師自當知之不須同也余曰東冊改刊之後今已始之耶未及始耶此非可以祕諱之事乞詳諭焉白曰冊已編成而後方可開刊但恐史冊之編成正無日矣余問曰何故云成無日也白曰有大總裁管其事外人不得與焉又彼不與外人道是

以專未知也余曰自古修史之說嚴密者謂史官  
修當時事者也蓋時君之蹟悉時政之得失時人之  
是非皆直書之故當時人君尚不敢自取以見況許  
外人見乎至若修前代史則事體又與此異何嫌而  
阿諛之也宋司馬光為資治通鑑時出給內庫書冊  
任意持行俾時宰禁外人之見聞乎今之中原雅與  
古異矣而事正與此同東華之臣秘而不道於外人  
吾未知其何事也又彼若秘之則外人之不得知固  
也無可成之日何哉今日任撰修之臣不得其人又  
不動於撰修而然歟抑又有他故歟白曰其中可諱

之事似多矣元豈不知也蓋大明自中葉以後與清  
人為仇敵其時史記必多今清人忌諱觸犯之言故  
白之言如此余曰吾知之矣有可諱之事而惡之則  
削之政之有誰禁之今日豈復有顧忌哉以其有惡  
於觀聽徒遷就而曠日經年無可成之日則寧初不  
如不修也白曰不修則非國體也明史今日之所嚴  
道者甚多矣不必深究也言罷相顧有愀然之色余  
曰元之諱意知之矣老年冬至使西使問明年冬至  
可以軍刊故苦待矣今聞盛教隆節矣許政者將落  
塵敵邦之日夜所望真所謂奉虛言而望誠也復曰

國事非所知也豈死他言以度今夜乎余又問曰敵  
邦之人有私貸銀貨於大國者若因此敵邦又連無  
限誣辱上及先君僉兄亦聞而知之吾幸見論程瑗  
曰兄之所聞非胡嘉珮之事乎余曰然白曰弟則但  
知以文書往來謂以內帑銀兩促捧焉未知有害於  
貴國也余曰倘輩之輩遠法弄貨何關於我君而因  
此而屈辱上及於先朝是豈所望於大國者哉白曰  
貴國之君其受誣豈全由於賈隆輩之事而已乎其  
用濟之賈隆輩貴國君何以處之也願聞其略余曰  
胡嘉珮之所謂出債人過二百人而半是愚陋半是

虛名查其存者只若干人故以實回答矣頃者鳳凰  
城移文中謂度皇旨斥我先君空然誣辱此存彼此  
奸細之徒挾詐幻弄之致過不過細瑣事何足以上  
煩設使敝邦所以處此事或小有不察誣辱則題外  
也況事出於今而歸之於先君又何哉以大國平日  
待敵邦以禮義之意觀之竊恐此事決非貴國皇帝  
之旨或目下假托偽造者乎白即據筆抹去或目下  
假托偽造者八序余問曰抹去之意以為不然耶白  
答曰誠不然程白曰相語良久而言不可解蓋見氣  
色則似以渠國之誣辱我國為無據而以我國之不

殺其用債人等為非矣余謂曰曰副使老爺有兒子  
欲聞其將來窮通兄許之乎曰曰適為尊兄不敢隱  
管見兩深恐為大方所笑副使若不笑其陋淺當奉  
教矣余曰明春回還日寬老矣不亦惠之為之曰曰  
諾余復問曰兄看吾命或不以窮措大終於耶曰曰星  
次文明才器敏捷何煩再問仲程曰元既成進士而  
願尊意似鬱鬱如鄰人若年踰三十頭尚着儒巾其  
財富如何余曰非敢躁進老親年高故寸草之心不  
能不意也程曰彼此一心也邑西村鷄亂鳴仍與程  
白驂枕余始入柵見主人驛卒輩與舊面胡人握手

笑歡如同鄉故舊店中或對飯路上或聯轡各見之  
輒欲啗之及今日與程白過近半談話又與之同宿  
彼既盡傾其中心吾亦不能無情不知彼之為異類  
也始知人情之固然矣○山海關城世傳皆謂秦蒙  
恬所築或云唐太宗征遼時薛仁貴所築而明中山  
武寧王徐達增築之北至角山合于長城南接于海  
以塞水路之要衝也余嘗疑之攷山海關地誌又同  
之居人始知其二說皆不然蓋秦之長城始於臨洮  
亘萬里跨角山而北逕過大黑山蒙古界尾止于遼  
東又自角山東接于海只為一字城矣至大明初徐



叶路是也

連守燕始接古一字城周繞集城立閤門設府鎮移  
榆陝于此名曰山海關又曰五花城古所在城周七  
里西邊城六里東邊城三里南邊新城一里半  
北邊新城一里城之東南有山臨海邊角山峙其  
北大海經其南誠夷華之要險燕京之咽喉也登高  
望之長城自南接于城眼界所窮處則秦城周  
連隱遠見矣閤門初昏鎖鑰平明始開官負則有  
城守衛一負佐領七負筆帖式四人皆管于瀋陽料  
軍地管于寧遠有一人屬寧遠有監指一  
負掌這閤門出入之稅矣稅銀二萬八千二百兩

守軍三百六十四名也。閑閑稠密，布肆繁華，近於通  
州而近城，城隍、額地內外城門，龍樓兩廂，傾側已  
久而全不修治，不及陽陽之完固矣。○大明時所築  
相臺，至山海關而止。山海關以內，則設墩臺五里之  
間，置二三所，高廣比相臺則減五分之四，其狀下大  
上殺，上築小垣如堞，其中築一屋，臺外四方塗白灰，  
而畫龍虎臺前立高竿，上懸黃旗，上書識察路  
上伏兵，非常八角字，竿傍築小屋，藏軍卒，列劍戟弓  
矢，其臺與屋皆可藏十餘人，蓋非登眺額之處，自山  
海關至北京，皆然。軍卒見我使行，皆於臺上起立，兩

見之矣。開明時關外置烟臺，內列小墩以備烽火。  
建標以記道里矣。今之墩臺蓋因其法而增設者也。  
攷漢光武時備邊方緩，惠以土為高基，置薪草其上。  
有寇至，使即舉火。蓋明時烟臺清人之墩臺皆倣漢  
建武之法矣。

○二十日辛丑晴味爽，起與程白相別。白舉人贈七  
絕一首，昂走筆以次韻留別焉。○出城東門行十里，  
登澄海樓，蓋萬里長城距海而止。城盡處有高阜，  
上作二層高樓，緣梯躡級而上。樓本大明時所建，而  
康熙時重修。壁上有石刻重修記，其略曰：秦長城由

漢晉至宋元代有修孫明中山王所燕派山阻海環  
而孫城設関為千戶所置官軍萬人屯田於其地名  
山海関中築内外多事乃銳卒臨將風馳雲集関門  
遂為遠方要地甲申流賊李自成破都城大清世祖  
章皇帝乃率六師破賊于石河之南乃定都于燕京  
其年之間南服混一関城為向化之首地云世祖章  
皇帝者謂汗也関城為向化之首地云者謂兵三桂  
毀城而納之也又曰秦長城之端又孫石為高阜入  
于海若屹立焉者高可三丈餘長數倍於高曰盧龍  
堆此則明將軍戚繼光所築又城上有樓明職方王

致中所建而亦頽敗我不久支云又曰此樓前臨大海背負高山高枕長城之上波濤萬里峯壘千重又阿區、彭蠡洞庭諸勝足以比其雄壯云、而無作者之在焉壁上又石刻律詩一首其詩曰危樓壓立海門西雲樹蒼茫隱欲迷波接長天各島嶼帆懸那

繞虹霓

以勝存非錄

共對

一觴頻祝彼但須尺綬係單于汝南

早于

題云詩諸

慷慨似有不平之意結句係單于云者意未露未知大明時所題者則康熙重修之日宜不致肆然付之壁上若明亡後人所作則耻臣於虜者不但我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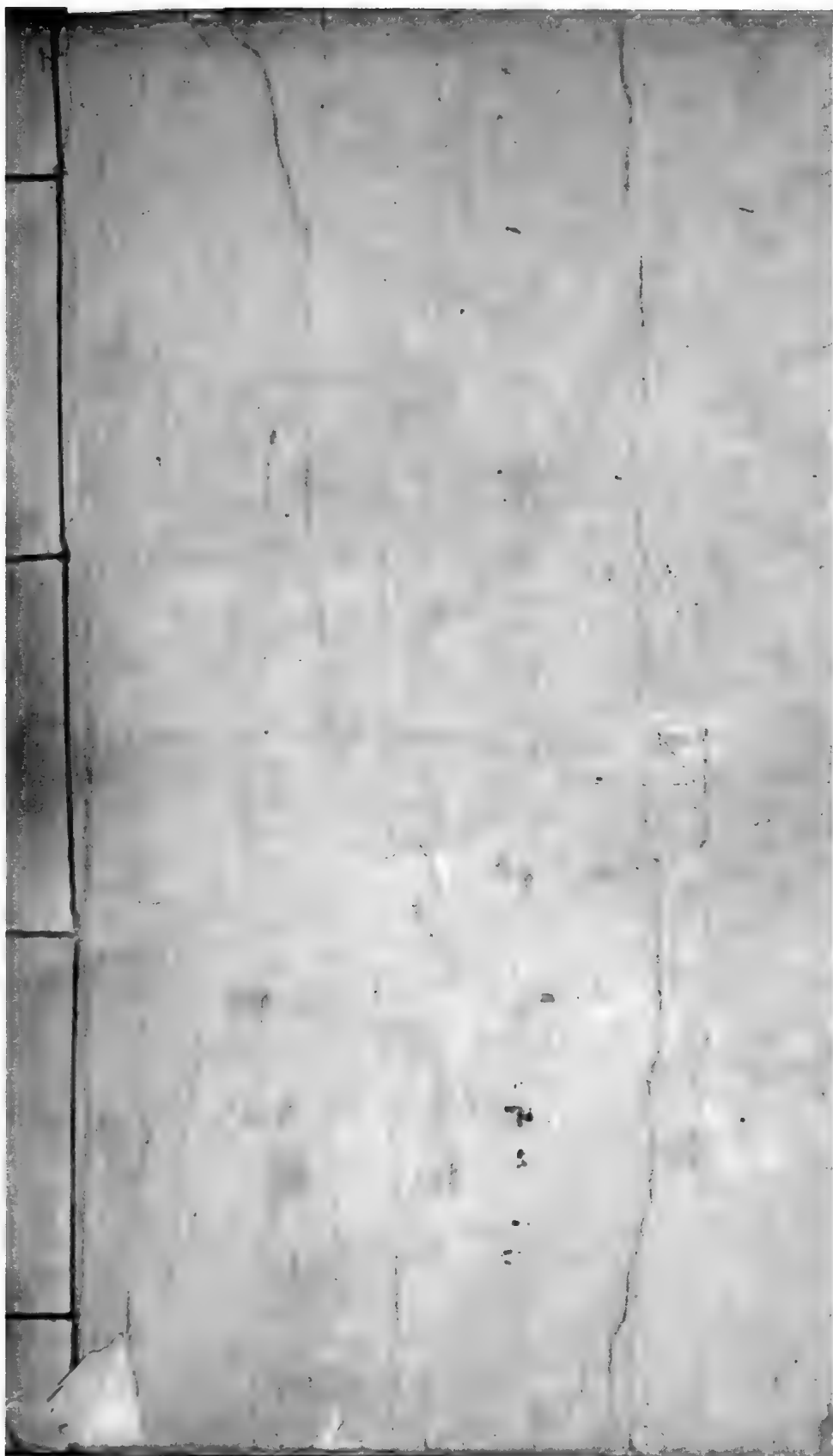
人復可貴也而又其故肆然題刻者可異矣此外詩  
文甚多而忙未及遍讀庭有一古碑半埋於地字畫  
亦刻不可讀樓下有墩臺一所為海波所壞傷頗頽  
圯即重修記所謂盧龍堆也澄海樓勝景不可以名  
卒向筆端彷彿記其萬一而蓋日月浴於樞外鯨鯢  
戲於簷下樓臺之雄偉城郭之宏壯冠於遼東燕京  
及瀋陽漁陽之際真宇宙間懸障絕特之壯觀也兒  
時見白沙集有曰朝燕京至山海關登澄海樓一行  
皆言不至此處非盡過一生云、始知有所謂澄海  
樓者兩想如在天上不啻意此生之得一登覽矣夢

北今得上斯樓放眼快觀覺胸次浩、無邊然余意  
則以為不可以一上澄海樓為不虛度一生也聞之  
者以為如何○西南行十餘里渡深河廣可數步行  
七里過紅花店行二十里過范家店行十里過大理  
店行五里抵鳳凰店朝飯村可百餘戶目行五里過  
望海店自北來東出至此始望見海故名之也行十  
里過深河堡有城周三四里雄堞尚完行十一里過  
網子店土蓋之屋為一字長廊者幾四五十戶自此  
日氣陰霾白氣如霧接天覆地漸、昏黑不辨咫尺  
衣服盡濕行中人言海近故此瘴氣也云雨意者時

氣之變也人必受傷慄然惧矣行十里抵榆関店日  
已昏矣宿漢人趙坦家○榆関即古中原邊門也其  
西有渝河初名渝関矣秦蒙恬種榆為塞故易渝以  
榆因謂榆関至今榆柳蔚然成林猶存古俗矣自山  
海関大路左右皆種柳厚培其根蓋五步而種一株  
至北京十餘里間皆然不唯其俗好種樹且有國家  
令甲云矣渝関上有臨渝山隋文帝開皇中征高句  
麗時漢王諒率兵出榆関若即此地也榆関之北有  
海陽舊城之北有裂坡山頗高峻為諸山之特矣







古六

桑蓮錄射



四春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五

○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寅晴鷄鳴橋南行三里過紫  
家庄路右邨西松林蔚然彌滿一阜渡江後未得  
見松樹來見此亦喜也行五里過上下白石鋪蓋遠  
野周遠山盡于此自此從阜原行矣逾一峴行三里  
過吳管塋東方始欲曙又西南行八里適數園登一  
峴有碑曰義塚未知何以爲義塚也行一里路左有  
巖頗奇詭峯上立石若碑碣者凡數三未知何時所  
立而意或表鍾界者也度過東嶽廟南抵撫寧縣從  
城東門入門內有閑廟門揭扁曰義在春秋念我

光祥

夫子之作春秋蓋斥夷狄而不進於中國也。清見此  
而俯仰古今復興志士之感矣。城東四繞一里而城  
堞皆宛僂誰樓頽地閑闕櫺比人民彷彿邇而過城邑  
皆危舍市肆而獨此縣不然人家之設牌樓龍門者  
相連而明嘉靖年間王元吉牌門歸然尚存。古人云  
此縣自古多人才登高第履顯仕者繼出。名人巨儒  
孝子烈婦又往往而出云。蓋撫寧山水明麗兔耳山  
鐸子山大寨山見前山等諸山環于縣之南北。翠律  
磅礴風飛鷹舞其氣之鍾於人宜其有英秀之姿。尤  
知地理之不可誣而人之卜居當就好山水也。撫寧

知縣名冠君現者其下官負有教諭訓導典史各一人矣○撫寧縣有朝鮮城皇明地圖綜要云撫寧朝鮮城卽箕子受封命於武王處此必有所據或者當時撫寧亦朝鮮界故箕子雖恥爲臣於武王而義不敢坐受王命未受封於境上歟或當時榆沃爲朝鮮界故入中原初界而受王命歟三代前事無可攷疑者闕之可也○行二里渡羊河廣可數十步清淺多白石惟夏間可以泛舟云路右北窪數里有山雄秀傑特曰卧龍山忽起忽伏斷而後續其斷處有大澤深不可測廣數十步盈溢而流注卽爲羊河云蓋

奇境也尹判書趾仁役燕時令畫負往圖其山及澤  
而歸今行副房馬頭姜忠信曾隨其時役行蓋登覽  
為於路上為我指說如此路左南陞十里外黛色一  
抹如彩筆點畫縹緲清秀曰昌黎山昌黎縣在其下  
其峰巒競秀枝葉疊生而一峯突兀直上接于霄際  
曰筆峰世傳退之祖墓在其下退之鍾此山而出又  
攷昌黎縣地誌退之廟在此山下云而但退之、父  
仲卿以上皆居於魏之河內河陽世葬其地則世之  
所傳云、固不敢信而第退之稱昌黎為貴則昌黎  
山之鍾出退之者似非虛言姑記之以俟博古者昌



黎縣志又曰孤竹城屬昌黎縣其註曰此伯夷叔齊  
讀書處未知遺蹟有可考者而云然歟蓋昌黎山好  
而潔清而秀亘十餘里與卧龍山相對峙殆似爭雄  
雄而昌黎山以縹緲勝卧龍山以雄偉勝難以優劣  
定伯仲也從野中踰溪行五里過五里僅有山橫遮  
前路曰天台山更過其背環過其面亦縹緲可愛渾  
山皆奇岩山腰松柏蒼鬱其中有奇曰天 奇路左  
又有山逶迤臨道者幾一里全山皆石而石色巖頽  
無清秀氣然稱蹟乎元石也過蘆峰口村在兩山間  
而土蓋之屋無梁脊上平如盤者幾百餘戶邨前有

小溪曰陽河其源出裂坡山矣過茶棚庵土屋只數  
戶中有一寺有碑立寺門前躬身如揖口中喃喃有  
言蓋乞米云從小谷行五里抵背陰僅朝飯有車數  
十兩過去而一車各載數十櫃每櫃大可一抱長丈  
餘言自寧古塔進貢之物櫃中皆滿貯人蔘云又行  
五里過腰站土屋只數三戶行十二里過部落嶺名  
雅嶺也即一阜也嶺上有墩臺矣行一里有村東西  
各數十餘戶前五牌門題曰盧龍縣盧龍縣即漢時  
肥如縣也行二里過十八里堡阜上有牌門題曰盧  
龍堡傍有墩臺蓋榆園盧龍堡皆中原古邊門也行

四里渡一溪路左有碑門書曰義讓古俗蓋盧龍即  
孤升國古地故指表齊讓國事而表其地也行十三  
里過驢槽村、石溪還有巨石平鋪路斷者幾百餘  
步其北原有大石如槽名石槽世傳唐張果道士秣  
驢之槽云蓋唐開元時有張果者夢延年術自謂年  
數百歲玄宗召至果常乘白驢止則如紙摺貼入蓬  
中欲騎則嚙以水即成驢騎而去懸解還山言字賜  
爵銀青光祿大夫果通玄先生遣之入常山不知所  
終云村名之謂秣驢槽者以此也行三里過漏澤園  
民家三隋舍一也行二里入永平府宿滿人黃天保

永平知府送名布於三使臣北送果品以紙扇藥  
丸各禮焉永平即戰國時山戎羣子之地也秦始皇  
為右北平郡漢因其名漢末為公孫度所據曹操改  
為盧龍縣北遼為平州樂浪二郡元時改為永平明  
清皆因其名山海關以內之雄府也周閭市肆極殷  
富城郭樓臺亦宏壯關廟及寺刹尤盛於他處牌樓  
旂門亦佳、有之盧龍山及首陽山列於左右滦河  
及滦河帶於上下唐虞訖所謂負山帶河四塞之固  
云者誠然矣皇明時城中有所謂萬柳庄鴻臚李  
家也蓋因西三間臨溪上兩夾以萬柳美今但有餘

自村虎元  
此山虎元  
此山虎元

址云縣南十里有李廣射虎石蓋一巖若虎踞今猶  
有看箭痕云其十里外有墟謂李廣壘墟又有所謂  
扶蘇泉蓋扶蘇監蒙恬軍時飲其泉故名之云城西  
隅重修新築而但漁樓半頽矣知府即吳師端李守  
道大邑則置西太守者清人之法也教授二負征稅  
銀七萬四十三百餘兩云○夕後有一秀才來見索  
筆書示曰先生遠來良苦余曰枉屈感謝而但先生  
之稱不敢當也且佯尊非禮也曰聞先生東國大儒  
僕乃眇末鄙生敢不敬禮余曰僕在契邦時最居人  
下無所比數稱以大儒者人必有欺下者也曰先

生何過謙也余曰呼之以先生何等尊稱而乃辱加  
於人不但受之者愧許之者非阿則安足下若不辭  
但以平交待之足矣曰不敢也余曰虛禮不可以假  
受鄙人不敢復言也曰尊命至此謹拜教矣余問芳  
名為何答曰姓李名開曰曰芳年幾何答曰虛度三  
十七歲余曰鄙人長於尊一年耳曾讀我卷書曰未  
能多讀略知之乎而字耳蓋其意謙言所知者不過  
我箇語助字云爾也余問曰尊秀才字舉人乎李曰  
忝在生負耳余曰不聞貴國有生負之稱也李曰初  
登為秀才則自謙稱生負也由此而升進一步曰舉

人由舉人而再升曰進士。余曰：貴族亦有顯達立朝者乎？曰：冷族數十人，通顯者只二人。問曰：秀才舉人皆三年大比，耶？凡科舉十三省各設行，耶？聚試於北京耶？李曰：秀才歲試舉人進士皆三年大比而舉人試於各省，進士皆會試于京師矣。余曰：山海關有白受采程瑗二士，足下知之乎？李曰：白受采即同學之友，程瑗未曾見面也。問曰：白舉人文章何如其看命之術何如也？李曰：白之科文可觀，而看命則妙理甚淺，未能深解也。余曰：白之術頗博而精，何謂不深解也？李曰：其學近日或益有將進也，歟？昔年則未能知。



笑曰此地亦有看命者乎李曰理甚難知敝邑則  
無知之者曰燕京則有精術數者矣人曰北京南門  
內有特尚周朱天祥二人頗可論理其外皆庸碌  
曰二人果奇中不讓古人耶曰豈不聞古今人不相  
及耶迨於今世中講理最明白耳曰亦許外國人看  
命耶曰彼既以此為業寧問內外余問曰尊之世系  
出自何人先世亦有聞人耶李曰僕外野之人先君  
亦在養賢被今上一番恩賜聖祖仁皇帝時又蒙  
一番愛恩矣余問曰敝邦之被史策誣辱足下亦或  
知之否乎許改者有之而刊行于朝報足下見之乎



李曰未知其事亦未見其書矣余曰其書已刊行於  
中外初非可秘之事僕以外國人之備得見之是下  
何外待之甚也李曰敵邦之人不知事理之輕重多  
為利慾所誘使傳播國內之事掩難愚者非此輩類  
僕乃儒者非商人也不敢道國家政事也余曰惟儒  
者乃道國家政事若賈賈賤隸則何足與聞朝廷事  
哉甚矣足下之固也李曰朝政國事非讀書者用工  
處也余曰幼而學之欲壯而行之也為士之日若不  
熟講當世之務則一朝得志何以展布若如尊言則  
布衣讀書者於大學當闕治國平天下章於中庸不

凡九經章耳今日大國之規模何若是迫隘李曰治國之體當于拜賓君於階下時獻之今在尊薈兩道之則豈非出位乎况先生在貴國都人在中國若言內朝大事是言家事於鄰里也義不敏也余曰平日禁不得講論則一朝見君雅欲倉卒強論言不預定其不窘乎且齊之晏子晉之叔向皆古所稱頗大夫而晏子之晉與叔向私語洞論兩國之事無相隱諱彼二人皆不知家言告隣之嫌者耶當時不以為罪後人不以為諱又何哉李曰今時與古時異何可此論恐先生所引皆不合於今日也所以願附於下風

者但欲講論詩書矣今乃俯詢國事此非愚儒之所  
敢知請辭今日之事宣與古同耶言罷報然而愧有  
不快色余曰尊不以枉屈為嫌儼然辟臨者其意豈  
死以也此必以我東方為可貴也口雖不言心竊相  
照僕請一言以博笑蓋為士者若謫議朝政則誠不  
可若但傳說而已則豈有不可且鄰人所同者若大  
國深密事則尊之不肯道者固也而今此事則既布  
論於鄰邦刊行於貴國是豈可以諱祕者耶今見大  
國之俗恬、焉有不敢相語之意是何仿佛於秦俗  
也尊之固執不可回者亦風習然也置之勿復道且

為閒談可乎李不荅余又問曰曾聞貴國木德王而  
以五德終始之運推之木德於今日無所據今行又  
見色尚黑抑非木德歟李曰木德也曰然則尚黑何  
也李曰古事尚赤取木生火也常服之尚黑取水之  
生木也余曰曰貴國凡婚喪用朱子家禮耶用俗禮  
耶李曰士大夫家學文公家禮而不能行常人則何  
足問哉所以見笑於隣國也曰曰得受教勝讀十年  
書而夜深矣恐勞曠請辭乃賜一束紙二把扇以送  
之

清人之木德余常疑之今聞李閒之言而猶未破

疑蓋伏羲以木德王其後易世必取前代之所生  
者夏得金殷得水周繼殷得木德以則五行終始  
也史略曰夏得水德殷得金德是略於放據而誤  
記也鄒衍以為周武王得火德蓋武王伐紂時以  
有火流王屋之瑞為周受命之驗又以色尚赤故  
也秦代周當以土行之而從其所不勝謂水克火  
乃為水德漢初以土行之亦取克水也後改行火  
德則於生克皆無當焉其後魏以土晉以金劉宋  
以水蕭齊以木蕭梁以火陳以土北朝元魏拓拔  
珽初以土至孝文帝既改姓元氏又改應水德以

德晉之金德後周以水隋以火唐以土後晉以金  
後漢以水後周以木宋以火元以土皆合相生之  
運至大明則未嘗見該備史籍而嘗見其峰類說  
曰皇朝以冬至後第三戌為臘云然則皇明以火  
德王也此於生克亦皆不當今清人水德云又無  
取焉每疑之矣今日問於李用其答如此亦不可  
知矣蓋以相生之運推之則明滿為金德清滿為  
水德以相克之運推之則明滿為木德清滿為金  
德而於二者皆不合今行見其尚黑意為水德李  
之言亦未敢信見臘日則可知其為何德也蔡邕

獨斷曰木德以未日為臘火德以戌日為臘金德以丑日為臘水德以辰日為臘云蓋臘日於當時所行五行用庫藏日也入北京後取皇曆考之內曆書不書以其日為臘使古人探問臘以何日用之內古人亦不能探知蓋特譯官而欲探事情者皆如此矣我國則臘用未日蓋以東方屬木故也

○二十二日癸卯陰大風嚴寒平明發西行一里冰渡漆河廣可三十餘步又名青龍河與肥如河合流遶永平城西南流入漆河故又名護城河行二里過

南崖庄又行二里水渡漆河廣比漆河幾乎倍焉其  
源出團山合水出北流二水北流過山北州南流入

清北用平界為此河至盧龍合漆河入于海矣由山  
麓過數村行十五里到孤竹城○攷大明一統誌云  
永平府西十五里有孤竹國所封地其西北有孤竹  
國三君墓括地誌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  
皇明方輿誌云遼西地即古孤竹國古今所傳記若  
是的确無疑而城東李唐以黃海道海州首陽山為  
古孤竹國者附會可笑也通鑑前編云湯既放桀十  
有八年乙未三月丙寅湯至東都論諸侯功罪立夏



后之孫及古醒賸子孫封孤竹等國有墨之姓譜云  
孤竹君姓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名初字子朝其長  
子名允字公信即伯夷季子名智字公達即叔齊夷  
齊其謚也孔叢子云孤竹君姓墨台氏又曰墨氏名  
台初遷史曰孤竹君愛叔齊欲立及死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殷亡夷齊隱首  
陽山餓而死唐玄宗天寶七年詔古之忠義孝烈史  
籍所載德行最高者於所在處建立祠致祭並遷義  
士八人以祭之夷齊與其中因今縣寧春秋擇日致

事自此始錄于祀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唐致  
祭徽宗政和三年詔諸州昌樂縣孤竹廟贈封伯  
夷清節侯叔齊仁惠侯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詔曰蓋  
聞夷齊讓孤竹之封甘餓於首陽明長幼之序嚴君  
臣之分可謂行誼以達道殺身以成名者古所居北  
海之濱而遺祠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  
一方永思清高之風以示獎崇之典嗚呼讓宗國而  
耻周粟豈可以公侯之爵崇之而揚義烈而激清塵  
期有補於世教爾可封伯夷昭義清惠公叔齊讓  
仁惠公大明成化間從永平知府王璽奏開各歲春

秋仲月以牲禮示物祭夷齊製祀為式至今行之矣  
謹按公若韓進士後述書曰夷齊名與序出於後人  
之杜撰所以採錄者非以為信然蓋出傳疑之意蓋  
殷以上死所謂字者意者周人以邪竹城在濠河原  
諸事神故字以表德始起於周也  
上古墟至今猶存小城環高阜周堊一里餘世稱墨  
氏遺墟城門刻石以扁上層曰邪竹城下層曰頤人  
舊居廟在城中廟門十步外立雙碑左曰忠臣孝子  
萬曆時李公書右曰至今稱聖偉賴時公書兩  
碑之間古有石牌樓今頤破廟門在其內右夾門書  
曰古今師法左夾門書曰天地綱常門上為層樓石  
刻歷代褒崇祭祀之典兩付諸四壁門內有屋三間

立三碑皆書孔孟論夷齊語矣又有碑圍三內一以  
畫尾蓋之迺康熙帝御製書也凡廟庭之碑數十而  
十八九太明時所立廟庭二級而皆周以石欄廟宇  
凡五間中安夷齊塑像冠服儼然王者儀而蹙眉若  
帶不平底意夢秀之恨依然令人望之而惻愴矣初  
入廟門副使令公陞見塑像相顧謂之曰此非夷齊  
真面目是不宜瞻拜也上使曰然書狀曰吾意則不  
然而不敢順言也余在其後告於副使令公曰七分  
之像猶或有非其人之議況此泥塑之像以妄想揣  
摩空中鑄出者誠有假而非真之嫌然塑像本中原

法制宋時聖廟賢祠亦用此焉其不可謂之非真而  
不致敬禮也明矣假使於此奠一奉之石立數尺之  
木相傳以為夷齊神位尚宜敬拜之不暇以致吾稟  
仰之誠况像人而為之者乎愚意則以為不可不拜  
也三使皆曰諾君言果有理議遂歸一余遂從三使  
後蹴踏屏集趨詣廟前羅拜階下行中譯官輩或拜  
或不拜矣蓋古有木主自殷周已然其遷所謂武王  
載木主云者可證也至唐亦然唐釋奠儀曰先聖神  
位設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云者知唐初亦  
用位板也至玄宗開元八年始改為塑像凝土而有

其形韓愈虔州孔子廟碑序云新修孔子廟而又令  
匠人為自顏子至子夏十人之形者是也自其後歷  
代皆因循承其謬以至於今明初宋濂作孔子廟論  
言塑像之非而不能改也見神像前卓子左右對懸  
長牌寫一聯曰求仁得仁萬古清風孤竹君以暴易  
暴千秋高節首陽山余謂同行曰中原若有具眼識  
者彼一聯豈宜貼在壁上也輕薄文人但求對偶之  
巧不曉自歸於侮豈可傷也以暴易暴者設使真出  
於夷齊之口亦不免妄竊況後之人乎其詩本不入  
於三百篇蓋見舜於夫子剛詩之日聖人之意必有

以也馬遷小兒不識義理故肆然載之於史實所謂  
次日而詔天也至於載木主考文王之說誠欲以誣  
醒為能事也故余常謂史遷伯夷傳與莊周盜跖篇  
無異也今見壁之上聯恨不能斧磨之也副使令公  
曰君言是也同行有一人曰作文之法各應其題為  
夷齊而作之故引此句河橋之有君言太苛矣余不  
復辨爭焉其言之不足為答也按其聯不但以暴易暴  
句歸於侮聖當句內皆  
不成語夷齊既非介君解以孤開君者誘矣以暴  
易果下又接千秋高節不謂矣諸意蓋不相通直對偶  
而已乃不識了人面弄語  
走與聯華人於聯對佳如此  
卓上有華石看爐  
之前面鐫曰萬曆十年七月既望造其左刻曰萬曆

十年重修廟宇建教諭所樓及廡堂東西兩院正堂  
各三間英華右看亭畫屏燭臺五張以垂永久云、  
其物皆存而燭臺跌坐破傷焉部今百五十餘年矣  
不但舊物為可貴為是望明古器其廢重之心若周  
廟之天球亦力也廟東西各立廡十四間其左廡門  
曰廉頑右廡門曰立懦廟後有閤五間引明曰揖遜引明堂  
左右廡堂六間右門曰引明左門曰引明廟後有臺  
聳然而高者曰清風臺、上有翼然如飛者曰採薇  
亭臺高數丈亭子凡五間庭左右立門左邊貼高端  
風塵四字右邊貼大觀寧宇四字自其門梁甍為層



增緣之以上於臺、下翠巖百丈壁立數里古木蒼  
藤縈于懸崖斜如龍蟠垂如挽走陳河之水分兩派  
如鷹尾而其一派南流盤崖下繞繞如帶人於臺上  
嗜之則落于水上水之北岸明沙平鋪兩江流岸沙  
皆環十里水中一山為雋形妍而氣清橫卧波面而  
金山皆翠巖奇秀直當廟宇之後正與清風臺相對  
其山上有孤竹君墓及廟宇其廟後蒼岩連數里忽  
然突起夾陳河兩環繞一野江水隨其山內而迴宛  
然如月形坐採薇亭上遐矚周覽蓋坐處綽眼界  
曠朗而更兼蕭灑坐僻之趣誠天下絕勝之地也山

水如此清秀明麗無怪乎如東齋者之生於此處也  
以二子之清節遺墟而無有此種、奇景徘徊顧瞻  
令人目炫心醉言若不能形盡若不能摸殆似東阿  
王夢中初見洛神時也余白副使令公曰此天下絕  
奇勝處願分付行中畫負圖之而歸以為奇觀公曰  
最好即分付畫負趙萬興矣趙庸工也不能盡出余  
意初計欲摹得一本歸家後付諸壁上每、賞玩笑  
竟不能成可恨也一行譯官輩皆題名于採薇亭壁  
上勸余亦題名余曰此亭不過百年額地重修矣題  
之何為諸君知以傳之十年者乎行中人皆笑曰迂

速哉上舍之期也名傳百年亦云速矣以百年知之  
以朝夕間耶遂致余曰千年尚不速况百年乎有  
與天地同傳處則吾當題名矣衆皆曰意思如彼則  
亦好矣有一處焉盤距岡山觀音窟絕壁天為上舍  
生出題名處而咄哉其未得上也余為之一笑廟前  
百步外城門之南有一山古今人相傳為首陽山其  
山雖不甚高且無奇處而亦可助夷齊廟此地之一  
景也

攷馬融曰首陽山在於魏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明王直夷齊十辨亦曰首陽山蓋晉地在

河東蒲坂曹大家註此通賦謂首陽山在於隴西  
戴延之西征記謂雒陽東北有首陽山其上有夷  
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史略云首陽山在河中府  
河東縣南史記正義云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昂  
齊餓死處唯元時王昂以為首陽山在遼東陽  
平縣西昂軒轅氏採銅處云昂指此山也此山之  
謂首陽者唯一而己書籍之稱記者若是不同未  
知何說為是而又考燕京畿輔通志曰山川之名  
附會荒虐者如盤山之謂盤谷孤竹國傍之山謂  
之首陽之類皆改證云蓋以諸古籍折衷則此地

之為孤竹古城則無疑而此山之謂首陽者則附會誤傳也

夷齊諫武王伐紂而不聽餓死首陽云者王半山以為無其事作論以明之反覆辨難幾五百餘言而其說證之以事勢推之以年代而已獨不以義理斷之猶有未盡處何者夷齊避紂之虐居北海之濱則夷齊眼中紂之為獨夫久矣且武王之伐紂非武王伐之天伐之也以武王為不義則是毀天也以夷齊之蹟其果違人情背天理以沮其時雨之師乎當其時銅柱之虐煽毒痛四海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無  
不捶胸痛心如在炭火之中使武王之師後之數  
年則人之類幾何其盡<sup>不</sup>也曷喪之怨來賴之望  
甚於夏桀之時天吏行罰何可一日而後之哉夷  
齊乃諫而沮之則是其心欲人之久陷湯火之中  
莫之救而以死也仁人固如是乎殷之億萬生靈  
待武王之出舉厥<sup>不</sup>墜其生而後而止之繼賴太  
公之扶植得脫於左右之欲兵吾恐殷師倒戈之  
刃先及於其身不待乎<sup>不</sup>墜首陽而死已久矣竊  
竊之群生陷於洪水極火之中奄、潰死有一人

力能救之方欲以手援之又有一人從其傍而止  
之則其所爭之是非姑勿論其能免不仁之譏乎  
謂夷齊之諫伐紂者所以異此且不仁與不義同  
也以周粟為不義而不食則亦宜不食殷紂不仁  
之食其餓死又何晚也天下無西是西非既避紂  
不居其地又耻武王不食其粟則是在此適彼皆  
終無君也張南軒謂夷齊之心慮萬世之無君而  
夷齊之身已無君矣矣暇遠慮萬世哉使孔孟當  
其時則恐不為夷齊之所為何者孟子不尊周焉  
使孔子易地則亦然矣以此知孔孟之不為夷齊

也且孟子曰伯夷不立惡人之朝果使伯夷不立  
武王之朝至於餓死則孟子之言其不通於武王乎  
春秋為蹟者諱而孟子其不為聖人諱乎孟子又  
曰伯夷當殷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武王之起復天下之清而反耻之則惡在其待天  
下清也順於亞聖之二說可知其無其事矣或謂  
餓於首陽者夫子將言之矣子何不佞孔子也曰  
夫子此言之意蓋有所指也謂齊景公有千乘之  
富而身死之日德無可稱夷齊讓國而逃甘為匹  
夫餓死於首陽之下而民至今稱之也蓋亦稱之有



無不係乎國之有無而在乎有德無德云尔也蓋  
景公卒無國而有國夷齊當有國而無國齊莊公  
景公之兄而崔杼弑之景公為杼所立因以杼為  
相安其為君而不問焉其比於夷齊之讓國雖辭  
而不受其善惡正相反以夷齊對景公而言之正  
稱其讓國以深譏景公也人之所以不朽千古不  
在於富貴勢利其言辭者蓋指匹夫之貧以對富  
景公千乘之富也豈必謂諫伐討而餓死也此誠  
為者說之一助也不足為不合周粟之證使夷齊  
果有諫伐之事則孔孟之論夷齊者不止一二而

矣獨不少槩論其大節也且讓國守行之高真卓  
然千古室必謂之不食周粟而後為奇節也哉馬  
史之說多紕繆讀者裁擇可也蓋其謬戾致後人  
之惑者不可博舉兩姑以此一段觀之其記武王  
事伯夷傳則曰父死不葬爰及于弋周本紀則曰  
武王祭文王之墓於畢代紂至孟津載文王木主  
於車之蓋周公未制禮之前則本無墓祭、於畢  
者已安矣既曰祭於畢又曰父死不葬其說之謬  
妄類如此其他又豈可據兩盡謬乎但朱夫子所  
然取此事為證以釋論語註解是不敢知也或曰

君何右袒於安石視柳之見而反疑朱夫子之定  
論乎曰非敢然也常讀伯夷傳見馬遷之心惟在  
於誣辱聖人且諫伐之事似不當出於人情之常  
故每疑之及得安石之論喜其先獲我心而但讀  
書論事不能無疑者此末學之通病然豈被疑朱  
夫子之定論者哉適過孤竹國感伯夷之事輒忘  
行役之勞操筆以記淺見以特順焉

### 追論

余為慈氏諺譯此錄至此段覺得當時所論之以  
文人口氣舉子文體容易立言強說義理也蓋自

幼讀書時好新求奇之病橫在肚裏便成膏肓謂  
伯夷無諫伐之事者是亦出於好奇之過耳其事  
之有無姑勿論已經朱夫子之勘斷則置而勿言  
可也假令有疑於心而必欲言之則只據所見平  
、說老客或無妨而今其門論多有委曲附會之  
意使其言是也其心則固已病矣況其言多刻核  
穿穴種種不中理乎是宜胡其說不置而今故仍  
舊存之者將以懲首見之謬以為讀書者好新求  
奇之戒焉辛酉正月二十二日退書

諱按公荅韓進士書下難此条屢數言而有

曰愚論二子但見武王之非而不見其是若原  
發得二子之心而高明以此謂小者夷齊不知  
其然也二子果見武王伐商之為是則既知其  
是又從而諫止之未知其何說也若使其心雖  
知其是而欲明萬古綱常而故為此云今則彼  
二子者不過為打乖者流又何足為聖耶既知  
武王之為天吏為義師而為萬古綱常計乃諫  
沮之非斥之是心知其是而口斥其非也不發  
近於商量計較有為、之而心口不相應耶竊  
恐高明於此亦欲回護二子而反有以小之也

孔孟之一不及諫伐餓死者終有所不敢知者  
以為有是事則孔孟必言之矣以為无是事則  
朱子錄其說於集註矣此所以不敢開口者也  
云々

廩廊外有禱房故又其中朝飯買溧河魚膾食飯罷  
歸發行既不能盡歸且行色匆忙草草看過不能極  
意遍賞可為此生之恨矣余請于上使曰回還之日  
復由此路從清風臺後絕壁而下登溧河島中之山  
更見孤舟及祠則可以少恨焉上使不決諾矣  
行二十餘里過安河店蕭條草屋三數家而已又行

一里路右有牌門書曰盧龍縣西安河東云兩山有  
伏兵臺及草屋穀家矣盧龍昂春秋時卑子國也龍  
山此山潤山雙子山周王山此山山灰山筆架山等  
諸山連綿迴抱亦一形勝地也又行十二里過野鷄  
垞舖舍亘半里此處所造蓮席最佳云行八里過沙  
河堡村家數十戶村南北樹木如麻連亘十餘里而  
皆棗栗無他木幾輔通志曰有果園籍于國歲貢有  
定式云蓋指此等處也過此凡行十餘里地皆細沙  
人馬皆沒脛沙河之名蓋以此也雖死風雨飛沙如  
屑看人之面咫尺難行玉田之沙沅河亦然焉行十

二里抵沙河驛宿朝鮮館有城周數里而雉堞皆圯  
三餘東西二門矣

○二十三日甲辰晴晚發行數里路左有山忽聳起  
石被其巔矣行十五里過七家巔東方始明大明時  
此處有驛今廢焉村東北三十里外有都山蟒山團  
山黃龍山

喜見

山驪甲山等諸山兩都山尤高峻秀

出矣行五里過新店有古城周一里餘今頽圯三餘  
東西城門城中人家亦蕭條矣行五里過乾河草村  
家數十戶有僧舍三所矣又行五里過扛牛橋行七  
里過青龍橋橋可六七丈跨大川橋上有閼王廟又



有普濟堂廟曰潤澤生民指橋下之水也行一里抵  
榛子店朝飯昂古之澤州方輿記曰古無澤州唐末  
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守北州暴虐民不能支多  
逃亡者阿保機築此城受其逃民而據之明時改名  
澤州今屬豐潤縣城勢盡頽圯而內外城門備完村  
直數里矣直南數十里外有石如柱立大海中世名  
之曰天柱橋此節陽石云行五里踰一峴今山被惡  
石皆色黑而形露大者如獅虎小者如豺狼遠其  
前而行種一橋介矣行二十里過鐵城坎村東有石  
橋跨巨壑高五六丈橋下無水矣行一里過小嶺河

溪還村屋只六七戶渡江後見村家皆高棟大樑而  
惟此村始見如尋小屋也行七里過板橋村東有廣  
廣前有乞米僧凡路邊有庵處往往如此行二十五  
里入豐潤縣宿秀才客可成家其家立旌門書以金  
序曰孝友可表每凡有兄弟三人皆稱秀才云余始  
聞曰旌表有光門閭心甚嘉歎先世有闔人乎谷曰  
溪諫議大夫谷那律為遂祖也余曰谷那律乃唐時  
人何謂溪也谷曰孤陋寡聞偶失言爾余曰谷諫議  
諱學貫通羣籍故諸遂良稱為九經庫尊而不墜其  
家聲耶谷角巨房孫不有全無學識盡墜先美也余曰

修行於家而聞于國旌表之恩踰於華表未知何行  
而能致此也嘉嘆世德之光華也錄曰謬被旌恩矣  
曰向他事及此地方路皆不能對且求假徵康無異  
高胡內行之純萬者恐不如是旌表之典可是枉擗  
盜賊而謂之伯夷者歟家舍壯麗周以長廊墻屋崇  
用殆非私家額樣而古人猶云比者減半云豐潤即  
畿內名邑自古稱儒鄉多光顯者今則賢名能文  
者不能通大義或有讀書者而皆商賈樣子云前日  
文明之陷掃地盡矣夫鄒魯絃誦之邑河洛讀書之  
鄉今雖未足隳其地而以茲推想三隅可反嗟乎風

與教移寧人之罪也然而燕京以北之以科舉出類  
知名者尚多出於撫寧豐潤玉田三縣云皇明弘治  
間於此地鑿得殷鼎重三百餘斤至今藏于縣校云  
或云豐潤即昔時豐城縣雷煥掘地得寶劍處古咒  
之藏於地者何其多出於此地也可異也云云蓋晉  
武帝時丰牛間常有紫氣張華伺雷煥曰寶劍之  
精也在豐城矣華以煥為豐城令煥掘獄中得兩劍  
曰龍泉太阿遂就泉于華自佩太阿煥死煥子葉佩  
兩劍近平津劍躍入水見之但兩劍各長數十丈葉  
曰先公言此劍終當變化張公言二劍終必合果信

武音河皆東流而此  
水獨自流 序微序至  
此思鄉而名遠鄉  
古而家即魯家

矣蓋指此也或謂掘劍之豐城非豐潤也在豫章地  
其說似是矣豐潤有城而多類地處縣衙墜之頗雄  
偉壯麗而衙門外寂然死一人矣知縣張解蔡邢二  
人教授與史各一人征稅銀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一  
兩城內外市閭亦大都會也

○二十四日乙巳晴平明後西行二里過趙家莊又  
一里渡還河橋今无橋而水廣數十步行四里過盧  
家莊皆小村也行七里過高麗堡村在路右數十步  
外路下皆水田畝薄阡陌依然如朝鮮畝坪蓋燕路  
皆耕種蜀黍及穰粟或種稻而皆旱田種秫而已故

渡江後不見一水田矣至此始見之蓋此村皆高麗  
人子孫也移舊路壑水田故也未知何時以何事來  
居于此大抵遼東地多高麗人子孫而與本土人錯  
居惟此村純聚高麗人故名高麗堡也村人見者一  
行出路傍觀之者男女數十餘使驛弁問之曰汝果  
高麗人子孫乎或點頭曰然或勃然怒曰辱我也可  
笑行一里過草里庄草屋數戶行十里過軟鷄堡  
路南陞大木柱而玄一帶成林橫亘曠野遠見隱  
映蔽虧如障烟霧崑崙謂荆門烟樹乃北京八景之  
一也曾聞有波濤洶湧之狀云今見不覺其然副使

近有入燕者記  
荆樹在燕京德勝  
門外三里有一城古  
基乾隆立碑其上曰  
荆即此真荆門烟  
樹內世所稱荆門  
烟樹者即此也云  
亦知此言姑錄之  
以待知者

今公願謂余曰吾於戊午年往來時亦未見有改濟  
狀今示然矣余欲細察之行十餘里之間注目詳看  
但青烟幕于樹端若浸雲含霧與眼力俱盡如盡圍  
中而已矣燕都八景者曰居庸積翠玉泉垂虹瓊島  
春雲荆門烟樹太液晴波西山霖雪蘆溝晚月金臺  
夕照皇明方輿記燕山八景者與此異曰荆門飛  
雨涼都春溪太液秋風桃陵夕照其餘則同此矣行  
二里過茶棚庵有一庵而冠村燕俗凡路傍神庵多  
以茶棚者姓一矣行十二里抵沙流河朝飯有古城  
今廢焉只餘其西門路左右村舍匝一里矣○今行



見中華古法掃地無餘而但女子服飾尚為華制可  
嘉詳問其制據於譯官洪萬運、曰因國女子則  
長服不備見養漢的所看則當詳知之前路入養漢  
的房奉請矣來見也余諾焉數日前入站伴人請余  
曰方坐養漢的房暫來見之余更思之迂臨青樓終  
非士行遂以應不能往辭之萬運愠來見曰約焉故  
費幣往養漢的房待之矣違約何為余曰為觀婦女  
衣服製樣也更思則見之無所用入於娼樓可耻故  
不往也萬運曰背約非士之過乎余曰既誤約則謬  
約者過也棄其約而不行為改過非過也萬運謂見



欺於余其後每到有養漢之站則來見余論以無  
妨懇與偕往一見以踐約余謂儒者一舉足不惟係  
已身之得失抑亦國其時之風俗妨世人之瞻盼夫  
胡人所以慕仰我國者以有禮義也若一入娼樓則  
胡人軍必曰朝鮮儒者亦入娼樓乎云角亦不為國  
家羞乎終不許矣今日至此站萬運典一行會坐青  
樓相議欲詒余令軍庠傳語曰此有一奇觀何不臨  
枉兩同看那稍緩則不及須促來也余問軍庠曰有  
何奇玩也軍庠已受萬運指矣對曰不知有何奇觀  
而第一行皆會團、團坐小人不待問見矣余信之

隨軍卒行至一處門有甲卒數人欲防余軍卒呵曰  
我老爺也始許入、三重門到一室前同行譯官卞  
昌華下來開門迎入、門內異者滿座具太酷反迺  
職舉目視之同行十餘人與通官章京諸官胡分東  
西而坐美女七人錯坐其間中設大卓列饌進酒余  
始覺見瞞於萬運卽欲退出而門已自外鎖之亦同  
行之預指也余瞪目不上卞昌華曰已到此矣毋太  
見狹隘於異國人也仍挽余袖余久立炕下亦辱矣  
又死奈何矣拂袖曰上笑勿迫也萬運虛席迎坐而  
又欲困余故坐余於養漢的傍第一座諸女見余入

門皆起立余上炕而坐然後始坐笑諸女大抵皆絕  
色而首坐二女子尤巧艷詣余前坐手拍余膝舉手  
喋喋而言若有問說話者余却坐不答其女見余色  
即慙然不敢更暱諸洪萬運指余而問說聞萬運答  
諸點頭頷可之余問萬運曰彼女問遠老爺近  
前則却坐同竟而不答顏色甚烈何也答曰遠疎高  
尚之儒者故不欲與汝輩狎也云余則粲然之云其  
女見余手中毛扇問萬運以何物萬運曰寒日便面  
的東西其女向余跪坐請見之余不許乃遍詣同行  
諸人而說之要其必請於余而示之同行皆謂余曰

與之則必見奪矣余問何故皆曰吾輩所持之扇皆  
見奪於渠輩俄者上舍之僚尹碩士<sub>五</sub>獨不與扇矣  
上舍未及來前一場見困於渠今亦必死憚於上舍  
矣余笑曰必不敢諸君試見之遂擲毛扇與之諸女  
各連傳擁面相絕倒而笑示及通官諸胡而後再次  
輪回看之詳睇其鍼線之迹後相顧啾唧竟說而傳  
納于余同行皆笑曰果如上舍言余強留之如吐鍼  
也遂拂衣起尹<sub>五</sub>從余欲出諸女執尹衣不肯捨竟  
奪其扇而後乃止尹<sub>五</sub>笑謂余曰吾今日乃知人不  
可以無所恃君則可謂行於繯頭矣○因發行十里

先俄先  
祖皆雅  
正

過兩水橋兩水夾村故名之也行五里過兩家店古  
有城周數里今盡頽只有東西門行十八里到龍池  
庵、子周以長垣、有貼橋文者其大略云二親王

第

宣貝勒

或曰皇孫或曰駙馬

滿漢大臣等奏

外刊牛公刊

允禔允禵等自康熙時潛懷逆誅締結同黨圖為不  
軌幸國有變侮慢君上云、臚列其罪狀二十餘条  
而止之雍正帝裁斷或因或臬或殺云其末言以此  
張榜布告天下使中外人明知其事云、縣大紙數  
十幅細書之詳記其始終及議罪之辭不可勝錄聚  
其兄弟欲爭奪悔倫闕牆之變略可情得矣過此後

蔚州及三河縣官門外皆付此榜矣入其殿雖未忙  
麗亦極奢侈佛像及佛經列于左右者皆整潔涼堂  
煖房各有處所東邊別堂壁上掛古畫佛像署曰吳  
道子有一少年僧在其房誦經面壁者已屢年云其  
蕭洒清淨之容溢於眉目談聲清潔如金石聲性亦  
廉順渡江後每見僧徒頑惡貪婪多有甚於俗人者  
其有禪寂類樣者惟見萬壽寺處古僧及此僧兩處  
古僧則歸還可惜而此僧則又能善順矣行七里抵  
玉田城入懷綏館朝鮮名宿漢人志迪時家有持東坡  
墨蹟一軸來售者余平生甚愛東坡筆才遠氣豪少

無烟火氣矣今見此亦道豪詭奇若駿馬之脫羈  
兩不可制欲買取同其直曰非五十兩銀子不可買  
云力不能辦還給之可恨城中人家大半以金字表  
門蓋燕俗中一解登一科則表之做一官陞一資則  
表之以至一藝一行皆然其中科舉者曰金榜魁甲  
曰龍門點額曰成均高選曰藝圃揚聲曰駿捷西場  
曰捷報仕宦者則曰翰林妙選曰青雲高步曰經綸  
高手曰玉堂名臣曰金臺俊傑儒士則曰經明行修  
曰孔孟餘術曰華國高手武人則曰虎榜壯元曰千  
城之望曰將帥高才曰穿楊妙技孝烈則曰百行之

源曰孝友可諷曰柏舟矢心曰松柏貞節醫者則曰扁鵲高手曰華佗神方如此之類不可勝記兩皆郡縣受朝命起牌樓扁金字以表旌其品題褒獎極盡其美全以誇耀為務蓋自明時風聲習氣一以自矜高作能事稍窺文章蹊徑則便已低視漢唐粗解性理糟粕則敢欲壓倒程朱如王弼州李崐峒王陽明陳白沙之見者皆作俑焉遂浸成一代風俗徒欲以觀美為本如廣寧李成梁之牌樓寧遠祖大壽之旌門亦其流也遺風餘習至于今日而溢焉固无怪也而以前為家子觀之其與粧出無鹽唐突西施



縣北二十里有終  
山即終王墓

者少無異焉通邑大都往、而然唯撫寧豐潤玉田  
三縣尤多矣有城周四里餘東西門外人家又巨數  
里市肆閭閻尤盛于豐潤而城東門刻興屯衛三字  
進樓已壞欄有石門樓阜古所云藍田門也城北有  
穰伯種玉田云蓋穰伯周敬王之孫春秋末居無終  
縣北六十里 土名 山耕田一項種石得玉後又於其  
種石處四方立石柱各一丈餘者以識之其石柱  
之內即種玉田至今縣名玉田者以此也縣東北三  
十里有山曰無終其上有燕昭王墓玉田古屬漁陽  
故九州記云古漁陽之北有無終山、上有燕昭王

塚其墓前有子歲孤化為書生伴見張華、知之持  
昭王墓前華表木照之其書生復變為孤云事雖怪  
誕可為異聞也但異域也不敢擅出入不得一登其  
山敬拜昭王之墓以泐本世晚生之痛為可恨但誦  
李白詩駿骨無人責呼天哭昭王之句中夜獨坐燭  
下修日記而吟咏之意思多感慨矣無終山下有無  
終園古堰藍水出其處漢武帝時徐樂生於其地云  
小泉山 0116 山皆在縣之東北二三里內燕山在村  
西北而村縣為二十餘里云即魏輟詩所謂燕山如  
長蛇十里界夷夏者也其山有懸崖、傍有石如鼓

按後漢書獻帝  
紀言孟卓平公孫  
瓚討張純

去地百餘丈陞之如列置石鼓數百焉其東南又有  
石如人操槌之狀陞之若擊鼓然世傳此石鼓自鳴  
則天下兵起云無終縣有石門炭溪中平年間漁陽  
太守張純叛靈帝遣中郎將劉虞即公孫瓚討于石  
門大敗之即其地也其傍有龍門山其山上合下開  
開處高六丈流水過其間而南下列落于七丈餘斷  
崖轉激崿嶇之聲甚猛壯水衝瀉於巖而為井其深  
莫測白波素沫湧溢四激窺之者神悸跡之者魄散  
方輿志云笑玉田知縣高鴻俊王師達典史一人教  
諭二人征稅銀七千六百九十八兩也

○二十五日丙午朝陰晚晴今日即立春也平明發  
臨發上房厨傳馱來上馬軍既上馱障馬出街上待  
使行之出執建坐睡覺之則失其馬矣乃留商賈別  
將試令覓來仍發西行八里過八里僅村中有一廟  
最宏麗板揭曰圓通寺行八里渡彩亭橋下之水  
即無終山所發源乃藍水下流也邨因夾橋亘二里  
而有廟宇三所曰香藥所曰三官廟曰觀音堂也行  
十九里過峰山店又行二里過螺山店村後之山曰  
螺山致지土地記漁陽城南五里有螺山云而今  
所云螺山在漁陽城東二十里外豈名同而地異歟

行八里到盤山店朝飯自過彩亭橋後凡行七八里  
後路東有山、腰有石層、若疊綫節、如繚帶而  
其狀或如蜂或如螺或如蟹故名蜂山螺山蟹山也  
盤山之巔有一庵跨巖間○路左一里外有方城曰  
宋家庄世傳大明末有宋姓人家甚饒聚宗族居一  
村環其村而築城以自衛一城內無他姓敦睦相愛  
有張公藝之風及建虜掠燕京百般攻之而不能破  
蓋城既完厚其守城登陴者皆子弟軍也又善於臨  
機應變故也建虜既據有中原嘉其善守禦環一城  
皆給復至今一城皆宋氏云又或云宋氏至今皆不仕

有欲仕者則不設居城中出居城外然後乃設仕云  
而二說皆吾願不信建虜之向燕京也鐵騎新飽乘  
銳長驅所向無前其眼下已無中原彼彈丸黑子之  
城直可以靴尖蹴授亦足以倒之其終不能破者又  
何哉且城中人至今尚不仕於清則一城中人皆代  
出王蠟龔勝之贖歟許魯齋乃宋之遺民也且稱萬  
學之大儒而尚不知仕於元之羞耻今此城中人則  
其學識人、高於許魯齋者歟吾不設知也同行譯  
官洪萬運前此燕行時嘗一見之其城果堅固膠漆  
異於他城又尚能勤於耕讀一城中皆然遂成觀撫

云世所云、未必其盡然而其得此名於世者亦必  
有所以亦可嘉也又因此而可見大國規模之寬大  
不似小國之狹隘也宋氏私自築城而當時無所禁  
孰謂明法之苛刻也凡民為自守之計移得國家捍  
衛之法私自深輕高固而不忌禁可不謂之寬乎若  
使我東之人有私自築城者其不謂之強盜亂逆也  
耶亦不夷其城而肆諸市也耶○行十三里路右有  
山巋然蓋嶺山之支傍路西馳到此而復崛然也其  
青深忠臣岳武穆廟古木蒼蔚環于廟宇距於路為  
一里有石人一雙像男女狀皆裸體面縛直當廟前



對跪于路傍形跡陋穢不忍見乃秦檜夫妻狀也既  
立岳王廟又作秦檜像以辱之者與屎于秦檜墓之  
意同也嘗見明歸震川文集有曰今岳王廟前為檜  
賊狀縛而跪之門外云今見果然余以為我東林將  
軍慶業氏祠前若做此法為自點狀縛而跪之則少  
可以快神人之憤也○行八里渡一水廣可十步又  
行二里到漁陽橋世傳此橋安祿山所築云橋今太  
半漫於沙裏其下刻為木橋以通行人廣可十步此  
水名龍池河又名漁水源出漁陽郡東南流入  
水橋下有舟半沉水中郡名漁陽以此水也或云



祿山繫殺顏杲卿於此橋我東柳夢寅亦言常山太  
守顏杲卿被殺於漁陽橋云蓋未攷也祿山既陷東  
京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欲降杲卿杲  
卿罵辱不屈故繫洛陽中橋柱鉅殺之無乃以中橋  
錯認為此橋耶洛陽之於漁陽乃千里之遠不亦大  
謬乎以柳於予之博亦有此誤河朔○行一里抵薊  
州從東門入城郭極高峻完固雉樓扁曰古漁陽下  
層石刻歲東鎬鑰四字此城即杜子美詩所云祿山  
北葬雄武城者謂此城也至北門復折而西入獨樂  
寺在市舍間法堂有金佛長三十餘丈大梁八圓面

大如塲耳大如槽鼻大如鐘指大如腰極雄壯異常  
令人可驚殿宇上為兩層樓緣梯而登最下層樓已  
危眩矣又緣梯登上層樓始與佛面對佛頭戴小  
佛十軀而小佛之大如壯丈夫環佛身四面而設  
軒極宏高而亦踰邃白晝飛蝙蝠其制度隆崇傑特  
若在半空使人魄怵神危如不容息者一行皆然立  
以行而余則不能平步快行上使以下皆諸樓還臨  
門起立而頓視之余則不敢逼諸其邊稍遠立兩手  
據軒躬身俯視猶不禁悚慄自覺氣魄之遜于人也  
樓上南楹前大佛之左有睡佛渾脫衣服裸卧榻上

長亦數十尺藉以絳褥覆以錦衾而殆若防風氏之  
僵屍狀甚凶恠矣俗稱此寺為卧佛寺者以此也古  
人及釋尊輩或謂卧佛即李白醉卧狀其無識可笑  
不足辨也此寺自大明時已有之不知狃於何時而  
蓋久矣未知靡幾萬金財而為此無益之舉以驚愚  
民之目抑何意也然而為之者則必自以為大事業  
矣咄哉自樓上開西北門俯瞰城中倉庫官廨佛宇  
民舍之壯車馬市肆之盛一舉頭而皆在眼底儘雄  
邑也殷富壯麗如此而唐皇公然委諸錦襪之兒以  
資其席捲之勢可慨也○宿隴人王貞書家○荊州

卽禹貢冀州地界秦漢爲漁陽郡唐高祖時廢而屬  
諸幽州玄宗開元年間取古薊門關名曰薊州天寶  
間還稱漁陽軍祿山亂後復爲薊州因而不改爲郡  
之西北有漢張堪廟張堪爲漁陽太守教民稼穡種  
樹有遺愛不衰至今建廟而祀之云○郡之東北十  
里外有楊妃祠行中譯官嘗於夏日入燕當霖雨避  
水枉路行過其前入見之塑肥豔女子像又作祿山  
像並坐而尊奉之問其爲廟以奉之由居人曰當時  
若使玉環置之漁陽祿山之亂無由起矣爲其像而  
置於此則使此地長無逆亂之虞爲言云中原之人

亦多好事者可資一笑也○漁陽縣有桑乾水慕容  
儁所都處也盤龍山在西北崆峒山在東北韻書曰  
禹治水時九州之內無所不往其足跡所及之內崆  
峒山有三處焉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崆峒在豫州  
地杜詩所云崆峒小麦熟之崆峒在臨洮地又其一  
在安定地云而薊州之崆峒山韻書不言而攷陳子  
昂薊州懷古詩曰北登劉蒙古軒轅臺龍虎營靈埃猶想廣  
成子遺跡白雲隈子昂必有所據而咏於詩如此蓋  
軒轅都涿鹿、即今之幽州地幽州近薊州黃帝  
問道廣成之崆峒蓋者薊州之崆峒也又薊州有博

陸城古址漢武封霍光為博陸侯之註文穎曰博陸  
言大而安也取其美名也無博陸縣霍光所封之郡  
昂北海河東西縣云說纂曰漁陽城有博陸城攷水  
經可知云文穎之說似非也薊州之有宋賓儀古村  
墟儀漁陽人父禹鈞仕於周為諫議大夫生五男曰儀  
儼侃 冉信宋太祖時相繼登第時人稱竇氏五龍○  
城周迴八九里城東門通遵化州路蒙古健子由其  
路往來矣知州則黃為高卓遠學正二貢吏目一人  
征稅銀七十六百九十八兩○余素不能詩又不喜  
苦吟兩於路或為人所強往、次人詩韻而編塞之

性不能容忍憤慨長路所詠大半激感悲嘆全無含  
蓄底意輒露憂虞之色危怕之辭典日記所書者槩  
同焉故副使令公每見詩輒戒之而不能改蓋氣質  
難矯不作則已作則必化戒朝悔而暮復然想宋與  
金和浚宋使入金則贖以詩者不直書往虜邦雖有  
感慨悲憤之思而不敢露焉但深文而藏蓄之不唯  
其謹慎於道理亦當然況余則迂躡此地而不擇言  
自知其非每欲學古人而不能詩出性情有難強也  
以此常戒之而懷恨詩料與日記密封深藏納諸囊  
中須臾不離身矣今日至荊州覓詩藁不得蓋於玉



田離發時既憊痛且怠遽未及察忘之而遺却也未  
想其失於何地而想已為胡人所獲嘗聞西坡吳判  
書以上使入燕時一詩略有不平語矣偶於中路失  
之一胡人獲焉持而至館吃嗔曰誰也作之者吾將  
持往北京奏聞矣一行惶懼傾行中銀貨充千金以  
賂之萬段誘說董得解云余之詩則不但不平語而  
已殆甚於取視大詎倘示諸虜目則其不憤怒而翠  
眦也耶其中又多我國所諱之語是將貽禍於國  
吾身之為齏粉不足顧恤也平生憂患十八九識字  
為樂而今又因妄作其禍不知至於何境自作之孽



復何謂哉又念使為國家為皇明死於燕市則固將  
含笑就死矣今乃不能慎樞機以至於此將不免為  
妄人而已雖死孰憐之哉反覆商量此事決不但止  
之矣若其死矣清人書之於史曰朝鮮進士姜某作  
詩觸忌諱故殺之云云矣後世孰不以我為浪死也  
今天下當淋言而出諸口書諸筆皆言也慎於口而  
不慎於筆其可謂之慎言乎況入境同俗入國同禁  
禮也吾其不免於君子之譏也歟心以為事發之後  
則必不可渾緩不如先事預慮乃試書于老親略記  
此事始末俾其因不得還之由末段書曰不孝子又

作書于家弟靜叔以訣因點檢行裝招家奴寄生論  
以故且分付曰不數日吾必不免大禍汝其預掌行  
裝如此也因出給件記寄生聽罷惻怛不能成  
語失聲涕泣余禁止之曰不幸至此亦命也且此事  
終不可隱而未及發覺之前副使令公若先知之則  
必大憾寢食不安吾亦無可答之言始秘譯之母泄  
也而已廚房下人進夕飯余喫之自若同行李盜輩  
為我愛之擲匙筋不能食余勸之而終未能食見余  
喫飯知之以木石人笑飯罷思亂悄然獨坐譯官吳  
泰寧來見余問有不豫色何也余答曰旅懷自然如

此也蔡勇曰上舍每相於迂儒常態不欲遊蕩故於  
中路酒肆會飲時不敢奉請矣今此郡則昂若日燕  
市也當時荆軻高漸離之徒諸豪人使士與狗屠共  
飲處節此地也勇兒過此安得不沽酒飲乎上舍獨  
不欲與酒客游所上舍何無勇兒志氣也吾將向酒肆  
要請上舍來矣余方心亂聞其言頗憂爽有使意可  
喜且欲忘憂遂隨往與同行若干人聯袂遊市入酒  
肆中十餘間屋中設卓子與屋齊其長設椅於卓子  
左右各踞椅坐酒行每人前各奠盛饌矣酒半酣拂  
袂而還示書生之一番豪舉也自古荊州以善釀聞

天下今其味果甘烈異常又不甚醉人余酒戶奔小  
平生不過一杯輒大醉矣今連倒四五杯欲以慰愁  
思也亦不甚大醉但覺醺然矣我使行到此必多沽  
酒載之以去便成規例云○高賢別將尋得所失卜  
勳於玉田城中夜半追到初馬蓋自遠而來非人盜  
之也又無匿之者風俗猶純矣

四卷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六

徐家店

○十二月二十六日丁未晴平明發從西門出城高  
倍於我國都城行半里渡石橋、下之水廣可十五  
步色黝、頗深矣又渡一橋行五里過五里橋路左  
之山巖石層疊聯帶又若蜂山然其下有岳王廟行  
七里過 田 家店又五里過 早 家店皆小、邨落也路  
左山腰有白塔屹然望之如石人自此闊闊撲地斷  
續連綿蓋京城漸近故人家稠疊也行三里過孫家  
庄直北有一峯聳峙縹緲插空即所謂盤山也譯官  
卞昌華前隨使行往見其山甚奇麗迴抱盤據者十

此處遊遊奇景盤  
有三盤上盤石中  
盤以松下盤水外  
盤中亦有奇景中盤  
下盤以恒石磨兒  
少盤之石亦可觀下  
盤水清溪如鏡大  
不為所惑陽春天下  
不為所惑行盤  
中有深曰千尺潭  
可慮皇親國戚  
寢於限物人不領  
婦山路難出居于此  
廣靜寺殿惟摩  
仍不傳入云

餘里中有兩謂盤谷者環兩山之間勢阻而景出五  
里泉石曲、可賞世稱為李憲之盤谷而蘇輔而誌  
辨其傳會訛傳其真假則姑勿論蓋示天下絕勝處  
也云又曰其谷中有我國李月沙崔簡易題名處云  
夾盤山兩行四里路右山上一寺松柏蒼蔚而四  
周地高境幽蕭灑僻靜每見僧舍雜于城市閑闌間  
矣始見此寺僻在巖隙頗有蘭若光景寺前一里外  
有大邨依山臨野亦有幽僻之趣矣行五里路右有  
閼王廟、右有大路古人謂此路即去遼陽之直路  
自此直走二道井故我使先來必行此路云攷皇明

史成化十五年以為朝鮮貢使為建州女真所阻初  
請改進貢之路兵部郎中劉大夏固執不可曰朝鮮  
貢路自鴨鵝關由瀋陽廣寧過前屯衛入山海關使  
之迂路遠三大鎮者此祖宗深意也若使自鴨綠江  
直抵前屯衛山海關則路太徑出恐遺他日之憂朝  
廷從其言遂不許云以此觀之自鴨綠江至山海關  
有捷徑者信矣而今古人之言則自此不由山海關  
而直走二道井云者甚不然蓋未知地勢故也何者  
山海關當以陸路入燕京之樞也倘由水路則之齊  
之魯不計其甚處雖棄山海關而皆可以之也若從

陸路則非有羽翼捨此而更無路焉若捨山海關而  
更有路則蒙恬之長城奚異乎破網障魚我意者此  
路乃自此至山海關之捷徑也歟行二里抵邦甸店  
朝飯古有城今頽圯只餘東西門、東西相距幾一  
里城內外闊洞市肆亘數里餘而家、立牌門大書  
曰某家舊舖賣剛針此地所產之針為天下第一  
云東門外一家門外對墜壁柱兩縣以朱趙數家又  
如之表登科者也行十一里抵白洞店村中有大寺  
名香華庵法堂凡三重後殿為樓而樓高五丈樓上  
安金佛太小合十餘樓下為殿又安佛像中殿庭中



白幹松抄圖  
城亦有之云

有白幹松二株全體皆白皮其色如銀而葉獨青狀如柏樹下無傷枝上有五六枝輻輳盤旋密覆廣被青葉加其上望之如白龍之戴青蓋不奇觀也三重殿皆有左右廡廊亦皆皆佛殿制度壯麗而無居備只有十餘女僧居焉古人言康熙皇帝嘗往瀋陽過此見一少年女子而悅之一夕薦枕仍棄而不近其女子守節不嫁乃高尼居於此寺故僧徒不敢居其女今尚在云有一尼姑賣白松子古人云屬買而試種之終不生或竟不欲令人取種蓋所賣之云余試使寄生買取矣歸後種之果不生白松左右有碑

累數面皆記此寺重修之蹟而并萬曆間所立也行  
八里過公梁店村夾於路亘二里村盡處又有村曰  
段家嶺亦亘數里方開塲市於路邊而賣者各以其  
物貨置諸前以一字應行坐原上高胡軍塞路亘數  
里而寂然少小間喧聒聲路遇十餘車皆載大包  
各插黃旗書曰陵用矣行十五里以木橋渡濔陀河  
周禮職方氏所云濔池水也廣可五十步其源出  
于上日  
東流與易水合至文安縣入海河還自古考  
殷亭馮異進麥飯處也今無其亭只有遺墟矣嘗讀  
史時以濔陀河為大水也見之乃小津也想先武時

水合之異與我國翼祖大王赤島水退事前後一也  
帝王之興誠有真也謂天蓋高而其左右人如影隨  
者如此矣我翼祖大王繫諸元元之將謀  
翼祖使人至處興後覲聖翼祖使人至處興後覲聖  
孫夫人至處興後覲聖孫夫人至處興後覲聖  
百疾退反百疾退反  
廣六百里廣六百里  
退水退水  
抵三河縣、在七渡河鮑丘河臨洶河三水之中故  
名三河也縣有城新修築粉堞嵯峨進樓燁燁堅高  
不下漁陽城、門東西幾三里山海關內諸城一是  
顏敗武參盡平夷蓋與不修山海關城似同意而獨

薊州三河通州三縣之城大修治極堅固室近於畿  
輔之地而然輟入山海關後至此見流丐者、成羣  
跪於馬前悲辭兩乞彼亦天民也見之惻然問之居  
人曰去年國內歉荒破家流離者甚多云由東門入  
行一里餘南折行過朝鮮館入漢人馬治家日尚早  
矣龍池庵前付榜文忙未及騰見故阮下馬少憩復  
騎馬出遍觀城中至縣衙門外果付其榜乃招同行  
中能書者五六人將分設騰之纔書數行守門卒以  
其官負之令禁之輒出無聊而返官門又貼一榜曰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封印來正月二十一日開印

受室有也其法蓋自明時有之常見明律自正月初  
一日至十五日百官休暇諸司官衙僞務以其遺法  
也我東高麗時亦正朔前後七日休暇至我朝無此  
沈美縣北十五里有靈山正信山其西北有馳山完  
兒山三河元時屬薊州明時為縣今日之知縣何德  
是教諭訓導典史各一人祗視銀三千六百十九兩  
吾人間自遼東追後宋者言我使行數後大雨三日  
日寒無前云燕中則今日暖如春無一日雨雪而  
東方消息如此有渠也自昨日因失詩稿自念一死  
置之元可奈何之地更無他思心自泰然而夜卧轉

輟達有以此神氣憤、想古人臨死陽、如平日者  
不能無愧然、而想老親心事自然不成眠矣

○二十七日戊申朝晴、微雪時來、發從南門出半  
里有橋、度然如長虹所過之橋、皆鑄石爲欄、而此橋  
尤精巧、橋下之水、即鮑口河、廣可數十步、又半里過  
店市肆頗盛、行六里過棗林庄、路左右閑闊、幾一  
里、而多屋壞、牆頽者、因凶荒而流離也、村後樹木被  
一旱而皆斃、棗林故名之也、又行十二里過白浮園、新  
店兩村皆舊條草屋、只八九戶、路逢一胡抱紅袖封  
騎馬前行、又二胡負黃袱封騎馬隨其後、又一美少

年素白馬鹿上掃三點孔雀羽燕法惟王子王孫掃  
雀羽三點者云風采秀拔異於常人不顧所有威儀  
閱之則曰此皇孫也方慶者赴正朝往薊州康遜帝  
陵者望之卓然非他胡此彼亦所謂居移氣養移體  
者耶四人佩弓刀擁左右又一人隨其後而但不辟  
人騎馬者見之不下蓋燕法雖皇帝亦然云行六里  
過皇親店閑閑纔十餘戶庭、大野中或五里或十  
里閑閑相續不絕樹木恒屋在、環繞其人民之殷  
富可知矣又行六里到夏店朝飯東西門築之以  
麗如城門、內店舍夾路匝一里而家、牆壁又皆

麗孫其高如成蓋自臨陽皆然而至此蓋壯焉○余  
與李益華尹<sup>五</sup>方對飯寄生自外顛倒而入舢舨所  
失詩稿忙受見之失其三之一笑問曰何以得之寄  
生曰得之於副房馬頭姜忠信也歸招忠信問其由  
忠信曰於王田使行已出後心若有所失遂入見之  
則此紙在客前故持來兩意謂無用之休紙與同行  
分用矣寄生通見之以為老爺作詩者故使納之也  
問曰其半安在曰昨日已作火繩用之問曰無乃入  
胡人手乎忠信曰作火繩者盡燒燼餘者則以此也  
一字不入胡人手也余曰非汝則吾幾不免大窘矣



王田離散之際使汝心動還入者亦天也李益華怒  
氣勃一罵忠僕曰汝既得之何不即告數日默一使  
人焦心也汝罪當重若即招軍寧欲治之余山之曰  
得棄紙知以無用之休命者死惟不告之罪小拾得  
之功大罪不可以掩其劣吾思貴君乃反欲治  
其罪耶益華偕固執余又力言曰非此僕君不免矣  
雖無心之事其劣何可小也益華始釋怒笑謂余曰  
使汝當上舍之地則戮狂而死久矣荊州見其頓與  
敵上舍可謂鐵肝木腸也因令退食案余曰再昨日  
不能食或無怪也今日又何而不食也益華曰喜極

心滿腹若以飽不能食矣余笑曰甚矣君之休也憂  
亦不能食喜亦不能食何必不食而後始為憂人憂  
樂人樂耶吾以兩日近不能穩寢愧為君反以為鐵  
肝木腸邪蓋華即入見副使令公詳曰其事必驚悸  
憂色者久之乃息歸覓余詩牋納于腹輒內謂之曰  
出納時必告余毋隱持者也又謂曰此後則慎勿吟  
詩拙詩何處用之祇取禍耳○因發行六里過柳河  
屯破屋顏垣陞、為行七里過馬起舖示然路有一  
胡騎黃犢馬高可仰看者來誇于使行欲賣之馳往  
獲路以銜之瞬息往五里餘復瞬息馳遂行如流水

烟郊即臨郊

三家莊以方家莊  
鄧家莊以滕家莊

騎者不動蹀躞真駿馬也見是豪快為行三里路左有  
石碑大書義塚廣野中有童山在路北十里外望之  
如土阜其上有護天塔即通州高山也行五里過烟  
郊僅一有城門東西各二里東門上石刻曰古燕市  
此真古所謂燕南市也今日正感慨悲歌之時又安  
知無昔日拘屠之使哉至今城中以賣酒為業其味  
不讓於薊州云城外人家又數里後行五里過三家  
莊又三里過鄧家莊時寂寂數三家又四里過胡家  
莊村亘數里焉又三里過習家莊村比胡家庄為半  
也行二里水渡白河一名潞河一名一遼河又一名

東路水上地記曰路城有路河路城通州列考也水  
經曰滄口水過路縣會沽水路水過安樂縣俗謂之  
東路水云其水廣不及我國漢江三分之一皇明時  
鑿渠引水入于宣都納定垣內由金川橋而太液池  
與玉河下流相合云武謂元世祖時郭守敬為都水  
監曰世祖鑿渠通、州漕運於燕京名通會河云至  
今漕運北京者皆由此水河迴抱通州城東北東西  
南北海船及南來商船千餘隻來泊過此水塞同道  
為蓋江南船人以船為家船中為房屋載金處到處  
皆止云自水邊距通州城西門幾數里餘內人家柳

批屋接牆連市肆之繁華人民之殷盛自遼東而來  
 所未見也既入城壯麗雄偉生理豪富物貨委積左  
 右列肆亘十里于城之内外五彩炫目如畫國内城  
 譙樓新加丹雘為入城行一里市門上榜曰進貢雜  
 色者鋪過其前者是裏人過數里不絕蓋通州之商  
 為天下最北京之者次之云城周圍不知為幾里而  
 似大於我國都城世謂燕京以北比諸江南極蕭條  
 零星云而尚如此吾豈見中國之富天下之大矣南  
 州即三代時冀州界秦時為上谷郡唐高祖時為燕  
 州玄宗時為廣德郡憲宗時廢屬北州為北都縣元

時改名為通州屬順天府至今因之矣嘗據代烏桓  
時表紹之子表尚之徒自潯沔河入上作云此地是  
也郡西有山高粱水出其處東流至通州入浦口  
水其山上有燕易王墓云郡界有鄧隆古塔障處漢  
光武使彭寵為漁陽太守治潞縣彭寵叛光武遣鄧  
隆討之隆陣潞水之南光武聞之言其必敗果為寵  
所敗至今有古壘墟云又有通路亭古址王莽為通  
路亭於此地矣一行入館中副使所入漢之程文英  
家通州官負簪漕餉按察使高廣知縣判州及吏目  
各一人學正二人地丁稅銀六十一百八十兩

終

○二十八日巳酉晴平明發行七八里始出外城西  
門外有橋曰太平橋自此至燕京四十里之間人  
家連續幾不斷絕非人家則有塚墓矣行十里渡八  
里橋長百餘步廣可方五軌高十餘丈大牖張帆往  
東于其下蓋自白河鑿之導水由此而納諸皇城者  
也又行十餘里到大王庄朝飯行六里至紅門路右  
有石牌樓三間製度工巧其上刻曰一等功  
之墓其內刻曰一品夫人覺羅氏之墓  
帝之外祖覺羅氏其配也周以粉牆其牆內即家  
之族山也凡十一塚而石碑十三第一碑曰覺羅氏

三  
五  
引

康熙

三  
五  
引

生康熙皇后

三言五引

為將數立大功故封一等勳云  
他碑皆刻詔勅褒獎之辭而頌其功德極其隆盛而  
大半今史局總裁官張述王之筆也墳皆高丈餘形  
圓而隆其腹少殺其上下如覆甕然如立鐘然而全  
體皆塗之以灰其色白墓前樹檜柏凡六行成列并  
以兩不素墓後累土為山長數百步高數十丈其上  
樹雜木墓庭左邊彩閣彌滿一阜金碧照耀其中安  
神主即祭室也行十八里過彌勒院路北有門如虹  
蜺帛所謂東嶽廟其壯麗雄偉則倍勝於北鎮廟而  
精巧似不及矣廟宇十七重最後二殿凡五十餘間



而皆作兩層樓、上有玉皇殿羅漢殿世尊殿為玉  
皇殿正殿也扁曰岱宗聖殿奉男女塑像所謂玉  
皇稱為天帝世傳元昭文館學士倪見手作云玉皇  
上天之靈而為人形而象之者於理甚舛况被為男  
女之像尤豈不褻慢耶元典今清人則無迂責也而  
大明時中國之人亦未有、眼臟者耶其前東西廡  
廊列風雲雷雨之神或仙官或鬼神或婦人或童子  
或駘馬而其數殆不可勝記而其列像之義亦未可  
詳知也此廟元仁宗延祐年間始建重剏於皇明時  
廟庭碑可取而忙未及見可恨也殿前左右有八字

閣二兩飄然若飛覆以黃瓦歲康熙帝御製碑者也  
殿庭內外所立諸碑不可勝數前後左右樓殿廊廡  
重疊：深遠廣闊雖數日觀之殆不可盡矣東嶽  
泰山也在於魯而廟於此未可知也明時廟中道士  
常居者萬餘人朝夕焚香誦經美今無存者又明時  
我使行至此則守海東館者前期來候於此設酒饌  
以待之今亦不然矣三使臣自此具冠服下轎騎馬  
以入于北京側也行二里過新橋廣可三四十步此  
水引白河而納于宮城者也行一里入朝陽門昇  
北京都城東門也城門及甕城門皆為三層樓城門

上石刻朝陽門三字其右段又以清書之矣既入  
城內閭里市肆之壯人物車馬之盛振地接天左右  
輝煌如八面國中光彩奪目不可勝記真天下壯觀  
也偏邦小眼孔卒然遇之不覺恍惚魄炫而神迷璧  
如削而生而食葵藿一朝見富貴人羅珍饈而據大  
案驚恍失飭不知其為何等譴也觀光之胡填街塞  
路不能疾駟按轡徐行七八里入乾魚街衙新定之  
館此屋故廣東總督滿人吐司之家而有罪籍之為  
公家云屋制極壯麗階雕田彩戶廳事居中而凡十  
間東西各三十步南北亦二十步中間北邊出大戶

前設板門以障其戶長數丈刺畫日月風雲以金塗其上者凡四板若屏障殆衆人君之負宸然昂燕俗然也而蓋階矣一行卜物及歲幣方物屢百駟皆儲其廳事中而猶若空虛真所謂宰相廳事也又有外廳事其大與此同爲接使之提督官入處內舍正堂上使人處其後舍又有一內舍副使書狀分入東西房於是一行各約伴引類一房入數人余與尹五同入一房蓋行中士族惟尹及余故也其屋周以大牆又爲複垣重門南北三重東西五重一所散處其中而幾不能相尋此屋之宏麗尚不得爲北京之最云

兩割其半給贍於民。以其半接我使行。而一行上  
下三百四十六人馬百四十七匹。足以容接而有餘。  
裕其宏傑。可知真高明之室。鬼瞰其居者。其敗而藉  
也不亦宜乎。但無旣閑焉。皆露繫矣。○我使行。舊嘗  
入玉河館矣。今大鼻璉子百餘人。先來入處。聞大鼻  
璉子自去年納銀於禮部。大修玉河館。蓋拓其境而  
廣其制。又作大寺於其中。以供佛。請因為渠入貢時  
所處之所。禮部依其願。別為奏聞。大鼻璉子重修之  
後。則他國使臣多率人馬來者。勿許入處云。故我  
使行自去年移定館所於此屋云。我國使行入館。則

例出提督一官使之監接法也而今番則加出一員  
而提督來云未知何由也各處館舍後一行相頌曰  
何年無此行而未有如今行之便吉也何也此行每  
年必臨冬至離京赴臘晦入燕京故朔漢勁風窮陰  
積雪手足龜坼面體皴裂十人九病驛卒物故者比  
之或得風捲于曠野則塵沙接天咫尺不辨人面貌  
聞聲而後始相識為誰某或需靈晦冥不得作行相  
扶掖而坐少待風息而後乃行或迷失道不得赴站  
徬徨曠野經夜待天明而行者往往焉今行則渡江  
後一未遇風且不見點雪而日暎如陽春無事到燕

渭水  
名

京使此行每如此孰謂燕行之難也云余所入之  
房在廳事之右上使房之左而末及修理破密風射  
廢炕冰凝寒慄以粒膏○燕京地理形勢昔人比諸  
長安洛陽略採見聞徐列于下

北京按天文志屬尾箕二星與我國分野同焉堯  
命和封宅朔方曰幽都即此地初為冀州地也蓋  
中原存九州曰冀堯青徐揚荆豫梁雍并以為冀  
州南北廣大分渭水為并州分北京以北為幽州  
以青州趙海割遼東地為營州為十二州禹平水  
復並幽并合于冀州復合營州於青州為九州武

王伐紂封堯之孫於薊州封台公唄於燕今之北京為召公之都秦滅六國以燕京為上谷郡項羽封臧荼都於薊漢時為涿鹿郡漢獻帝時遼東人公孫度保據燕地曹丕命司馬懿討公孫淵平之晉惠帝後没于後趙石勒、敗慕容儼據焉秦苻堅奪其地後復為慕容垂所得又歸後魏道武帝為燕郡隋文帝廢郡以其地合涿郡唐高祖合燕地為幽州總管府玄宗改為范陽軍安祿山以燕自稱王祿山滅肅宗後為幽州後劉仁恭據燕地被擒於後唐莊宗及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割此薊



等十六郡以賂遼以報救立之功遼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又改燕京金滅遼遷都焉元滅金為燕京路提管大興府後移都焉大明滅元初都汴京太宗都燕京清河天下因都焉

都城即元順帝至正四年甲申所築大明太宗永樂十九年奉世營作宮闕拓元舊城基而改築之周四里城門凡九南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東曰朝陽曰東直西曰阜成曰西直北曰安寧曰德勝重城則大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環都城南隅屬之東西隅而築焉南重城設五門東西重城各

一門內城九門皆為甕城以蔽護又周而築之為  
兩重門矣都城內又有宮城、內有園、後有  
太液池、內有島名瓊華島萬歲山在太液池上  
世傳大明時孫土為之者蓋訛也社壇在宮城長  
安門南六部百司各以次列焉城隅村閭皆因明  
時之舊內不改焉

運河元時所鑿也鑿河以前則江南福建及四海  
九州進貢之船皆會大江浮海泊通州潞河輸入  
北京矣元順帝時始鑿運河引潞河納于都城使  
漕船直到北京內納河處兩邊築石如削成使不

神過洪

得額地又為門內名之曰

則

過洪內水少則

閉閘使不洩出外水多而將溢則亦塞住令不納其制度極奇巧而錄之元所用故閘而不錄焉

玉河其源出宛平縣玉泉山即為大湖曰裂帛湖

又東流至都城西北隅分一派帶緯於都城曰

河又一枝自城西北隅流城內曰水關再會於東

南曰北海子自此穿宮城而入曰裏河因納于皇

極殿前繞闕而流復向東南而出曰玉河橋自正

陽崇文二門之間從城下水門而出與城河合即

玉河復東流繞出重城東門偏城下有太橋跨之

奉聖

曰大通橋流橋下直至通州与潞河合以通漕船  
又流至高麗庄与桑乾河皆入白河焉又有州河  
兩水河兩頗小於至河矣又有二壕一在宮城西  
三四里衆水之所會也一在城南即養教處也○  
易水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外東流過于安次縣○  
蘆溝河其源出代地又名曰小黃河自奉聖州流  
過宛平縣至都城四十里外通水谷元順帝時鑿  
呂子為兩水云按一說蘆溝河源出山西大同府赤龍山經太行山入宛平  
縣流出橋下至南丹口今為二河一流過州入白河一經固安  
武清小直沽入海  
三関曰龍井関曰古北口関曰居庸関天壽山在北  
一百里昂北京主山云其山下有永安城、内有

大明憲宗皇帝陵云覺山仰山香山盧師山平坡  
山獲天山玉泉山五華山菩薩山翠峰山等諸山  
皆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內鳳舞龍飛拱揖燕京明  
解縉有曰北京地形之強儘天下雄偉險要之地  
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可利大陸之利北有重  
関天設之險云者是矣

歷代帝王廟在都城西阜成門內大明時則以遼  
元為胡虜而黜之順治二年添入遼太祖以下存  
十六位而為二十一位配享焉臣本三十四人而  
為三十九人春秋二仲遣官致祭或親臨祭之伏

義炎帝黃帝為一室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  
一室夏禹殷湯周武王漢高帝光武為一室唐太  
宗遼太祖金太祖世宗為一室宋太祖元太祖  
元世祖明太祖為一室東西廡配各代功臣而風  
后鼻陶範伯伯益傳訖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  
參周勃為東廡第一段力牧農伯伯夷伊尹周公  
太公方叔蕭何陳平鄒禹為西廡第一段焉異房  
玄齡李靖李晟許遠韓世忠斛羅韓離亦伯顏劉  
基為東廡第二段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張巡曹  
彬岳飛粘沒喝木華黎徐達為西廡第二段其享

祀祫畧云年月日皇帝恭遣某誰以牡幣酒醴致  
粢于某帝之壘仰惟諸皇帝奉天係世作爲治治  
以安百姓不忘報焉享以春秋云

先聖先師則康熙二十四年始別奉十一位于文  
華殿東傳心殿內內祀之伏羲炎帝黃帝堯帝  
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九位列一行南向周公  
左邊面向孔子右邊東向其享祀祫有曰兩儀既  
闢開治道之源千聖同歸立君師之法五帝啓天  
因地而繼運三王御世尚異而秀同制禮大備於  
周以剛絳集成於孔子承修明之後仰想謨典攸

道德之詳述慕謬則美備如見命列聖於一堂俎  
豆既饗繼斯文於萬世永賴開緒不遂降降甫奠  
明禋以冀歆格云、

所謂宗廟則後殿肇祖元皇帝及后中一室興祖  
真皇帝及后左一室景祖翼皇帝及后右一室顯  
祖宣皇帝及后左二室以上四主皆追崇者也中  
殿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中一室太宗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孝章文皇后左一室世祖章皇帝孝  
康章皇后右一室康熙帝未及舞東廡配享或王或公  
東廡配享者四公三王西廡配享者四公一王宗



廟自正月初七日晝夜燃燈至十七日始滅燈而  
廟內殿門則燈一雙兩廡各一燈外大門及左右  
門亦然門外又有紅門兩齋如之前後中殿皆同  
東西門亦各點燈蓋佛法也

所謂陵寢肇祖興祖同塋一山在興京西北十餘  
里順治八年封為啓運山景祖顯祖同塋一山在  
瀋陽東南一百二十里封為積慶山順治十五年  
遷景祖顯祖之陵葬興京尊興京陵為永陵作祭  
宮於陵下以遷陵之意立碑紀之太祖陵在瀋陽  
東北二十餘里曰福陵封為天柱山太宗陵在瀋

陽西北二十里曰昭陵封為隆業山世祖陵在遵  
化州鳳臺山曰孝陵封為昌瑞山凡各陵皆有畫  
界、內禁樵牧設宸座於祭宮之內御榻屏帳象  
褥椅龕凡百器用自工部一依宗廟例備送陵官  
則自吏部設郎中一員、外郎二員讀祝官二員  
積禮官四員筆帖式八員自兵部設總管一員  
二員、旗章京十六員軍卒八十人又設部  
將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軍卒六百  
人自內務府設郎中一員、外郎二員  
自太監二十人司茶膳人十三人自鑾儀衛設校

尉二十四人自戶部設

以皆

二人

皆皆正

一人各

色軍卒三百二十人云

廟陵尚系都不足記而所以錄之者欲知儲據  
中原之跡與夫傳代之次布

祭先郊廟皆用樂而皆有樂章冬至祭天於圜邱  
宗廟則四時孟月為時享臘月晦日祫祭墓祭則  
各陵臘月晦日清明日中元日冬至日為四大祭  
又月朔有奠獻萬壽節各陵遣大臣一員上香燭  
奠酒果讀祝致祭又於萬壽節遣官致祭于諸神  
祠及四徽廟蓋重其生日而遍祭之者示胡虜之

奉昭也歷代帝王廟及曲阜孔廟皆有享祀之定  
法又以長白山在日頭山之北為肇基之重地故五  
岳禮每年春秋令寧古塔將軍設壽隆祭焉  
喪禮則皇帝崩則即日百官成服而官負則堯上  
降嬖子婦女則去首飾凡動梓宮必作樂王公以  
下各負自初日每日再入上肴陳饌酒三獻叩頭  
而出三日而止祭日諸王貝勒貝子公侯妃嬪等  
各退齋宿於府內散無官者使於篤恭殿前齋宿  
十八日矣後改以二十七日而止王公以下文武  
官不得舉樂不得嫁娶凡百日在京人民除喪衣

永壽一作寧壽

白二十七日丙除不婚姻一月不舉樂百日不得  
殺雞犬牛羊凡四十九日不得禳禱祭祀凡二十  
七日

宮室則太和殿正宮外又有乾清宮景仁宮崇乾  
宮永壽宮並在宮城內而皆順治十二年所建又  
有離宮在於圓明園暢春而皆在都城外四五十  
里矣

古跡則周宣王石鼓在於都城內東北崇教坊園  
子監廟門內而高二尺廣一尺餘其數十其字猶  
其文頌兩字皆漫漶可識者三百二十五字唯一

鼓無字云

黃金臺墟在朝陽門內歸然一土阜故上谷郡圖  
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昔燕昭王置千  
金臺上以迎天下之士遂名臺曰黃金後人慕其  
名故繼宗亦築此臺在古城內云以此觀之此非  
燕昭王所築之址矣

簡儀臺在東門五里內元世祖時耶律楚材與郭  
守敬為觀天之具星辰日月經緯旋轉之度不違  
分寸神巧奪造化云

宋文天祥之祠在學宮中其地曰教忠坊昂文丞

相死鄮之業市者也

古銅人在太醫院內相傳海潮湧出所獲其中空  
虛灌以水則水皆從鍼穴出故尋鍼灸穴時用以考  
驗者古色蒼然光彩射目云

元時松在國子監彝倫堂前元許衡手植云

古藤在吏部之右藤本蔓延者而此藤獨抽幹直  
上高千尺廣覆一庭方夏花開則燦若貫珠紅色  
爛、清香遠播皇明吏部侍郎吳寬所手植云

元世祖時所作玉皇廟在城中云

兵制則京城內外巡邏參將三員游擊三員東南

西北內外各處守將二十二員左右千總六員內  
城九門、有城門校尉千總各二員重城七門又  
有城門尉城門校各一員千總各二員每城守卒  
都合九百八十名掌巡三府軍合三千三百名內  
步兵一千一百騎兵一百二十百守京軍兵都合四  
千二百八十名漢時南軍北軍唐時府兵衛兵宋  
時禁軍廂軍皇明時五軍神督几軍額總數皆不  
下數万今以四十兵決無守護都城之理或八旗  
之在都城者多而但謂此禁軍之數歟八旗外又  
有魚皮薩子矣



官制則大縣皆因明制而但名号往往多用明制  
有百官志可攷繫不可盡記

郡縣則初明太祖都南京帛金陵也太宗徙都北  
京而治南京如舊南京畿內應天府等十八府皆  
有所屬州縣北京畿內順天府等十一府亦皆有  
所屬州縣而南京州縣及北京州縣皆屬於京師  
六部又分天下為布政司十三省曰山東河南陝  
西浙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以統諸府州縣又置都司衛如我國兵使府一百  
四十州二百十八縣一千一百又有宣慰司招討

國宣武國安撫司之職皆明制而今皆因舊焉  
科制則各邑舉子三年一次各會于其布政司試  
取皆於八月內宣日使者先之大府集其府屬縣  
人士試選其文被選者送于布政司試取兩一首  
所性試者我至六七千人被選於布政司者謂之  
合格登其名於榜謂之舉人各省所選有定數明  
年二月各省舉人會北京試于禮部十五日試三  
場軍合試券不下二萬餘定數選三百人始為進  
士此奉法而今則漸減進士之數不過一百五十  
餘人不得參會試者罷歸以待後者會試又有武

進士試才之場選一百人此與皇明科制槩同而  
其中有選旗下進士旗人下舉人之法順治辛卯年  
間創用使順天府學士者取八旗子弟再選於鄉  
試及會試定額數出榜矣

風俗則正朝百官入闕朝賀民間焚香禮天地祭  
祖先往見尊長姻親納刺相答禮曰拜年爆竹散  
之懸燈於空中婦女戴彩勝正朝前後觀燈遊戲  
飲酒金吾撤巡不禁民間擊太平鼓婦女招朋作  
羣弄橋而行曰走百病以詩謎貼于壁曰賞燈謎  
夜以小盞燃燈散置井窻戶間曰散燈立春前一

日迎春於東郊翌日晚出土牛鞭之作小芒屨而  
入屋曰進春自初八日至十七日商賈以花彩珠  
玉錦綺作燈而賣之謂之燈市二十五日多作餅  
餌及薑蒜能喫之曰填倉○二月初二日家、各  
煮蔥蒜煎油饊以食曰薰虫兒十五日市肆所賣  
之花自雪中是日始出而列于市則已爛開矣家  
、往買之曰花朝○三月三日載酒適野遊燕水  
邊而歌之男女皆插柳枝而出祭於墓又作紙幡  
而插於墓○自四月初一日至初八日尋遊寺刹  
謂之浴佛會自十日至十八日往遊於高梁橋草

橋

喜

橋等勝地○五月端陽日懸艾門上掛蒲

頭上稱女輩以紙畫符師之揮柳絮于頭上曰女  
兒節是日午時作角黍浸於菖蒲酒合家飲之以  
雄黃屑塗耳鼻以避虫毒又往祭天壇下馳馬為  
戲○六月初六日國家則曉蹇駕民間則晒衣服  
此月海邊蓮花盛開就花飲酒採蓮而賣之者俗  
稱焉○七月七日婦女酌水置月下以錦線作針  
投諸水鍼浮水上察水底鍼影巧則喜不巧則悵  
焉十五日僧寺則列燈道鬼名盂蘭會民間則祭  
墓如清明焉○八月十五日祭月而設果餅削瓜

作蓮花狀剪紙作月形向月拜而焚其幣撤祭饌  
計家中人數而分給焉○九月九日載酒挈檣登  
名園臨高阜以遊樂曰登高擲出嫁女其父母家  
此日必率歸故又謂女娘節○十月初一日裁五  
色紙製男女衣服曰具寒衣又具饌祭其祖而雕  
紙楮焚之曰送寒衣或有祭於墓者是日多出錢  
鈔銀貨錦布就寺檀施○十一月冬至日百官朝  
廟退祭其先祖又懷刺相拜如正朝焉○十二月  
初八日歲冰而前期鑿冰此日納窻以豆果雜穀  
作粥早起食之曰臘八粥二十四日祭竈神晦日

拜祭其先世畫像長幼皆就尊長拜之曰辭歲  
鬼貼門上曰桃符燃明於庭撤祭饌而合家食  
之曰守歲

婚禮則納幣日行小茶禮納徵日行大茶禮其日  
郎家送花冠首飾彩綺禮幣釵釧羊酒果粽之屬  
貧富隨其勢婚之前日新婦家送粧具婚日親迎  
同牢婚之翌日見廟婦家就郎家設宴以示新婦  
供饌之意云今日燕飮唯婚禮近古法矣  
喪禮則不待四日而成服不待三月而葬之三日  
祭墓曰煖墓亦虞祭之意也葬畢喪人遍姓見

吊者及會葬者家而拜謝之為死者供僧讀經而  
一番費千百云清人則皆火葬或安柩於野過數  
三年倚其畫朽而燒之云服喪以日易月未有服  
三年者廬必覆以白索吊者以白布裹頭矣

蓋自晉惠帝後五胡亂華中原少有禮則外夷敢  
生心侵掠之蹂躪之小則據一隅大則奪全幅與  
華人混雜或相婚嫁而遺其種或相交遊而染其  
習離世或暫泮而其道臭餘腥終未能洗掃此未  
世所以浸、然不覺漸入於夷狄之俗也况北京  
自晉懷帝時輒為胡地始於石勒成於元魏蓋在



達金臨天於元至大明雅一洗之內餘風未衰周  
洞之間尚鬼神而辟道佛師儒之席背程朱而尊  
釋迦為朝士者或躬執役事為軍卒者或踞坐胡  
床衣服玩華尊卑死辨在府則威儀嚴整在軍則  
飾令明白而其外則未有次序紀綱小民之喪則  
略用斂襲棺槨而不葬埋或棄之水濱或置諸原  
上今白晝暴露取婦之家諸男子嘲戲新婦其容  
止也言必搖手點頭怒必蹙口而唾其飲食腥臊  
無貴賤尊卑而共噉一器或環飭而食頭至衣至  
或噉而吮之旋磨必使驢行背肩擔而不肯負人

一皆以鬻販為事雖高官者袖銀秤而親競分釐  
此皆明時之俗梁於昔日夷狄者因而不革故也  
至於戲新娘之習明楊升庵有曰抱朴子疾謬篇  
云世有戲新娘之俗必於眾賓親羣會中以聚諸  
閭新婦而責其容其鄙褻不可忍言或以杖鞭撻  
毆迫之或淫其近而倒懸之醉客酩酊戲謔不知  
限節或有至破傷流血膚肉毀折者可歎之抱朴子  
此今此俗猶多於世取婦之家新郎則避匿諸男  
子爭相戲嘲以謔新婦名曰謔親或褻褻而針其  
膚或脫履而考其近夫以見于廟之婦把作濟於

市之娼真所謂鬻俗也云履以上井以抱朴子之說  
觀之不但明時為然自晉時已如此歷千餘年而  
不能寢其俗可恠也中國時猶如此況今日真是  
胡虜世界復何有可言哉此後祗冀天子出若不  
能痛革至新一變至道則數千年膏肓之疾未易  
祛也嗚呼傷矣

中原故俗之未絕者猶多焉稍知禮者則尊長之  
前必倚立不蓬婦女首飾衣服及纏足之法也行  
必秉事坐必踞椅也逢人問寒暄必舉手而揖也  
謝必頓首也迎客必先進茶也獻羞略如設祭之

序也言諸皆以文字也市肆皆懸旗以表之也屋  
樑皆五兩制度宏闊也此等類猶有中原昔日威  
儀之可證者不可盡記○婦女纏足乃華制也人  
家凡生女無貴賤三日既沐浴即以絳帛裹其足  
而堅束之到死不得解故女子雖年老其足如孩  
兒樣中原遺民至今守其法真健則不然矣余因  
陋不知此法出於何時問諸古人、曰此法皇  
明中葉以後清人倡擬此歲入寇掠老人畜而虜  
中女子尤貴所欲者必在於足故作此法使不得  
行步以防清人駝去之路云而常見楊慎譏俗偶

之拘於禮法者有云近日論者言婦女不宜傳粉  
不纏足爲是而此則拘於古法故也以此觀之纏  
足之法似出於皇明以前也且使婦女雖不能行  
步旁人獨無事焉可以駭者耶而是而作此法則  
其計之淺甚矣每見華女其行跚蹙若雀步家內  
咫尺之行甚遲緩公然若被大刑焉無論其始於  
何代決非先王之美法中華之古制也  
中原字音似多可怪者其訛傳明矣今中國字音  
無入聲又二字多有二字音讀之者恐似非作字  
辨音之本意也嘗聞先輩儒者之言中原字音屢

虞集臨陽云

被胡人翻譯大半失真我東字音自崔致遠入華  
而歸得三代正音蓋崔之入華時正值李唐文章  
全盛之際其學於兩漢者必不差於古字矣及  
牧隱入元久在震道園歐陽圭齋之門學而文章  
受其獎譽及還東時有文章送外國之語道園圭  
齋雅生訓元時而時文章巨擘兼有學識又皆有  
中原文學淵源則其教與學也必不謬矣云云蓋  
我東文章自牧隱傳來其字學亦庶不違於古者  
然吾東人所讀字音又多有與古註反切相左者  
亦安得其全故無訛而意者吾東字學之失真者

尚不如中原字看之屢被虜譯而訛誤者之為愈  
多也記管見以待知者

地勢則由北京而西南不可詳矣而其三方則略  
可領畧天壽山環其北其西支連王屋太行以至  
河南界其東支則東走過三河薊州至玉田縣北  
為燕山又東過豐潤至榛子店又分為兩支其南  
支則東過灤州及昌黎縣至碣石山直抵于海其  
北支則連燕山之支東過永平至撫寧東直抵山  
海關自山海關外連綿東至廣寧西北為鑿亞周  
山自北京至此山皆童濯無草木其間大江以北

太行以東燕山暨岡以南數千里之間為一大野  
四面平然東通大海迤入廣寧以東海州衛以西  
遼東以北而曠莽焉即古所云鴈野者也海州衛  
之東始有鞍山者蔓而之南為千山自以後重峰  
疊嶂如列劍鑿戟如圍屏環帳東南至鴨綠江東  
入野人之界蓋自石門嶺之南山多樹木水亦澄  
清矣自鴨江其名之以河者皆小川也雨則漲旱  
則涸唯潯沔河潯河三叉河為大其次遼河白河  
大凌河小凌河太子河八渡河也自北京至通州  
土色微黃雜細沙而猶生地也過通州後則大



抵皆沙土而自河以南多水田種稻杭土且膏  
腴自徐州以北則無水田云遼東以東天氣晚熟  
早寒五穀不成唯黍與蜀黍可成且燕中其山則  
赭其川則濁其地則沙而田桑瘠薄故穀貴人物  
之繁盛樓榭之宏壯市肆之殷富自皇明時不及  
南京蘇州萬云

法制則燕法嚴密不泄固不可詳探而但內實緩  
刑罰輕徭役薄稅歛規撫頗寬大而外則嚴私積  
密撫一若有不得相語之風我如嬴秦之法此真  
未可知也但有一法頗好十月初一日這秋市直

三月初一日定春市直而隨其年之豐凶殺之貴賤以酌定之故無太貴太賤之弊焉

凡大夫士禁殉葬而唯婦女願殉其夫者又許其正妻因即旋其門而襲之妾則不許殉焉

頒曆于十月朔日欽天監設黃卓子於各殿門外百官朝服序立而受之

兵力則真健外雖壯健强悍而其勁強精猛實不及漢人、中江南兵尤強云雖以性行風習觀之清人則箇、壯實初似暴悍其實虛怯江南人則貌小精悍狡情監毒不待兩陣相臨交鋒日決

勝負而其氣象可知矣○天下強兵惟朝鮮及日本為最中原則四川兵最勇敢不減朝鮮兵而臨戰愚而直故猶不及我東兵之審形勢識緩急種子兵則最先謀而但其決勝敗非專係於士卒之勇怯只在用兵者之工拙如何有我東方內服人心則畏胡虜而西北居民輩則視胡虜甚輕易之若犬羊焉今行每見驛卒馬頭輩待胡人欺侮之少無忌憚能橫行於異類中胡人每陷於其謀其至客大小之勢頭殊而猶如此風氣之強弱於此亦可知自古中國人稱高麗人善戰者蓋有以也

又聞天下之巧詐暴恣未有甚於朝鮮人云地在  
天東其風稟木氣仁弱之性而反常如此又何哉  
其性氣之強勁如此若少善訓練使為敵死之卒  
則以如此之兵何適不克席可以橫行天下而莫  
能禦者惜乎我 聖考有志而未展也嗚呼痛矣  
嗚呼痛矣

皇帝名允禔康熙帝第四子也初封雍親王乘康  
熙帝喪改遺詔自立云蓋癸卯十一月初七日康  
熙帝自海子返暢春花初八日感寒有疾而症不  
甚篤自以享天子位七十年下詔書以十一日十

二日連續頒布于天下十三日朝与内閣大臣等  
議畢氣忽昏迷不省大學士以下問疾因回國事  
而舉目不能言因時崩秘不發喪二更以回寢榻  
遂于閏十五日大學士叶刊九門提督及十二王  
等相与謀議謂有遺詔扶立新君即雍正帝也始  
舉哀二十日頒皇帝即位詔以是多人言皆謂  
改詔奪位十四王允禔者康熙帝之愛子且有民  
譽幸毋將兵征付刊壬寅四月入朝康熙帝復親  
給璽遣征付刊癸卯冬康熙帝遘疾之初日以密  
詔召之未及入來而康熙帝崩雍正帝即位允禔

因將其兵在外雍正帝慮其不受國命偽為康熙  
帝詔書使之入朝既入來謂其違限不即來執而  
為罪不即名見使往留康熙帝所殞景山傷且索  
康熙帝前所給玉璽及密詔久禎並不納言亦不  
遜坡削王爵廢為庶人云又聞康熙帝時皇長子  
方因在長安雍正帝既即位遣十二王放出之  
皇長子禔乃欲射之十二王惠避以免焉云又言  
初康熙帝遺詔以十四王嗣位內雍正帝與其黨  
抹去其十字改以皇字遊自立後因操絕十四王  
構以罪不相容云異國秘事得之傳聞者固未可

專信而以執不處所貼榜文見之其同氣間爭位  
相閱之愛則蓋有其苗脉而不可隱也歟○康熙  
帝遺詔略云奉天承運皇帝若曰自古帝王之治  
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本務而敬天法祖之  
實能懷遠撫通養育蒼生以同四海之利為利以  
一天下之心為心保國於未危成治於未亂日夜  
孜孜不遑暇逸為久遠之期而後康樂近之矣今  
朕年至七旬在位六十一年深賴天地祖宗之默  
佑非朕涼德所致歷觀史策自黃帝甲子至今四  
千三百五十餘年合三百一帝而如朕久於位者

其勅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預料至三十年至  
三十年時不敢預料至四十年而今已為六十一  
年矣洪範稱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列考終命於五者誠以  
難得也今朕年躋壽考富有四海子孫一百五十  
餘人天下安寧朕之福可謂厚矣即如有不諱心  
即奏矣念朕自御極以來雖自謂行教化易風俗  
令家給人足而非敢曰上比三代之聖君粗欲致  
海內升平人民安樂孜孜汲汲小心恭敬日昃不  
遑中常少怠屢十年盡心竭力如一日焉是豈以



勤勞苦三字所能形容者哉前代帝王或享年不  
長則史論惟以酒色所致歸咎此皆書生輩好譏  
議難能君哲辟亦必求其疵故也今朕為前代帝  
王而昭釋之其或不壽者蓋有天下則多事不勝  
其勞憊之所致也昔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為人臣者唯亮能如此爾若帝王則其負重而無  
可倚任者豈臣下所可比哉臣子則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年老則致政而歸抱子弄孫倘得優  
游自可便樂而為人君者則勤勞一生無少休息  
之日如帝舜者雖云死為而治然崩於蒼梧夏禹

氏手足胼胝竟崩折倉稭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四  
方不遑安處者也豈可謂尚無為清淨而已而自  
便乎我易之遯卦論避世隱居之事而六爻之內  
未嘗語及人君之事可見人君則無休息之地退  
隱之時也鞠躬盡力者儘為此也從古得天下以  
正者無如我朝念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常  
將兵及京城諸大臣皆謂當取而太宗皇帝曰明  
興我國本非和好今欲取之則顧甚場而但念中  
國人墜係焉不忍取也還出焉浹海賊李自成破  
京城僊禎帝自鉅臣民相率來迎於是誅閭寇入

承大統攷典禮而葬虞禎帝者漢高帝泗上之亭  
長也明太祖皇覺寺之一僧而項羽起而亡秦天  
下終歸於漢元末陳友諒之徒據起而天下終歸  
於明我朝則承先代之烈應天順人繼有天下以  
此觀之亂臣賊子未有不為真主驅之者也凡帝  
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  
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也朕幼而讀書略  
能通識古今之理又年力少壯時能彎十五石弓  
射三十握矢臨陣用兵之事皆所易為者然平生  
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漢北而皆自我心

出謀發略戶部金銀非用兵賑飢未嘗妄費以爲  
此皆小民之膏血也巡狩行宮不設彩色每處所  
費不過一二萬金則此諸防河之工歲費三十萬  
金不百分之一而猶以爲靡費而惜之也昔梁武  
帝創業英雄而後及年老爲侯景所囚有餓死臺  
城之禍隋文帝創業之主而不能預知其子之惡  
竟不得考終此由辨之不早而朕之子孫百有餘  
人朕之年已七十矣大臣諸臣居官軍民以至宦  
寺無不愛惜朕年先近死之人而朕今享壽考以  
天年終甚樂而悅焉太祖皇帝之子睿親王

二十四

允作  
淑<sub>上下</sub>  
皆當改

及其子孫今皆安焉朕死之後汝輩若能協心保  
全則朕亦欣然安於長逝矣皇四子允禩人最貴  
重深類朕躬必能繼大統其繼朕即皇帝位即從  
制服喪二十七日而除布告中外皆令聞知云  
所謂皇后赫阿氏云

卷之四  
 詩經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不側。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